

書名：鑽石年代
作者：尼爾·史帝芬森
譯者：曹志漣
美術設計：曹志漣
出版：開元書印
開元編號：未來發作 7
電話：+886.2.29247430
網址：<http://www.epochtext.com>
email：info@epochtext.com
劃撥帳號：19551365 開元書印社
ISBN：978-957-30577-9-6
初版首發：2010 年 6 月
建議售價：新台幣420圓正

THE DIAMOND AGE BY NEAL STEPHENSON
COPYRIGHT©1995 BY NEAL STEPHENS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EAL STEPHENSON
C/O DARHANOFF, VERRILL, FELDMAN LITERARY AGENT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0
BY EPOCH TEXT PUBLISHING
ALL RIGHTS RESERVED



年鑽
代石



THE DIAMOND AGE

NEAL STEPHENSON



EPOCHT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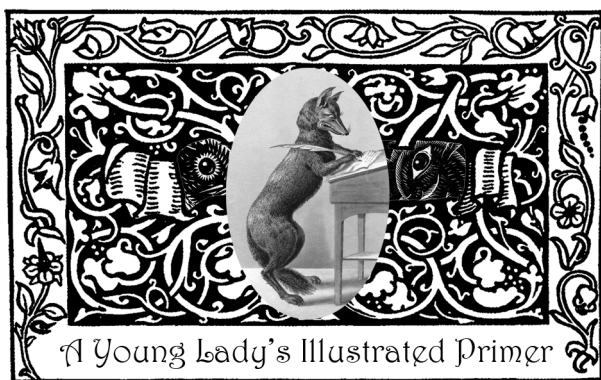


關於作者

尼爾·史帝芬森生於1959年，他的父母、祖父及外祖父都是基礎科學與工程的教授。他在大學一開始主修物理，後來轉換跑道讀地理，因為可以挪出更多空閒時間來研究他的大型電腦主機。畢業後他發現，身為一名毫無經驗的物理／地理人員根本找不到什麼工作，他只好朝其他方面發展，比如修車子，農工，還有就是寫小說。他的第一本小說 *The Big U*，1984年出版後即銷聲匿跡。第二本小說 *Zodiac: the Eco-thriller* 在1988年出版，很快便在水污染控制的工程師圈子中形成一股潮流。不少激進環境保護論者也頗為欣賞，不過很少人去買書。1991年的【潰雪 *Snow Crash*】（開元書印2008出版），是一部cyberpunk符控流域叛青小說，故事從蘇美文化連到前衛駭客，高潮疊起，大受讀者歡迎，從此奠定了他作家地位。書中對網路虛擬世界的描寫，影響了目前虛擬社群網站，如secondlife.com等的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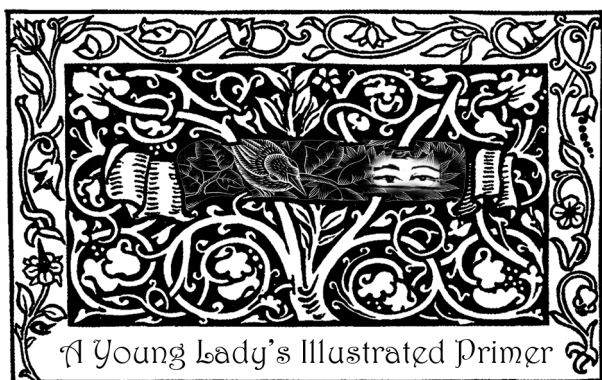
史帝芬森1995年的【鑽石年代 *The Diamond Age*】，以上海為場景，情節圍繞一本用最先進奈米科技構成的「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和這本讀物伴隨長大的女孩。動人的成長故事之後是奈米時代種族間的權力角力。【鑽石年代】榮獲1996年科幻小說界Hugo獎的最佳年度小說，並入圍同年Nebula星雲獎。本書與前一本【潰雪】寫作文風迥異，卻有傳承之處，並且交待了一位重要主角在新時代令人意外的發展。

史帝芬森先生並著有 *Cryptonomicon*（1999），三巨冊的 *The Baroque Cycle*（2003至2004），以及 *Anathem*（2008）。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
論語陽貨篇



第一部

道德的改革與惡化都是被巨大的力量所推動，而且多半來自對前代積習的反動。巨大的鐘擺前後盪動，它的變化不是決定在少數緊附在它末端的名人身上。

——查爾斯·皮崔(Charles Petri, 1895-1977)，
引自【維多利亞人】(The Victorians)。

下等民造訪摩登改造院；現代武器值得注目的特色。

巴德滑到摩登改造院去更新顱槍時，山頂上聖馬克的吊鐘正好鳴響。巴德有雙很好的新滑刀，最高時速可以從一百公里飆到一百五，差別全看你多肥，有沒有穿氣流動力裝具。巴德喜歡穿緊身皮衣，炫耀自己的肌肉。上次造訪摩登改造院是兩年前，那次他花錢在肌肉裡植入一些「寄生體」——小生物體，小到看不見也感覺不到，它們根據促進肌肉最佳化的程序，用電流刺激巴德的肌肉纖維產生痙攣，再加上嵌入他前臂的鞣丸酮泵，成果就像在健身房日以繼夜的勤練，卻不用動一根汗毛，也不會流一滴汗。唯一的壞處是所有這些小電擊讓他動不動抽筋緊繃。他雖然已經習慣，滑行時還是有點不對勁，尤其是在人潮洶湧的街上玩每小時一百卡嗒的時候。不過即使他把路人撞倒也很少人會找巴德麻煩，而且過了今天，就再也沒人敢煩他了。

巴德從他上一份「誘餌」工作奇蹟式的全身而退，口袋裡還多出一千塊錢。他花了三分之一買新衣，多半是黑皮衣，另外三分之一買了滑刀，現在要把最後的三分之一花在摩登改造院。當然，你可以用更便宜的價錢裝顱槍，但你得過跨海堤道到上海，找個海岸人密醫幫你做，價廉之外附贈物美的骨頭發炎，而且你被麻醉昏迷時，他可能順便把你搜刮一空。除此之外，你必須是處女之身才能進上海。如果你像巴德已經裝有顱槍，還想過跨海堤道的話，你得沒完沒了賄賂成堆的上海警察。這事沒必要省錢。利潤高、發展無限的事業在前方等著巴德，他將一躍而上極其危險的毒品相關職業的階級組織，他之前的誘餌不過是這行有給薪的面試。一組先發置人的武器系統是睿智的投資。

可惡的教堂鐘聲不斷從霧中傳來。巴德對他音樂系統咕噥出指令，相位聲波陣列像草莓上的種子

在左右耳膜展開。音量增高，但還是不能沖掉鐘樂在他長骨共振的低音。他盤算既然要去改造院，不是該把頭部右乳突的電池鑽出換新。雖說做一次可保十年，但他電池已經用了六年，而且他從早到晚都在聽，震耳欲聾地聽。

有三個人已經在等。巴德找位子坐下，瀏覽一份茶几上的「聲光流晶」——看起來完全就像一張又髒又皺的空白紙。「『自衛年鑑報』」，他說，聲音大到所有人都聽得見。他最喜歡的音像誌的商標在頁面上凝聚成形。「音像圖示」自動陣列排出，大多是很棒的動態影像。巴德很快掃過，找到一個示意不同玩意的比較，然後用指甲彈了它一下。新的「音像圖示」圍著一個較大的影像框出現，裡邊「年鑑報」的職員在活的和死的目標上測試幾種不同的顫槍。巴德把聲光流晶當飛盤擲回桌上；這是他昨天用心研究過的同樣評鑑，他們尚未更新版本，因此他的決定還是有效。

在他前面的人有一個要刺青，歷時十秒完成。另一個男的要加裝顫槍彈，那也很快。女孩要換她互動矩陣裡的幾個寄生體，多半在開始出現細紋的眼睛四周。這需時較久，因此巴德又拿起聲光流晶，進入他最愛的互動情境，叫做「閉嘴！要不去死！」

改造藝術家在裝槍之前要先看巴德的鈔票，這要求在其他場合會被視為侮辱，但在「租界」卻是正常的交易慣例。等他滿意確定這不是搶劫，便用噴槍麻醉巴德的前額，劃開一片頭皮往後掀起，再把架在類似牙醫器材的靈巧機械臂上的機器，推到巴德的前額。機械臂動作驚人快速且堅定，自動瞄準舊槍。常被肌肉刺激物弄得有點焦躁的巴德，微微一縮。不過機械臂比他快上一百倍，無誤地拔出舊槍。改造院的經營者從螢幕觀看一切，除了說明外沒別的可做，「你頭顱上的洞有點不平整，所以機器正把孔切磨得大一點——好了，現在裝新槍。」

機械臂啪一聲裝上新型號，巴德的腦袋立刻輻射出一陣很不舒服的鼓漲感。這感覺讓巴德想起他小時候，他的玩伴動不動用BB槍朝他頭開槍。他立刻感到輕微的頭痛。

「槍裝了一百發爆米花，」經營者說，「你可以測試一下『通聲道』。你一適應它，我就幫你裝真彈。」他把巴德前額的皮膚釘回去，癒合後完全看不出什麼。你可以付額外的錢，請他在那裡故意留道疤痕，好讓所有人知道你是有武裝的，但巴德聽說有些妞兒不喜歡。左右巴德與女人關係的想法，是七拼八湊自原始衝動、模糊臆測、瘋狂理論、道聽塗說、記不清的爛建議，和片斷零星的奇聞誇張到幾乎是下流迷信。在這事上，雜燴式的認知決定了巴德不該要求做疤痕。

除此之外，他收集了各式各樣的「目鏡」，不是很有品味的太陽眼鏡，不過在主視眼的鏡片上有十字準心平視顯示器，讓你的槍法臻於不可思議。而且十字準心夠搶眼，所以任何人都知道少跟戴目鏡的人過不去。

「要要看，」那人說，把椅子一轉——老古董男士理髮座椅，椅套包著渦旋形圖案塑膠——讓巴德面對角落的人形偶。人偶沒臉沒髮，遍佈斑斑點點的小灼燒點，它後面的牆也是密密麻麻。

「狀態，」巴德說，感覺槍微微嗡嗡回應。

「待命，」他說，得到另一聲嗡嗡回答。他把臉轉過去正面對著人偶。

「赫！」他下令。嘴唇不動低聲說出，但槍聽到了。他感到輕微的後座力把他的頭向後輕打，人偶發出嚇人的一聲啪，它頭上的牆壁跟著閃光。巴德的頭痛加深，但他不在乎。

「這個東西跑的是比較快的火藥，所以你得習慣往下瞄準一點，」那人說。巴德因此再試一次，這次剛好打到人偶的頸子。

「打得好好！如果你用的是地獄火，他的頭鐵定斷掉。」那人說。「看起來你很清楚自己在幹什麼，不過還是有其他選項。一共有三個彈匣，這樣你可以跑多種火藥。」

「我知道，」巴德說，「我研究過這東西。」然後回去跟槍說話，「連十發，中間模式。」然後他又一聲「赫」。十啪齊響，他的頭往後一倒，力道比剛剛強得多，人偶和後面的牆到處是彈痕。房間變得煙霧迷漫，聞起來像塑膠燃燒。

「你最快可以連發一百，」那人說明，「但後座力可能會弄斷你脖子。」

「搞定，」巴德說，「幫我裝彈。第一彈匣裝電擊彈。第二彈匣裝殘廢彈。第三個裝地獄火。還有，給我幾顆他媽的阿斯匹靈。」

維多利亞之泉；環境介紹。

維多利亞之泉的空氣吸入裝置，有如百公尺長的海芋花，從皇家生態學院的頂峰噴出四射八方。在那底下，花的比喻有完美的對映，根狀管道系統有如倒過來的一棵樹，碎形遍佈新舟山島的類鑽石岩床，最後無數的毛細管形成一個環帶，在幾十公尺下的南中國海溫暖海水裡，包圍起智慧型人工珊瑚礁。用一個巨大水管吞下海水也差不多能達到相同的功能，海芋花也可以換成一根咆哮的喉管，鳥和垃圾先重擊上某處血淋淋的網柵，以避免堵塞系統。

不過，那麼做不合乎生態學。帝國大地構造學的地理工程師，即使生活在一個生態系統裡，也不

知道那是什麼。不過他們知道一點，生態系統一旦垮掉，是極煩人的事，所以他們將設計陸橋、管道的執著、勤奮、講究細微末節的心態，灌注到環境保護上。因此，水從微細管滲入維多利亞之泉就像滲入沙灘一般；空氣無聲吹下四射的海芋美麗斜傾的指數型喇叭，每一個喇叭是參數空間中的一點，距離某個中心理想還不算太遠。它們強韌到禁得起颱風，卻又夠靈活能在微風中沙沙作響。逛進來的飛鳥，察覺到空氣漸層的變化把它們往下拉入夜晚，就直接選擇飛出去，它們甚至還沒怕到遺尿。

海芋是從體育館般巨大的切割水晶花瓶冒出，那就是開放大眾參觀的「鑽石宮殿」。觀光客、常做有氧鍛鍊的退休者、穿各年級制服的學童，全年不斷進進出出，透過玻璃牆（其實是比较便宜的真正鑽石）窺看維多利亞之泉不同階段的分子解體線。骯髒的空氣和水被送進來，集中在大儲存槽。每一個儲存槽旁是另一個儲存槽，裝的是比較乾淨的空氣和水。過程反覆十幾次。在最末端的存庫裡，充滿完全乾淨的氮氣和純淨的水。

這一連串的儲存槽被稱為層疊瀑布，是出自工程師有點抽象的奇想，觀光客全然不解，看不出那裡有什麼值得留影的地方。所有的動作都在間隔開儲存槽的外壁內進行，其實那也不是真的牆壁，而是幾乎無限的超顯微轉輪的矩陣，輪輻多而且不停轉動。每一個輪輻從髒的一邊抓住一個氮元素或水分子，轉到乾淨的一邊時釋放。非氮或水的物質不會被抓起，因此就不會過到一下層。也有抓碳元素、硫磺、磷等有用的微量元素的輪子；這類元素經過一道道平行的小瀑布直到純淨為止。無瑕的分子最後進入貯存庫。有些和其他結合，製成簡單卻有用的分子器件。最後，所有的物質漏進一束分子輸送帶，稱為「供給」；源頭是維多利亞之泉，還有其他半打亞特蘭堤斯／上海的資源泉。

巴德生活方式造成的經濟困境；造訪銀行家。

巴德出乎自己的意料，沒想到自己能忍這麼久，才不得不在盛怒中動用顫槍。光是知道有槍在頭，就讓他展現如此之態度，任何腦子清醒的人都不敢跟他作對，尤其是當他們看到他的目鏡和黑皮衣。他只要邪惡一瞪，一切就如他所願。

該升級了，他想找個把風的工作。不過沒那麼簡單。另類藥物工業的送貨系統要求機動性和即時，儘量保持低庫存，這樣警察永遠查獲不到太多證據。吸入物在非法「物質組合爐」長成，送到沒人住的低租金住宅區儲藏，然後再由跑腿帶給真正的街頭販子。同時，一群把風和誘餌在附近隨機循環移動，絕對不停留太久，以免因閒蕩之名遭到盤查；他們透過太陽眼鏡上的平視顯示器，偵測警察（或警方監控機）的接近。

當巴德叫他前任老闆去死時，他確信自己可以找到跑腿的工作。不過事情沒這麼發生，而且自那時起又有更多艘大飛船從北美過來，吐出成千黑白人渣流入工作市場。現在巴德錢快光了，也吃煩了公共物質組合爐出來的免費食物。

孔雀銀行是一個留花白山羊鬚的英俊男性，身上發出橘香，穿著一套極為光鮮的雙排扣西服，成功修飾出他的窄腰。他的破辦公室在一家旅行社上面，位於飛船站和濱水紅燈區之間一條詭異的街上。

他們雙方握手後，銀行家沒多說話，僅是交著雙臂朝後靠著桌緣。他用這個態度聽著巴德全新捏造的支支吾吾，時不時點點頭好像巴德說了什麼有意義的話。這反應倒讓巴德有點不安，因為他知道全盤都是馬糞；不過，他曾聽說這些腦門帶點的人，自認顧客服務品質極佳。

在獨白中沒什麼特別的一點，銀行家忽然興奮抬眼看著他，直接打斷巴德的獨白。「你想要取得信用貸款，」他說，彷彿很驚喜，不過這該不太可能。

「我想你可以這麼說，」巴德同意，希望自己當初就知道把話用這串聽起來很悅耳的字眼說出。

銀行家從胸前袋拿出一張折成三折的紙。「你或許會希望精讀這說明單。」他對巴德說，然後對說明單用不熟悉的咕嚕說了幾句。巴德從銀行家手中接過，空白的頁面立刻產生出很漂亮的彩色動畫商標和音樂。商標最後變成一隻孔雀，下面影像介紹開始，由一個外貌差不多的男士主持——看起來又像印度人又像阿拉伯人。「祆教徒人歡迎你來到孔雀銀行。」他說。

「什麼祆教徒？」巴德問銀行家。銀行家僅僅垂下眼皮一眨，山羊鬍對紙伸伸。說明單已聽見他的問題，轉移了話題開始解釋。巴德最後蠻懊惱問了那句話，因為答案是一大堆有關這些祆教徒的激情籠統陳述，總之要百分之百確定其他人不會把他們跟頭上帶紅點的，或者巴基斯人，或者阿拉伯人混淆；當然要提醒一句，這並不是說他們對這些好種族有什麼意見。巴德雖然非常努力心不在焉，卻還是吸收了超過他想知道的祆教徒資料，他們莫名其妙的宗教，他們人到處遊走的傾向，甚至他們的鬼食物，看起來很怪，但還是令他流口水。然後說明單回歸正題，講起信用貸款額度。

這些巴德早見過了。孔雀銀行跟其他同業玩的是一樣的手法：如果他們接受你，他們早就在此刻當場朝你射出一張信用卡。這些傢伙會在骨盆的腸骨棘植入信用卡，有時可選擇頭顱的顱骨，反正只要是接近表面的大骨就行。骨裝置是必有的，因為卡必須在無線電上講話，因此要夠長的天線可以收到無線電波。然後你可以到處逛買東西，只要開口要求就行；孔雀銀行和你購買東西的商家，還有你骨盆裡的卡會處理所有的細節。

每個銀行對於利率、每月最低繳款等等各有不同哲學。對巴德來說，這全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如果他到期不付款，他們會怎麼對付他。所以他給自己像樣的時間長度，假裝仔細聽過所有關利率的狗屁後，他好像忽然想起一樣，臨時起意問問他們的追討政策。銀行家瞟向窗外，好像沒注意到。

音樂聲帶轉進某種冷爵士樂，畫面上出現不同種族的紳士和淑女，一點也不像墮落的信用濫用者，他們圍著桌子做手工組合民族風首飾。他們也高興得很，喝著茶互開玩笑。不過看在巴德懷疑的眼裡，喝太多茶了，對那麼多事情那麼遲頓，卻對操控媒體的技巧那麼敏感。他們太把茶當一回事了。

他注意到他們穿一般正常衣服而沒有穿制服，而且男女雜處，這些他都認可。「孔雀銀行支持一個乾淨、安全、寬敞的全球性囚犯工廠網路，因此在與我們的關係中，如果有一天意外降臨在你身上，或者你不小心提前運用了你的財產，你可以相信在你和銀行解決問題的過程裡，你會被關在離家不遠的地點。孔雀銀行工廠的囚犯享受私人的床鋪，某些情況下還有私人房間。你的小孩在你造訪期間當然可以跟你在一起，工作條件是本行業中最好的。由於我們民俗珠寶生意的高附加價值，因此不管你的困境有多深，你的狀況幾乎得以快樂地迅速解除。」

「你怎麼，呃，確保人在該出現時出現？就是，你們的策略是什麼？」巴德說。此時，銀行家對會談的進行失去了興趣，直起身，圍著桌子走一走，坐下，從窗子眺望水那邊的浦東和上海。「這項細節說明單裡沒有，」他說，「因為我們可能的未來顧客，大多數並不分享你對細節勤奮的注意力，特別是在事情安排這方面。」

他從鼻孔大力吐氣，像一個很不想嗅到什麼的人，然後調整了一下山羊鬍。「執行團包含三階段。我們當然有愉快的稱呼法，不過你可以分別把三階段理解為，第一，禮貌的提醒；二，遠超過你痛苦的門檻；三，壯觀的致命。」

巴德很想即刻讓這祇教徒就地見識致命的意義，可是作為一個銀行，這傢伙該有很好的保全。而且，他說的是很標準的政策，其實巴德還蠻高興這小子的直來直往。「好的，呃，我會再跟你聯絡。」他說。「說明單我可以留著吧？」

祇教徒把他和說明單一起揮走。巴德又回到街上，尋找比較容易到手的現金。

皇家訪問之行；海克華斯全家坐飛船渡假；夏綠蒂公主的生日宴會；

海克華斯遇到貴族。

一個星期五的下午，三顆測地籽，類似月亮大小葫蘆的胚芽，滑過亞特蘭堤斯／上海的屋頂和花園。一對飛船的停泊桿發豆芽，在維多利亞之泉公園的橢圓板球場上生長。有皇家徽幟的最小飛船保持在上方，其下兩艘大船在船塢停妥。它們空無一物的氣囊主要是透明的，擋不住陽光，反把陽光變得泛黃起縐，投射下明明暗暗的巨大抽象圖案，孩童們，穿著他們最好的蓬裙和整齊短褲裝，用他們的手臂努力捕捉。管樂團在吹奏。一個小小穿白裙的人形站在「亞特蘭堤斯號」飛船的欄杆邊，朝下面的小孩們揮手。大家都知道那一定是今天生日的小壽星本人——夏綠蒂公主。他們歡呼，朝她揮手回應。

薇恩娜·海克華斯在皇家生態學院裡漫步，她的父母在左右呵護，希望泥土和植物的殘碎不會沾到她的裙子。這個策略沒完全成功，但只要很快一刷，約翰和瑄德琳幾乎能把所有的髒東西轉到他們的白手套上，然後直接進入空氣中。今日大多數的紳士和淑女手套，是用知道排除髒物的極微小「織物分子」所組成；你可以把戴了手套的手插入泥土，幾秒後它又雪白如昔。

「乙太號」飛船特等艙的等級和乘客的地位完美吻合，因為飛船在不同飛航之間，這些部份可以被分解重做。為了芬柯——麥可羅大公、他的三個孩子、孩子的配偶和伊莉莎白（他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的孫輩），飛船降下專屬電梯將他們升到最船首的套間，有著幾乎一百八十度的景觀。

接在芬柯——麥可羅大公之後的十幾位「股權勳爵」，僅是伯爵和侯爵階級，多半領著他們的孫輩而非兒輩進入乙級艙套房。然後是經營主管階層，他們的金錶鍊上掛著小小的電子郵件盒、電話、光筒、鼻煙盒，還有其他癖好玩意，弧形環在掩飾他們肚子的深色背心上。他們的小孩幾乎都到了除了親生父母不再有人覺得他們天生可愛的年齡；他們的體型使他們的精力讓人感到威脅而非不可思議；智力的發展，在小小孩可視為天真，在他們卻是激怒人的無禮。一隻蜜蜂嗡嗡尋花蜜，雖有潛在的威脅卻可以有美感，但相同的行為變成是三倍大的黃蜂，會讓人四處張望找什麼順手可以用力拍死它的東西。所以在升上頭等艙的闊電梯裡，看到很多上臂被輕聲斥喝的父親用力抓住，他們的大禮帽都歪了，牙根緊咬，眼睛骨碌轉動看有沒有被人發現。

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是工程師。大部份工程師被安排到折疊床的窄小房間，但海克華斯有個較崇高的頭銜「文物藝作」(Artifex)，而且是目前這個計劃的團隊負責人，因此他被評定給予二等艙，內有一張雙人床和一張給薇恩娜的折疊床。行李伙把他們過夜的行李送來時，乙太號正離開它的

停泊桿——二十公尺高的類鑽石桁架，在飛船轉向南方，已溶解回撞球檯面般的板球場。公園距離維多利亞之泉非常之近，地下充滿謎一樣的「供給線」，任何東西在很短時間內都可長成。

海克華斯一家的艙房在右舷，因此飛船從新舟山加速離開時，他們看到太陽西沈入上海，透過那城市永久籠罩的煤煙紅紅發亮。琯德琳在床上為薇恩娜讀了一小時故事，約翰則細讀著他的泰晤士晚報，然後在房間的小桌上攤開幾張紙。之後，他們換上晚禮服，在黃昏的光線裡安靜打扮，免得吵醒薇恩娜。九點正，他們步入通道，鎖上房門，尋著大樂隊的樂聲進入乙太偉大的舞廳；此時舞會剛剛開始。暗暗的燈光下，舞池是一片很容易看透的鑽石，他們好像浮在月光下閃爍的太平洋海面，跳了一夜的華爾滋，小步舞，搖擺舞，和電子滑步。

日出時，三艘飛船懸浮在南中國海上，陸地不見。這一片海域比較淺，不過只有海克華斯和少數幾個工程師知道。海克華斯艙房的窗子勉強看得到風景，但是約翰醒得很早，為了讓琯和薇恩娜在房間為一天的活動做準備，他先到舞廳的鑽石舞池上佔了位，跟侍者點了義大利濃縮咖啡和一份泰晤士報，愉快地消磨時光。他聽到四周孩童們吱喳猜想會發生什麼。

琯和薇恩娜姍姍來遲，約翰都要覺得奇怪了。等待期間他至少拿出機械懷錶看了十幾次，最後乾脆緊抓在一手，不安地把錶蓋開開關關。琯在透明的地板上交疊起她的長腿，裙幅美麗散開，引起好幾個保持站立的婦人斥責的眼光。不過約翰留意到這些婦人多是低層工程師或他們的太太，因此放心來；沒有任何高層須要到舞會廳來。

薇恩娜啪地四肢著地，臉完全貼上鑽石，屁股高高翹起。海克華斯拈住褲子褶痕，微微上拉，單膝跪下。

智慧珊瑚島從深處猛烈爆發而出，嚇了海克華斯一跳，雖然他是早看過試爆的設計者之一。從太平洋暗沈的表面看下去，景象有如看著爆炸穿過一面碎玻璃。這讓他想起倒入一噴流的鮮奶油到咖啡中，看著奶油從杯底回彈，形成激烈的碎形花樣，然後在衝撞表面時固化。整個過程的速度是小心計劃出的魔術手法；其實在過去三個月智慧珊瑚一直在海底從超導體吸收它的能量成長。他們為這次活動在海床上生長出的超導體，可以直接從海水中粹取出所需的原子，瓦斯也在其中釋出。海水下的過程看起來很混沌，在某方面來說也確是如此；但是每一個「岩石分子」知道它該去的明確位置，以及它該發揮的作用。每個分子是鈣和碳的四面晶胞，罌粟種子大小，裡邊設計有頭腦，動力來源，和導航系統。它們在夏綠蒂公主的信號下從海底升起；她醒來在枕下找到一個小禮物，拆開發現是繫在鍊子上的金哨子，然後她站到陽台上，吹響哨子。

珊瑚從四面八方朝島的地點集合，有些「岩石分子」穿越了幾公里的路程到達指定位置。它們取代了與島體積等同總共好幾立方公里的水，導至兇猛激流，海面上湧，嚇得有些小孩尖叫起來，以為海水要升上來把飛船從空中攫走；的確有幾滴海水濺上飛船的鑽石腹地，促使駕駛員提高船的高度。在舞廳裡所有的父親們被這輕率的操作激出大笑，危險的幻覺和大自然的無能讓他們心情愉快。

水沫和水霧好一陣子後終於廓清，一個新島嶼出現，在曙光中呈鮭魚顏色。鼓掌和歡呼慢慢減弱，剩下專業間的低語。吃驚孩童的碎語音量太高太尖難以聽清楚。

還需要好幾個小時呢。海克華斯彈指叫來侍者，點了新鮮水果，比利時鬆餅，又添了咖啡。在小

島萌芽出城堡、半人羊，半人馬，和魔法森林的時間裡，他們不妨享受一下乙太號著名的美食。

夏綠蒂公主是第一個踏上魔法小島的人類。她由幾個小朋友相伴，輕快走下亞特蘭堤斯號的跳板，她們戴著絲帶裝飾的遮陽帽，看起來都像一朵朵小野花，手上拿著搜集紀念品的小籃子，不過一會兒後這些籃子都轉交給女家庭老師。公主面對停泊在幾百公尺外的乙太號和切努克號（Chinook），用正常音量對他們說話，聲音依然清晰傳入大家耳中；一個奈米麥克風隱藏在她單裙蕾絲領子之中，連上長在小島最高層的相位聲波陣列系統（phased-audio-array system）。

「我希望謝謝芬柯——麥可羅大公，和所有『機械面向系統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員，送我這麼一份最美好的生日禮物。現在，亞特蘭堤斯／上海的孩子們，請你們一起加入我的生日宴會，好嗎？」（machine-phase 機械面向。奈米科技理論中，原子可以被放在選定的地方，做為某種有功能組件或組織元件的一部份。這個系統非液態、氣態或固態，而是一種新的具有機械面向的物質。）

亞特蘭堤斯／上海的孩子們全都高叫願意，蜂湧衝下乙太號和切努克號多種的跳板。為了今日的活動，這些跳板全都伸展而出，避免擁塞而導致人身傷害，以及更不可赦的粗蠻無禮。一開始孩童們像氣體逃出瓶子般衝出飛船。接著他們聚集在各種奇觀之源：一個半人馬，如果遠看他是一吋的話其實是八呎高，和身邊慢跑的子女走過草原。幾隻恐龍寶寶。緩緩朝山邊斜去的洞窟，充滿神奇的可能。山路盤旋上另一座山通往一座頹廢的古堡。

大人多數留在飛船上，給孩子們幾分鐘熱情奔放一番。不過可看見芬柯——麥可羅大公走向亞特蘭堤斯島，用手杖好奇戳戳地面，確定適合皇家之足踏上。

一男一女從亞特蘭堤斯號上下來。連身印花裙試探著樸實和夏季舒適之間不穩定的新領域，配以

同花樣陽傘，她是亞特蘭堤斯的維多利亞女王二世。一身整齊米色麻料西裝的是她的親王丈夫，其名不幸地叫做周。周，或在正式場合稱作約瑟夫，以一種誇大的「人類的一小步」姿態先行而下。然後他轉向女王陛下，獻出他的手，她雖然優雅接受卻帶有敷衍意味，好像在提醒眾人她曾經參加牛津划船隊，在史坦福商業學院進修期間，靠著游泳，直排輪，截拳道舒壓。芬柯——麥可羅大公在皇家帆布便鞋觸地時，鞠了一躬。她伸出手，他親了一下，這舉動有點不雅，但只要你夠老夠有風度，像亞歷山大·忠植·芬柯——麥可羅大公，還是被允許的。

「我們再次感謝芬柯——麥可羅大公，帝國大地構造學股份有限公司，和機械面向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帶給我們這麼愉快的時光。在這個島像第一座亞特蘭堤斯永遠沈入波濤之前，讓我們一起好好欣賞這神奇的境界。」

亞特蘭堤斯／上海的父母們散步下跳板，不過有不少人目睹女王和親王的穿著後，回到他們的客艙換衣服。陽傘再度流行的大新聞，已被揮舞望遠鏡的權威時尚專欄家上傳到泰晤士報。

瑄德琳·海克華斯行李裡沒帶陽傘，不過她也不在意；她總是有一種自然不自覺的時髦感。她和約翰步下飛船走上小島。等海克華斯的眼睛適應了陽光，他已經蹲下在指尖摩弄一小撮泥土。瑄讓他繼續忘情研究，自己加入一群婦女，多半是工程師太太，還有幾位男爵階級的參股者。

海克華斯發現一條隱匿小道，在林子裡沿著山側蜿蜒而上，最後來到環繞一池清涼乾淨活水的一叢小樹林——為了確定他還嚐了嚐水質。他在那兒站了一會兒，眺望這魔法小島，想像薇恩娜此刻在做什麼。這思緒讓他做起白日夢：可能她已經奇蹟般遇到了夏綠蒂公主，跟她做了朋友，正和她一起在探索奇觀。他進入長長的幻想，直到他意識到有人在對他背誦英詩：

親愛的朋友！我們兩個，去了哪裡

如果在無憂的季節

不再漫遊，像我們以前漫遊一般，通過

當地作物豐饒的溪谷，其中開放的妙想地，

美麗愉快的草原隨意放牧，

我們被跟隨，每小時被看守，被套索捉住，

每人各在他憂傷的行步裡

像窮苦人的小母牛被繫在牠的供給，

在淒涼的奴役中帶領走過小道；

海克華斯回頭，見到一位年紀較大的男士在分享他的風景。基因上是亞洲人，口音裡帶點北美的弦音，這個人看起來至少七十歲。他半透明的皮膚還是緊繃在寬闊的顴骨，但眼皮、耳朵、面頰深陷的地方已染了風霜起了皺紋。在他木髓製的遮陽帽下沒露出一絲頭髮；他頭全禿了。海克華斯慢慢湊起這些線索，直到他終於發現站在面前的是誰。

「聽起來似乎是華滋華斯，」海克華斯說。

這個人原本在放眼底下的草原，此刻忽然抬起頭，第一次直視海克華斯。「那首詩？」

「從內容推測，我會猜是『序曲』。」

「猜得好，」這個人答道。

「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聽候您的差遣。」海克華斯上前一步，遞給對方一張名片。

「很榮幸。」這個人說。他沒浪費時間自我介紹。

亞歷山大·忠植·芬柯——麥可羅大公是幾個出身自「艾普索波」的公爵階級股權勳爵之一。艾普索波可不是隨便在電話簿裡查得到的正式組織；在金融黑話裡，它指的是好幾家巨型公司的策略聯盟，其中包括帝國大地構造學股份有限公司，和機械面向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沒有重要人物的場合，公司員工會稱之為「約翰財閥」，就和他們前幾世紀的祖宗叫東印度公司為「約翰公司」一樣。

「機向系統」做消費商品，「大地構造」做房地產。自古以來，房地產永遠是真錢之所在。以公頃計算，面積也不算多——只是幾個位置奇佳的島而已，郡的層級，根本不到洲級——但卻是上帝眷愛的東京、舊金山、曼哈頓之外，世界上最貴的地產。原因是帝國大地構造擁有地理工程師，然後地理工程師確保每批新地產有舊金山般迷人，曼哈頓般位置優越，香港的好風水，像洛杉磯沈悶卻必須有的生存空間。這時代不用再派出鄉下佬戴著浣熊帽到荒野中劃地盤，消滅土著，清除小樹林；你只需要一個年輕搶手的地理工程師，初始的物質組合爐，還有一個巨大的資源泉。

跟其他大多數新維多利亞人一樣，海克華斯可以背出芬柯——麥可羅的生平。這位長大變成公爵的人，出生在韓國，六個月大時被收養，養父母在愛荷華市的研究所相識，後來在接近愛荷華和南達克塔州邊界開創了一家有機農場。

他十二、三歲那年，一架客機在愛荷華的蘇城機場驚險緊急迫降。芬柯——麥可羅和幾位童子軍同伴，被他們童軍團團長倉促調遣，與方圓數郡中每一輛救護車、消防員、醫生和護士，一起在跑道沿

線待命。當地人回應墜機的離奇效率被大肆報導，而且被拍成一部電視電影。芬柯——麥可羅不解原因。他們不過做了在那個狀況下合理且人性的事；為什麼其他國民覺得那麼不可思議？

對美國文化理解之薄弱，可能是因為他父母讓他在家自學到十四歲。芬柯——麥可羅典型的上課日程包括走到河邊研究蝌蚪，或者到公共圖書館借本關於古希臘和羅馬的書。他們家餘錢不多，渡假通常開車到洛磯山脈背包遠足，或到北明尼蘇達泛舟。他在暑假學到的東西，可能比大多數同輩上學數年學到的還多。與其他小孩的社交接觸幾乎是透過童子軍或教會——芬柯——麥可羅一家屬於衛理公會教派、羅馬天主教，以及在蘇城租房聚會的小猶太教會。

他的父母讓他去讀公立高中；在最高成績四的標準下，他維持穩定的二點零平均成績。學校功課是如此驚人的空洞，其他同學如此無聊，芬柯——麥可羅做人態度變得很差。他從摔角和越野賽跑贏得一些名聲，但從未借此換取性愛；以當時濫交的風氣，他是能輕易得手的。他具備某種憤怒特質，會使一個年輕人為了不妥協而不妥協；他還發現在那個時代相信行為有善有惡、遵照這準則合理過自己的日子，絕對會震撼到大多數人。

高中畢業後，他花了一年時間經營父母農場的部份生意，然後去上在艾默斯的愛荷華州立科技大學（「科學與實踐結合」課程）。他註冊主修農業工程，第一學季後改成物理。之後三年，雖然名義上還是物理系學生，他選修了所有他想唸的課程：資訊科學，冶金術，早期音樂。他從未得到學位，不是因為成績太差，而是當時的政治氣候；愛州大學和那時很多大學一樣，堅持學生學習廣泛的主題，包括人文和藝術。芬柯——麥可羅在他空暇時間，寧願選擇讀書、聽音樂、看戲。

一個夏天他住在艾默斯，在一個固體物理實驗室做研究助理，一場大洪水把整個城變成孤島多

日。芬柯——麥可羅和很多其他中西部人，連續幾個星期並肩用沙袋和塑膠擋板築堤。從東西岸來的記者不斷出現，他們困惑宣布這裡沒人趁亂打劫。全國媒體的報導再度讓他有很深的感受，加強了當年在蘇城墜機事件學到的一課。前一年洛杉磯的暴動也提供了活生生的對照。芬柯——麥可羅開始形成一個在未來將會影響他政治見解的看法，那就是人雖然在基因上相同，但文化上卻有各種可能的差異，而有些文化就是比其他的高明。這不是主觀的價值判斷，只不過是一種觀察，有些文化興盛而且有能力擴張，有的則失敗。這個觀點幾乎所有人暗自都有，但在那個時代，是絕不說出口的。

芬柯——麥可羅沒拿到文憑就輟學回到農場。他的父母在全心對抗母親的乳癌，農場交給他負責營運數年。後來母親去世，他搬到明尼亞波里，在以前一位教授創立的公司裡上班。公司製做電子掃描穿隧顯微鏡，那時還是很新的發明，可以觀察和操控個別原子。那個領域當時很偏，顧客多是大型研究機構，到實際應用彷彿還有很長的路。但對要學奈米科技的人而言，那公司是絕佳的地方，而麥可羅正開始如此，花自己的時間工作到深夜。由於他的勤奮、自信、聰明（「適應性強，絕不放棄，不過不是真正聰明絕頂」），再加上他從農場學到的基本生意入門，他無可避免成為奈米科技革命中數百位先驅中的一名。搬到明尼亞波里五年後，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存活得夠久終於被「艾普索波」吸收；之後，他在「艾普索波」的政經潮流中航行得當，而發展到頗像樣的股權地位。

他繼續擁有在愛荷華西北的自家農場，還有幾十萬畝毗鄰土地。他把土地又變回高草原牧場，完整加上美洲野牛群和真的印地安人。印地安人發現騎馬跑來跑去獵捕野味，遠比在明尼亞波里或西雅圖的水溝裡尿溼自己來得強。他多半時間待在新舟山，這兒實際上是他的公爵領地。

「公共關係？」芬柯——麥可羅問。

「先生是指……？」現代禮儀已減化，在非正式的場合不再用「閣下」或其他頭銜。

「你的部門，先生。」

海克華斯已經給了他一張名片，在這些情形下是合宜的，卻沒多透露什麼訊息。「工程部。『預約定製』。」

「哦，是嗎？我以為任何會聽出華滋華斯的人，一定是公關那種藝術類。」

「我不是，先生。我是個工程師。最近才剛被升到『預約定製』。剛巧在這項計畫上也做了些工作。」

「哪類工作？」

「噢，主要是P. I.（偽智慧）類，」海克華斯回答。假定芬柯——麥可羅依舊跟得上事情的發展，認得出「偽智慧設計」（pseudo-intelligence）的簡稱，甚至可能會欣賞海克華斯做了這般假設。

芬柯——麥可羅愉快起來。「你知道，在我還很年輕的時候，他們稱那做A. I.，人工智慧。」

海克華斯讓自己露出一絲緊繃、窄小、短暫的微笑。「嗯，我想，這種自以為是的精神還是有值得一顧的地方。」

「偽智慧在這裡是怎麼用的？」

「在這個計劃中只用在機向系統的部份，先生。」帝國大地構造負責造島、建築和植物。海克華斯的雇主——機械面向系統——負責所有會動的東西。「典型性行為對鳥類、恐龍等等已足夠，但對半人馬和半人羊而言，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互動性，讓人產生牠們彷彿有感知力的幻覺。」

「對，非常好，做得非常好，海克華斯先生。」

「謝謝，先生。」

「我很清楚只有最好的工程師才能進入『預約定製』。你可否告訴我，一位對浪漫派詩人狂熱的人，怎麼進入這麼一個位置？」

這問題讓海克華斯嚇了一跳，他努力想出個說法，儘量別給對方留下做作的印象。「像您這般地位的人，應該不會覺得這有什麼矛盾……」

「但是在我位置的人不是負責把你升任到『預約定製』部的。是由完全不同位置的人做的決定。我想這類人傾向視這為矛盾。」

「是的，我明白了。嗯，我在大學主修英國文學。」

「哦！所以你不是那種循著直而窄的軌道走向理工的人？」

「我想應該不是，先生。」

「你在『預約定製』的同事們？」

「如果我沒有會錯意，我會說，相較於其他部門，『預約定製』部大多數工程師的經歷——呃，沒有更好的形容的話——很有趣。」

「那麼，是什麼使一個人的生活比另一個有趣？」

「基本上，我應該說，我們認為未知或新奇的事比較有意思。」

「那幾乎是同義的贅述。」雖然芬柯——麥可羅大公不是那種隨便流露感情的人，但他外表看起來對這談話的走向近乎滿意。他又回身面對風景，注視了小孩們一會兒，把手杖尖在地裡轉了轉，好像

他對這島的完整性依舊存疑。然後手杖弧形揮轉一圈，範圍涵蓋了半個島。「在那群孩子裡，你覺得有幾個會注定擁有趣味的人生？」

「嗯，至少有兩個，先生。夏綠蒂公主和您的孫女。」

「你腦子很快，海克華斯，要不是你堅定的道德品性，我猜你會走上歧途。」芬柯——麥可羅大公帶著一絲狡黠說。「告訴我，你的父母已經是子民，還是你是宣誓加入的？」

「我一滿二十一歲就宣誓了。女王陛下，那時她其實還是公主殿下，就讀史坦福之前在北美訪問旅行。我在波士頓的三一教堂做的宣誓。」

「為什麼？你是個聰明人，不像那麼多工程師對文化盲目。你可以加入『第一分眾共和國』或西海岸上百個合成國族。你會有不錯的未來，不會受制於這一切」——芬柯——麥可羅用手杖遙戳兩艘大飛船——「我們加諸自身的行為規範。海克華斯先生，你為什麼要約束自己？」

「在不致涉及隱私的情況下，」海克華斯小心回答，「我小時候知道兩種管教：一種管太多，一種完全放任而導致墮落行為。先生，當我說到墮落，並不是自以為高人一等；而是在暗示切身知道的一些事，這些事讓我個人的童年不是很好看。」

或許是發現自己越界了，芬柯——麥可羅特別用力點頭。「這確實是常聽到的理論。」

「當然，先生。我不會自以為是唯一受到我母文化惡待的青年。」

「而且我也不認為你有這種意思。但是很多與你有同感的人，反而進入統治更嚴酷的國族，在他們眼中墮落的是我們。」

「我的人生也有時期受到過度和不合理的管教，往往是來自那些原本應該為敗壞負責的人，後來

態度轉變反而強加紀律於他人。那種經驗加上我對歷史的研究，讓我，還有很多其他人，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前一個世紀缺乏值得效法之處，我們必須轉到十九世紀去尋找穩定的社會模範。」

「非常好！海克華斯！但你一定知道你所指的模範，在第一個維多利亞之後沒多久就結束了。」

「我們已經更成長不再無知，也解決了很多那個時代特有的內部矛盾。」

「是嗎？那真令人寬心。那麼我們解決問題的方式，可否保證下面所有的小孩都過著有趣人生呢？」

「我不得不坦言，我趕不上您的思緒。」

「你自己說『預約定製』部的工程師——最好的那一類——經歷很有趣，走著不是直而窄的路子。這暗示某種關連性，不是嗎？」

「非常清楚。」

「這難道不是意味著，如果要培育這一代的孩子，讓他們將來可以完全發揮他們的潛力，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方法讓他們的生命有意思？海克華斯先生，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你認為我們的學校能做到這點嗎？還是它們像華滋華斯所抱怨的學校？」

「我的女兒還太小沒有上學，可是我擔心後者的情況佔優勢。」

「我跟你保證情況就是如此，海克華斯先生。我三個孩子在這種學校裡受教育，我很了解他們。我已經下定決心伊莉莎白一定要以不同的方式教養成人。」

海克華斯感覺自己臉頰發燙。「先生，請容我提醒，我們才剛見面——我覺得自己不值得您這麼坦然相告。」

「我不是把你當朋友才告訴你這些事，海克華斯先生，而是把你當專家。」

「那麼我得提醒您，我是工程師，不是兒童心理學家。」

「我沒忘記這點，海克華斯先生。你的確是個工程師，而且是一位很好的工程師，在我還覺得是我的公司裡任職——雖然身為股權勳爵，我和那公司不再有任何正式的關係。現在你已經成功完成你在這個計劃中的工作，我有意讓你主導一項新計劃，我有理由相信你是最完美的人選。」

巴德展開犯罪人生；侮辱一個種族以及所造成的後果。

巴德意外之中搶了他第一名受害者。他轉錯彎進了一條死巷子，一不小心將一對在他之前誤入巷子的黑人男女和幾個小孩擋在裡面。他們有種恐懼的神情，就像很多新到來的人一般，但巴德注意到這個男人的目光在他的目鏡上游移，心裡猜想他看不見的十字準心是對準了他，他太太，還是他的孩子。

巴德沒讓出路。他有武裝而他們沒有，該是他們別擋他的路。可是他們不知道移動反而僵在那。

「你有什麼問題？」巴德說。

「你要什麼？」那人說。

很久沒有人對巴德的慾望流露出那麼誠意的關懷，他有點喜歡這種感覺。他忽然明白這些人以為他們正被搶劫。「噢，跟其他人一樣。錢還有什麼狗屁的，」巴德答，然後就像那樣，那個人從口袋

拿出一些「通幣」交給他，在巴德退出時，甚至還向他道謝。

贏得黑人那般尊敬令巴德很高興——這讓他回憶起自己來自北佛羅里達州拖車停車場的高貴譜系——而且他也不介意那錢。從那日起，他開始尋找面帶相同害怕和不安神情的黑人。這些人在檯面下交易，所以隨身帶著現錢。一連幾個月他幹得不錯，常常到他女人龍舌蘭住的公寓逗留，給她買些貼身內衣，也可能給哈維一點巧克力。

巴德和龍舌蘭都認定哈維是巴德的兒子。他五歲了，因此他是在巴德和龍舌蘭分分合合關係中，蠻早的一個週期裡懷上的。現在龍舌蘭又懷孕了，巴德去她那裡時，理當帶更多禮物給她。這做父親的壓力！

有一天巴德看中一家穿著特別好的人，因為他們衣服很漂亮。男的穿西裝，女的一身乾乾淨淨洋裝，他們懷抱的小嬰孩全身是那種白色蕾絲玩意。他們雇了一個腳夫幫他們把行李搬離飛船站。腳夫是白人，巴德覺得有點像自己，很火大那人行為像黑人的畜牲一樣。因此這些人一離開飛船站人多的區域，進入比較僻靜的街區，巴德便朝他們接近，虛張起在鏡子前練過的嚇人聲勢，偶然用食指把目鏡推上鼻梁。

穿西裝的傢伙和大多數那類人不一樣。他沒假裝沒看到巴德，沒試著偷偷躲開，沒縮頭縮腦，卻腳踏實地站著，很愉快說道，「先生，有什麼要效勞的？」他講話的方式不像美國黑人，幾乎帶著英國口音，但短促些。巴德現在距離拉近，他看到這個男的在脖子和衣領上圍了一條彩色的布，像圍巾一樣垂落下來。他看起來大致住得不錯，吃得也不賴，除了在一邊顴骨高處有一道小小的疤。

巴德走到有點太靠近才停步。他的頭保持微微後傾，彷彿正自在聽著什麼大聲音樂（他確實如

此），然後在最後一刻忽然啪地朝前一點，直直瞪著那個人的臉。這是另一種強調他是裝了傢伙的方式，並且通常效果不錯。這個人卻沒因此畏縮，那可是巴德已經習慣期待而且喜歡看到的反應。可能他來自什麼古里古怪的國家，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顫槍。

「先生，」那人說，「我和我的家人要去我們的旅館。長途旅行使我們十分疲倦；我的女兒耳朵發炎。如果你能盡快說明你的來意，我會很感謝。」

「你說話像他媽的維佬，」巴德說。

「先生，我不是你口中的維佬，要不然我早直接去那裡了。如果你可以在我的妻子和孩子面前，好心控制你的語言，我會很謝謝你。」

巴德花了點時間解開他的句子；花了長一點的時間才相信這個人還真的在意這麼幾句髒話被家人聽到；然後更久的時間才終於相信，這個人竟然如此無禮對待混身肌肉明顯裝有顫槍的巴德。

「我要他媽的怎麼跟你賤人，還有你的臭小孩說什麼就他媽的說什麼。」巴德非常大聲說。然後忍不住得意地露齒笑。巴德得分！

那男的竟然不怕反倒流露出不耐煩，他深深吐出一口氣。「這是武裝搶劫還是什麼？你真的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巴德以低聲悄悄地「赫！」作答，一發殘廢彈打入那個男人右邊的二頭肌。子彈在肌肉深處爆炸，像個M—80爆竹，把那人夾克炸出一個黑洞，現在他的手乖乖地直直伸開——三頭肌現在軟弱無力可以拉開。男人咬緊牙關，雙眼鼓突，從胸腔深處發出了幾陣窒息式的咕嚕，盡力忍住不喊痛。巴德不可思議地瞪著傷口。就跟在互動情境裡槍擊人一模一樣。

只不過那賤人既沒尖叫也沒求饒。她僅是轉過身，用身體護住小嬰孩，回頭越過肩膀平靜地看著巴德。巴德注意到在她顴骨上也有道小疤。

「接下來我要射掉你的眼睛，」巴德說，「然後再去對付那個賤人。」

那男的舉起他的好手，手掌朝外，表示投降。他掏出口袋中所有的「通用貨幣單位」交了出來。巴德轉身溜掉，因為監視器——杏仁大小有眼有耳和無線電的「氣流飛體」——可能已經監聽到爆炸的聲響，朝這個區域集中了。他轉過街角，看到一個正咻咻飛過，短鞭般的天線拖曳在後，光線反射下有如空氣中出現髮一樣細的裂縫。

三天後，巴德在飛船站附近混，搜尋容易下手的獵物，一艘大船正從新加坡飛抵。夾在兩千名到達人流中，有一隊緊湊人馬，約二十四名體格結實，皮膚極黑的黑人。他們穿著西裝，條紋彩色布垂掛脖子，顴骨上有小疤痕。

後來那天晚上，巴德平生第一次聽到「阿散蒂」(Ashanti) 這個詞。「又有二十五名阿散蒂人剛剛從洛杉磯抵達！」酒吧裡一個人說。「阿散蒂人在喜來登的會議廳有大規模的聚會！」街上一個女人說。在排隊等免費物質組合爐時，一個遊民說，「有一個阿散蒂給了我五塊錢，他們人很好。」

當巴德碰到一個他認識的傢伙，是之前在幹誘餌的同志，他說，「嘿，這地方真爬滿了他們阿散蒂咧。」

「對呀，」那人說。看到巴德的臉在街上出現，他似乎沒原由地嚇了一大跳，又突然很惱人地分心四下轉頭東張西望。

「他們一定有什麼大會之類，」巴德講著自己一套理論。「前幾天晚上，我搶了其中一個。」

「對，我知道。」他的朋友說。

「什麼？你怎麼會知道？」

「他們不是來開會的，巴德。所有這些阿散蒂人，除了第一個之外，進城都是為了追捕你。」

巴德忽然聲帶麻痺，頭昏腦脹無法專心。

「我得走了，」他朋友說，把自己從巴德附近脫離。

後來幾小時，巴德覺得街上所有人都好像在看他。巴德自己絕對是在看他們，尋找那些西裝、那些彩條布。但他瞄到一個穿短褲T恤的男人——高顴骨黑人，其中一邊有一道小疤，幾乎像亞洲人的眼睛在高度戒備狀態。因此他也不能依賴阿散蒂人都那麼刻板穿著。

之後很快，巴德跟海灘上一個窮光蛋交換衣服，他捨了所有的黑皮衣，走開時也變成一身短褲T恤。T恤實在太小；箍在他腋下，緊壓他的肌肉，使他比平時更加感到那內在的抽搐。他真希望能關掉那些刺激物，放鬆他的肌肉即使一晚也好，但那得去趟摩登改造院才行；他猜想阿散蒂八成有人在監視摩登改造院。

他原本可以去隨便一家妓院，但他不知道這些阿散蒂有什麼樣的關係——或者這些阿散蒂到底是什麼鬼——他也不確定自己在這種情況下能不能硬起來。

他在租界街上亂走，目鏡對準所有不小心走到他行徑上的黑人，同時心裡思索著命運的不公。他怎麼會知道那傢伙屬於一個種族？

其實，他應該知道的，就從他一身好衣服，看起來不像任何其他。單單這些人的與眾不同就應當是太明顯的提示。還有他的無懼也該告訴他什麼。像他簡直不敢相信任何人會笨到要搶他。

呃，巴德是夠笨，而且巴德沒有自己的國族，所以巴德要遭殃了。巴德得趕快幫自己找個國族，就在此時此刻。

幾年前他早想加入布爾族。布爾人之於巴德類的白人垃圾，就像阿散蒂人之於大多數的黑人。壯碩金髮一身套裝或最保守的衣裙，通常一連生出半打小孩，而且我的天呀他們死不分開。巴德拜訪過當地的棚車陣幾次，在家裡的聲光流晶上研究了部份訓練的互動情境，在健身房多幾小時努力想到達他們體格標準，甚至去了幾小時毛骨悚然的聖經研讀會。但是巴德和布爾人終究不相配。你得上教堂的量驚人之大——根本像住在教堂裡。他還學習了他們的歷史，但他讀不下也記不住那麼多布爾／祖魯之間的大小衝突。因此那是不可能的；今晚他別想進入任何棚車陣。

就算過一百萬年，維佬也不會要他。幾乎所有其他部落都是以種族為基礎，像那些祇教徒還是什麼。猶太人不會要他，除非他切掉一塊生殖器，還有學會讀那種完全不一樣的語言，這要求有點太高，因為他連英文閱讀都還沒上手。還有一堆修行類國族——宗教部落——接受來自所有種族的人，但這類多半力量不大而且在租界沒有領土。摩門有領土又強大，但他不確定在他急得要有所歸屬的當下，他們會那麼快速地欣然接納他。然後還有其他無中生有的部落——合成國族——不過他們大多數是基於某種共同的技能或怪點子或儀式，那全都不是他在半小時內學得會的。

最後，半夜左右他走過一個穿可笑灰夾克的人，頭上的小帽有一顆紅星，努力送出小紅書；他忽然靈機一動：光明之路。大部份光明大道份子不是印加族就是韓國人，但他們什麼人都接受。他們在租界有不錯的飛地，安全做得好，而且他們每個人，哪怕是到最後僅存的男或女，都是極端強悍。十幾個阿散蒂不會是他們的對手。而且任何時間你只要走進大門就可以加入。他們接受任何人，不問任

何問題。

他聽說做共產黨沒那麼好的事，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必要時他總是可以掐住鼻子，引用小紅書。阿散蒂一離開，他就開溜。

心意一決，他簡直等不及到那兒。他必須強迫自己別開步跑，那絕對會引起任何街上阿散蒂的注意。他實在不能忍受距離安全那麼近卻搞砸了。

他轉過街角看到「光明之路飛地」四層樓高兩條街長的的牆壁，中間是一個巨大的固化聲光流晶和一個小門。毛在一端，朝沒影的群眾揮手，他後面站著暴牙老婆和濃眉副手林彪；另一端是鞏札羅主席在教導一些小孩；中間是十公尺高的字寫出的標語：努力堅持毛——鞏札羅思想路線！

跟平常一樣，幾個十二歲小孩在看守大門。他們圍著紅領巾、紅臂章，老式槍機來福槍帶真刺刀靠在他們鎖骨。一個金髮白人女孩，和一個矮胖的亞洲男孩。巴德和兒子哈維無聊時常以逗笑這些小孩來消磨時間，做鬼臉，露屁股，說笑話。從沒成功過。不過他看過這儀式：他們雙槍交錯擋住他進入，除非他宣誓對毛——鞏札羅思想不死的效忠，然後——

一匹馬，或者什麼以相同概念構造的東西，在街上小馳步奔來。它的蹄沒製造出馬蹄鐵的達達噪音。巴德明白了那是「雪佛靈」——四條腿機器玩意。

雪佛靈上是個裹著很花花布的非洲人。巴德認出布上的花樣，不用查看疤痕也知道那人是阿散蒂。當那人一接觸到巴德的眼睛，他上踢一檔至疾驅。他要在巴德到達光明之路之前攔截他。那人還太遠在顫槍的範圍之外，極微小子彈的射程實在短得令人失望。

他聽到身後有些輕柔的雜音，一轉頭，什麼拍上他的前額黏在那裡。有幾個阿散蒂赤腳從背後偷

襲他。

「先生，」一個說，「我建議你別用你的武器，除非你想讓子彈在你前額爆炸。嘿？」他裂口微笑，露出一口完美白牙，同時碰了碰自己的額頭。巴德伸手摸到什麼硬硬的黏在他眉頭的皮膚，正在顫槍上。

雪佛靈降到踏步，抄近路走向他。忽然間阿散蒂無所不在。他心想他們不知跟了他多久。他們的微笑都很美。他們手中都有小玩意，全瞄向行人道，扣扳機的手指都放在槍管上，除非雪佛靈上的傢伙有其他指示。然後，忽然間，他們好像都朝他方向瞄準。

射彈粘上他的皮膚和衣服，然後橫向爆發，猛烈投擲出一碼又一碼無重量薄膜狀物，會自我黏上然後收縮。有一個打上他的腦後，一片那玩意甩過來罩住他的臉。它像肥皂泡泡那麼厚，所以他可以清楚看透——它把他一邊眼皮往後拉起，所以他非得看不可——現在每個東西都帶點肥皂泡特有的漂亮彩虹光暈。整個縮膜過程只花了約半秒，然後巴德，在塑膠裡木乃伊化，面朝前傾倒。其中一個阿散蒂還很好地接住他。他們把他放倒，翻過來背躺在街上。有人用隨身小摺刀的刀刃刺穿巴德嘴巴上的薄膜，讓他又可以呼吸。

幾個阿散蒂分頭在縮膜上綁上把手，兩個在上面接近肩膀的地方，兩個在下邊腳踝處，這時雪佛靈上的男子下了機器馬，跪在他上面。

馬術家臉頰上有好幾道引人注目的疤痕。「先生，」那人微笑說，「我控告你違反若干『共同經濟協定』條例，細節我會在比較方便的時間再行說明；我因此將你逮捕。請注意任何人在如此被捕後還嚐試逃跑的話，會遭到致命武力的攻擊——哈！哈！——目前看來是不太可能，但是程序上我必須

說這些。由於這是屬於承認『共同經濟協定』的邦國領土，你有權在該邦國的司法範圍中接受有關這些指控的審訊，這裡所指的是『中國海岸共和國』。這邦國或許會也可能不會給你更多的權利；當我們把這個情況提交給相關官方單位，就很快能知道。啊，我想我看到一個了。」

一個腳上綁著「行步動力器」的上海警察局警佐，以動力器輔助的極大慢跑步幅從街上跑來，幾個滑著動力滑輪的阿散蒂人伴隨在旁。阿散蒂人笑容滿面，但警佐是一臉刻板的莫測高深。

阿散蒂頭頭向警佐一鞠躬，優雅地吐出一串長篇引自「共同經濟協定」中難懂的條文。警佐不停做出介乎點頭和馬虎鞠躬的動作。然後警佐轉向巴德，很快地說，「你屬於任何簽約部落、國族，註冊的民族遷移，半國家主體連鎖組織，主權政體，或任何在『共經協定』下認可的動態保衛團體形式？」

「你在開什麼玩笑？」巴德說。縮膜把他嘴巴壓得扁扁，使他聽起來像鴨子叫。

四個阿散蒂拿住四個把手，把巴德從地上拉抬起。他們跟在大躍步的警佐後面，朝過海到上海的跨海堤道方向去。「這樣講好不好，」巴德在縮膜的洞口呱呱說，「他說我可能有其他權利。我有其他權利嗎？」

警佐越過肩頭看向他，小心回頭以免在行步動力器上失去平衡。「別笨了，」他用頗像樣的英文回答，「這裡是中國。」

海克華斯清晨的沈思；早餐和離家上班。

想到明日的罪行，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輾轉難眠。他借口上廁所起來三次，每一次都去照看薇恩娜，小身體在白色蕾絲睡袍裡四肢攤開，手臂伸到頭上，倒翻著筋斗進入夢神的臂彎裡。她的臉在黑暗的房間裡幾乎看不見，像是透過層層白絲望著朦朧月亮。

清晨五點，尖銳的五聲音階起床號從北韓粗厲的聲音流晶爆發。他們叫做光明之路的飛地，不比海平面高多少：緯度上在海克華斯住處下方一英哩，一般日子裡溫度要高上華氏二十度。不過每當女子合唱出穿透盔甲的副歌，頌揚偉大領袖全面觀照的仁慈，感覺上他們好像就在隔壁。

瑄德琳動都沒動。她會繼續熟睡一小時，或等到她的侍女蒂芬妮·舒，莽撞進到房間，把她的穿著安排好：晨間健身的緊身衣，還有等會要換上的正式外衣、帽子、手套和面紗。

海克華斯從衣櫥拿出一件絲袍，滑下肩膀。他在腰上繫緊絲帶，冰涼的總子在黑暗中甩打上手指，目光穿過門口掃過瑄德琳的衣櫥，再移到另一邊看進她的會客室。靠著房間遠處的窗子，放了一張平時她用來做社交聯絡的書桌，其實只是一張桌面是真正大理石的桌子，上面散著信箋，她自己的還有別人的，即使這麼遠還依稀可辨，因為這些來自不同人的名片、拜帖、便簽、請帖，還在進行分類中。磨損的地毯覆蓋起會客室大部份的地板，有些地方都磨穿到下面的黃麻底布，但這卻是毛王朝時代由活生生的中國奴工手工織雕而成。地毯的唯一實際功用是保護地板以免被瑄德琳的運動器材損壞。上海飄來的雲散射出的光隱隱照亮機器：踏步機用美術鐵工藝做出，划船機以纏結海蛇和身體結實的海精巧妙塑造，一架啞鈴，用四個臀部很美的女像柱支撐——不是壯碩的希臘式而是現代女人，

分別代表一主要人種，每一個的三頭肌，臀肌，背肌，縫匠肌和腹直肌都做出各別特色。的確是古典結構。女像柱是模範，即使有微妙的人種差異，每個身體都符合目前的理想：二十二吋腰，不超過百分之十七的體脂肪。那種身體是不能用貼身內衣假造得出，別聽信女性雜誌廣告；當前流行的長緊身內衣，比肥皂泡還薄的現代布料，讓一切都很明顯。沒有超人意志力的大多數女子，是非得要靠侍女的幫助才能做到，這些侍女一天會逼她們做兩次甚至三次的嚴格訓練。因此在薇恩娜斷了母乳，瑄非得丟棄她孕婦衣的可怕時刻到來時，他們雇了蒂芬妮·舒——又是另一件和生兒育女有關的支出，在帳單出現之前，海克華斯完全想像不到。瑄指責他，半認真地，老盯著蒂芬妮·舒看。由於侍女都是年輕、漂亮、打扮得完美無瑕，這類指控幾乎變成現代婚姻的標準程序。但蒂芬妮·舒是典型的下等人，說話大聲，沒品味，濃妝，海克華斯根本無法忍受。如果有什麼吸引他的目光，還不如那些撐起啞鈴架的女像柱；至少她們的品味無懈可擊。

赫爾太太沒聽到他，還在自己的房間帶著睡意乒乓乒乓。海克華斯在烤箱放了一片英國麵包，然後拿了杯茶走到他們公寓的小陽台，捕捉從揚子江口吹來的清晨微風。

海克華斯的家是沿著花園建築的房子之一，花園有一整條街長，幾個早起者已經出來溜他們的小獵犬，或在彎腰伸展。遠遠在新舟山的緩坡下，租界慢慢甦醒：光明之路從軍營中傾巢而出在街上列隊，又唱又唸進行晨操。所有其他下等民，聚居在屬於他們合成國族的破敗洞穴中，打開他們的聲光流晶蓋過那些光明之路，引發爆竹還是槍響——他永遠分不出來——還有幾個內燃機愛好者，儘量大聲發動他們原始的全車道寬車。通勤者在地鐵站排起長龍，等待橫過跨海堤道到大上海，遠觀中那兒僅是籠罩在地平線上點點霓虹帶著煤煙味的濃霧，有如暴風雨鋒面。

這個住宅區被取笑為「聽力所及」。不過海克華斯並不太介意這些噪音。一個教養較好或社會地位更高的人，會對噪音特別敏感，不停抱怨，渴望在更內陸地帶有間獨棟房子或小地產。

聖馬克的鐘組終於敲響六點。赫爾太太在第一聲鐘響就衝進廚房，發現海克華斯已先她一步到過廚房而滿心慚愧，又被她留下的髒亂嚇了一跳。角落的物質組合爐自動運轉起來，開始創造海克華斯要帶去工作的行步動力器。

在最後的鐘響消逝前，大型真空吸塵泵很有節奏感的哇——哇——哇傳入耳中。皇家真空公用事業的工程師已經開始工作，擴張分子秩序完美（eutactic）的環境。真空泵聽起來很大，可能是「無畏艦級」，海克華斯估計他們一定是在準備建造新結構，可能是大學的新側樓。

他在廚房餐桌坐下。赫爾太太已經在他的麵餅上塗果醬。她安排著盤子和餐具，海克華斯拿起一大張空白紙。「常讀的，」他說，紙不再空白；現在是泰晤士報的頭版。

海克華斯得到所有適合他身份的新聞，再加上一些自選的服務：他最喜歡的世界漫畫家和專欄作家的最新作品；他父親轉來的短片，各種特別怪誕的主題，即使這麼多年後，還是擔心沒好好教誨他的兒子；以及「外來人Ulfander」的故事——新亞特蘭提斯的次國族，由好幾十年前逃離南非、祖籍英國的人構成。海克華斯的母親是個「外來人」，所以他訂這項服務。

更位高權重的紳士可能獲得不同的消息，而且以不同的形式書寫；新舟山的最高層收到的泰晤士報其實是真的報紙，每天凌晨三點由一個古典大印刷廠少量印製出百份左右。

社會最高階級取得的新聞是以油墨印寫紙上，凸顯出新亞特蘭提斯要有別於其他國族的企圖。

如今奈米科技幾乎使任何事物都變成可能，因此一個文化在決定什麼應該用奈米科技做出，比想

像什麼可以用奈米做出更為重要。「維多利亞復興運動」洞察到讓每個人早上讀完全不一樣的報紙，不見得是件好事；所以當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往上爬升，他所讀的泰晤士報就和他的同儕更類似。

海克華斯小心著裝，沒吵醒瑄德琳。但在他把錶鍊繫上背上各種小扣子和口袋時，她輾轉醒來。除了錶之外，還有不同的小飾物吊掛在鍊上，像常常用來提神鼻煙盒，每次收到信會發出小小和弦的金筆。

「親愛的，祝你今天工作順利，」她喃喃說。然後，眼睛眨了幾下，皺起眉，聚焦看清頭上的印花床頂帳，「你今天就會完成了？對不對？」

「對，」海克華斯說。「我今天會晚回家。要很晚。」

「我明白。」

「不是，」他脫口而出，然後很快止住。這就是了，他明白了。

「親愛的？」

「不是這樣的——那計劃會自行完成。不過下班後，我想我會給薇恩娜一個驚喜。一件特別的東西。」

「回家吃晚餐，比任何你能給她的禮物更特別。」

「不會的，親愛的。這不一樣，我保證。」

他親吻她，朝前門的台子走去。赫爾太太在等候他，一手拿著他的帽子，一手拿著他的公事包。她早從物質組合爐把行步動力器取出，放在門邊等他；動力器夠聰明，知道自己在室內，所以長腿完全垮下，幾乎沒給他任何機械上的便利。海克華斯步上踏板，感覺帶子伸出來抱上他的腿。

他告訴自己此刻還來得及反悔。但一陣紅映入眼睛，他往裡看，見到薇恩娜穿著睡衣偷偷走進走廊，火紅的頭髮四射飛揚，她正準備去驚喜瑄德琳。她的眼神告訴他，她全部都聽到了。他送她一個飛吻，走出家門，心意已決。

巴德接受審訊；儒家司法制度值得一提的特色；他受邀到短碼頭走一段長路。

巴德過去幾天住在戶外監獄，位在低溼惡臭的長江（其他上千名囚犯這麼說）三角洲，或者用巴德的稱法「揚子江」。竹竿圍出監獄的圍牆，每根間隔幾公尺，竿頂上歡樂飄動橘色塑膠帶。另一項裝置又加裝上了巴德的骨頭，這玩意知道界線在哪裡。在界線的另一邊到處可見屍體，屍身上一條條恐怖的血模子痕跡。巴德誤以為這些是自殺，直到他親眼目睹一場私刑過程：一個囚犯據說偷了他人的鞋子，身體被暴民抓起來，像在人群上衝浪的搖滾樂手被人一手接一手從頭頂上送過去，他一路狂亂朝下打試著抓住什麼。等送到了竹竿邊界，他被最後用力一推拋出，身體飛過邊界的無形平面時當真爆炸了。

不過和蚊子比起來，老是在發生的私刑還僅是次要的煩惱。所以當巴德在耳中聽到一個聲音告訴他到大院的東北角落報到，他即刻就去——一部份是因為他想趕快離開這個地方，另一部份是因為，如果他不立刻行動，他們可用搖控把他當場引爆。他們要是叫他直接走到審判室找位子坐下，他也會照做；不過為了正式起見，他們還是派了警察解送他。

審判室在外灘一串老樓之中，是間屋頂很高的房間，佈置不是很華麗。房間一邊有個台子，上面有張舊的折疊桌，一塊紅布覆蓋桌面。紅布上織有金線圖案，一隻麒麟還是龍還是什麼鬼的。巴德不太會辨別神話動物。

法官進來，兩名辦事員之中身形較大的介紹他是方法官。這個大個子、頭圓圓的中國辦事員，身上發出誘人的薄荷煙味。解送巴德到審判室的警佐指指地板，巴德明白他的提示，雙膝一跪，額頭點地。

法官另一個辦事員是位嬌小的美洲亞裔女子，臉上戴了付眼鏡。再也沒人用眼鏡矯正視力了，所以還不如賭那其實是某種「幻視鏡」，讓你看到不在場的東西，譬如像互動情境。不過，當人們不是用來娛樂時，他們會用比較高級的字眼如「現象鏡」。

你可以把幻視系統直接植入視網膜上，就像巴德的音響系統活在他的耳膜裡。你甚至能將遠距感官刺激加在你脊椎不同的關鍵椎骨上。不過聽說這有缺點：有人擔心長期神經損傷，此外，傳言大傳播公司的駭客已經有辦法攻破這類系統的內建防衛，然後在你眼角餘光中不停播放垃圾廣告（甚至跳到他媽的正中央）——即使眼睛閉起也照樣看得見。巴德就認識一個人，不知怎麼感染到一種「迷因meme」會在他視野的右下方角落，一天二十四小時跑印度文的蟑螂屋廣告，直到那個人把自己砍死方休。

方法官意外地年輕，可能還不到四十。他在紅布覆蓋的桌子坐下，開口說中文。他的兩個辦事員站在他身後。一個錫克人在場；他站起來說了幾句中文回答法官。巴德想不出來為什麼有個錫克人在此，不過他也習慣了錫克人在最想不到的地方出現。

方法官用紐約腔的英文說，「『協定』的代表建議我們用英文進行程序。有任何異議？」

出席的還有被他搶的那個人，他一隻手臂看起來很僵硬，不過大體上似乎蠻健康的。他的太太跟他一起。

「我是方法官，」法官繼續說，直視巴德。「你可以稱呼我為庭上。好，巴德，這位鄺明那先生控告你從事某些在海岸共和國視為違法的活動。在我們也簽署的『共同經濟協定』之下，你同時被控以可起訴的行為。這些犯行和我已提及的罪行密切相關，但有點不同。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聽不太懂，庭上。」巴德說。

「我們認為你搶了這個人而且在他的手臂上轟了一個洞，」方法官說，「這是不可以的。瞭了吧？」

「是，先生。」

方法官朝錫克人點頭示意，錫克人會意。

「『共經協』的條例，」錫克人說，「管理各種人際與組織間的經濟互動。偷竊是互動中的一種。傷害是另一種，就其對受害者能力造成影響，使他在經濟上無法供養自己。由於『協定』並不追求統治地位，我們因此和『共經協』簽署者之當地司法系統合作，以貫徹執行這些案子。」

「巴德，你熟悉儒家司法系統嗎？」方法官問。巴德的頭像網球比賽觀眾忽左忽右看來看去已經有點暈了。「我猜你不熟悉。好，雖然中國海岸共和國嚴格來說或模糊來說都不再算是儒家，我們的司法體系依舊採取古典作法——這個體系已經存在了幾千年，我們覺得並不差。大體上這觀念是，身為法官，我實際上扮演好幾個角色：偵探、法官、陪審團，如有需要，也是劊子手。」

巴德聽了，當笑話竊笑，卻發現法官看起來不像在開玩笑。他的紐約作風一開始讓巴德誤以為法官就跟普通人一樣。

「好，擔任我所提到的第一種角色，」法官繼續，「鄺明那先生，請你告訴我你是否認得出嫌犯。」

「就是他，」鄺明那先生說，一根食指對準巴德的前額，「他威脅我，朝我開槍，偷了我的錢。」

「那麼孔太太怎麼說？」法官問。接著，像是對巴德的旁白，他補了一句，「在他們的文化裡，女人不從夫姓。」

孔太太僅是對巴德頷首說，「他是犯罪者。」

「包女士，妳還有什麼要補充？」

嬌小戴眼鏡的女子看著巴德，用帶著德州腔的英文說，「從這個男性的前額，我移除了一具聲控奈米射彈發射器，口語稱為顱槍，裡邊裝有三種火藥，包括用來攻擊鄺明那先生的所謂殘廢彈。『奈米存在質』檢驗了那些子彈序號，和鄺明那先生傷口取出的相同子彈殘片做了比對，顯示出用在鄺明那先生的子彈是從嵌在嫌犯額頭的槍所發射出來。」

「裁了，」巴德說。

「好的，」法官說，伸起一手按摩了一會兒太陽穴。然後他轉向巴德。「你有罪。」

「嘿，我不能為自己辯護嗎？」巴德說。「我抗議！」

「少混蛋，」法官回答他。

錫克人說，「由於犯行者沒有足夠的財產，同時他勞力價值也不足以補償受害者的傷害，『協定』終結對這個案子的關注。」

「知道了，」方法官說。「好吧，巴德，老兄，你有什麼人靠你撫養嗎？」

「我有個女朋友，」巴德說，「她有一個兒子叫哈維，是我的孩子；除非我們算錯日子。我還聽說她懷孕了。」

「是你覺得，還是你確實知道她懷孕？」

「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時，她是懷孕的。那是幾個月以前的事。」

「她叫什麼名字？」

「龍舌蘭。」

「協定」其中一個訓練員——一個年輕的女人——鼻子悶噴一聲，她的手捂著嘴。錫克人則緊咬著唇。

「龍舌蘭？」方法官不可置信地說。看來方法官顯然審判過很多這類案子，很喜歡品味一些有娛樂價值的怪片段。

「租界裡有十九個名叫龍舌蘭的女性，」包女士說，從她的現象鏡上讀取資料，「其中一名三天前生下一個女嬰取名奈洛蒂。她還有一個五歲的男孩叫哈維德。」

「哦，哇，」巴德有感而發。

「恭喜你，巴德，你做爸了，」方法官說。「從你的反應，我估計你對這消息感到十分意外。似乎你和這個龍舌蘭的關係很薄弱，我因此找不到任何應該列入考量的情況來減輕你的刑責。事情既然

如此，我要你從那邊那個門走出去，」——法官指著審判室角落的門——「一直走下台階，從出口出去，過街，你會看到一個伸入江水的碼頭。走到碼頭盡頭，站上紅色的區塊，然後等待進一步的指示。」

巴德一開始試探地移動，但法官不耐煩揮揮手，所以他終於走出門，下樓梯，到了沿著黃浦江的外灘街上，舊式歐洲風格的大樓成排林立。一條行人穿越地道領他從路的下方到真正的江邊，到處擠著散步的中國人，還有把自己拖來拖去的沒腿可憐人。有些中年中國人架設音響放起老舊的音樂，跳著交際舞。這音樂和舞步在巴德人生任何時刻都會讓他覺得古怪到反感，但現在，不知何因，看到這群有些肉肉的、看起來穩定的人們，在彼此臂彎裡溫文地旋轉，令他悲傷起來。

最後他找到了正確的碼頭。當他漫步走上去，他得用肩推擠過一些東方人，他們扛著一個裹著布的長包裹，想趕在他前面先到碼頭。這裡的風景不錯，外灘的舊樓在身後，浦東經濟特區眩目的霓虹牆在對岸爆發，形成繁忙水路交通的背景——多半是鍊在一起很低的平底駁船。

碼頭直到最盡頭才變成紅色，從那裡轉成陡坡入水。地面上塗了層可以抓緊物體的塗料，他的腳因此沒打滑。他回身看向圓頂的法院建築，尋找可以看到法官或他的辦事員面孔的窗子。跟著他走下碼頭的中國家庭，肩扛著長包裹，上面吊著一圈圈花環，巴德現在明白了，布包著的可能是家人的屍體。他聽說過這些碼頭；它們叫做殯葬碼頭。

幾十個通稱為血模子的極精微炸彈在他的血液中引爆。

奈兒學會用物質組合爐；年少輕率；一切都變好了。

奈兒已經比她的舊娃娃床墊還要長了，因此她的哥哥哈維說可以幫她弄個新的。他不經心地說，他已經夠大會做那類事了。奈兒跟著他進廚房，裡邊放了好幾個重要的箱狀物，每個箱門都很突出。箱子有的暖，有的冰，有的有窗子，有的發出噪音。奈兒常常看到哈維，龍舌蘭，或龍舌蘭某個男友，從箱子裡取出煮熟程度不同的食物。

其中一個箱子叫做「M.C.」(matter complier)。它內建在料理台上的牆裡。奈兒拖了張椅子爬上去看哈維操作它。M.C.前面有聲光流晶，意思是會流動圖案，發出聲音，或二者皆有的東西。當哈維用手指戳它跟它說話，小小動畫就會跳起舞。這讓她想起沒有大人在用客廳的大聲光流晶時，她玩的互動情境。

「這是什麼？」奈兒問。

「音像圖示，」哈維酷酷地說。「有一天妳會學會怎麼讀。」

奈兒已經可以認出一部份。

「紅的還是藍的？」哈維氣派大方地問。

「紅的。」

哈維特別戲劇性地一按，然後一個新的音像圖示出現，一個白圓圈裡面有個窄的綠色楔形。楔形越來越大。M.C.放出一段音樂意思是告訴你等一等。哈維到冰箱拿出一盒果汁，也給了奈兒一盒。他鄙視地看著M.C.。「太慢了，簡直可笑。」他說。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供給』很爛，每秒只有幾公克而已。爛透了。」

「我們的供給為什麼爛？」

「因為這是棟爛房子。」

「為什麼是爛房子？」

「因為經濟，所以這是我們唯一住得起的地方。」哈維說。「媽得和所有中國人什麼的競爭，他們沒有自尊，沒錢的工作也幹。所以媽也只好做沒錢的事。」他又看了一眼M.C.，搖搖頭。「太可悲了。在『跳蚤圈』他們有個『供給』，這麼大。」他兩手指尖觸碰用手臂比出個大圓圈。「可是這個大概只有妳小手指那麼細。」

他從M.C.走開，彷彿再也不屑和它在同一個房間。用力吸著果汁盒，他遊走到客廳去進入一個互動情境。奈兒一直看著綠色的楔形越變越大，直到填滿半個圈圈，然後變成綠色的圓圈裡有個白色楔形，越變越窄，最後白楔形消失，音樂進入一個跳躍的結束。

「好了！」她說。

哈維暫停了他的互動情境，大搖大擺走進廚房，戳了戳一個甩開門的動畫。M.C.開始大聲嘶嘶叫。哈維看著她害怕的臉，伸手弄亂她的頭髮；她手捂著耳所以沒法把他擋開。「得把真空放掉，」他解釋。

嘶鳴結束了，門啪地打開。在物組器裡，整齊疊起的是奈兒的紅色新床墊。

「給我！給我！」奈兒叫道，好生氣看到哈維的手在上面。哈維故意逗弄她，然後才把東西給

她。她跑回和哈維一起住的房間，大力關上門。恐龍、鴨寶、彼得和紫紫都在等她。「我幫大家弄了一張新床，」她告訴他們。她抓起舊娃娃床墊，用力舉起丟到角落，然後在地板上很準確地把新床墊打開。它單薄得令人失望，像是毯子而非床墊。但當她把它全部攤開，它發出呼呼的聲音——不會很大聲——像哥哥深夜的呼吸聲。隨著吸氣它跟著變厚，等到完成後，它就跟真的床墊一樣。她手臂一環抱起恐龍，鴨寶，彼得和紫紫，然後為了確保，在床墊上上下下跳了好幾百次。

「喜歡嗎？」哈維打開了門問。

「不要！出去！」奈兒尖叫。

「奈兒，這也是我的房間，」哈維說。「我還得把妳舊的消除掉。」

後來哈維跟夥伴們出去，有一陣子奈兒一人在家。她決定她的小孩們也需要床墊，因此她拉了張椅子湊上料理台，爬到上面，面對M.C.的正前方，試著去讀音像圖示。有很多她都不認得。可是她想起來龍舌蘭不會讀什麼時，她就說出那個字，所以奈兒試著改用說的。

「請得到成人的允許，」M.C.不斷地說。

她終於懂了為什麼哈維使用M.C.用按的不用說的。她在M.C.上按來按去，搞了很久才碰到哈維用來選擇她床墊的音像圖示。一個圖示一男一女睡在好大的床上。一男一女在小一點的床上。一個男的一人一張。一個女孩一人一張。一個嬰兒。

奈兒點了嬰兒一下。白圓圈和紅楔形出現，音樂開始，M.C.嘶鳴，接著打開。

她把墊子在地板上打開，很正式地給恐龍看，它太小還不懂在上面跳上跳下；所以奈兒給它示範了一下。接著她又回到M.C.，給鴨寶、彼得和紫紫都弄了床墊。現在房間大半都放滿了床墊，她心

想如果整個房間就是一張大床墊會有多麼好玩，因此她又做了幾個非常大尺寸的墊子。然後她又幫龍舌蘭和她的男友洛克各做了一張新墊子。

等哈維回來，他的反應在恐怖和敬畏間轉換。「媽會要洛克把我們打死，」他說。「我們得把所有的東西消除。」

來得容易去得也容易。奈兒跟孩子們解釋了狀況，然後幫忙哈維把所有的床墊，除了她自己的，全都塞進消除斗。哈維用盡力氣才關上門。「我們最好希望媽回家前所有的東西都消除掉，」他說。「這要搞上好久。」

後來他們去睡覺，兩個人躺了好一陣子睡不著，深怕聽到前門打開的聲音。可是那天晚上媽媽和洛克都沒回家。第二天早上媽終於出現了，換上女傭的制服，跑去搭往「維佬飛地」的巴士。把她所有的垃圾留在地上沒有丟進消除斗裡。哈維晚一點檢查消除斗，已經空了。

「我們這次算是閃過了子彈，」他說。「妳用物質組合爐的方法一定要小心，奈兒。」

「什麼是物質組合爐？」

「我們簡稱它為M.C.。」

「為什麼？」

「因為M.C.代表物質組合爐，至少他們是那麼說的。」

「為什麼？」

「就是這樣。字母縮寫吧，我猜。」

「什麼是字母？」

「有點類似音像圖示，只不過它們都是黑的，很小，不會動，而且很老又無聊，很難讀。不過你可用它們把長字變成短字。」

海克華斯到達工作地點；造訪「設計工作」；卡登先生的職業。

海克華斯大步走過拱形鍛鐵大門，雨水在他鏡面般的靴尖凝成水珠。小水珠反映出天空銀灰的光，隨著每一步雨珠從靴面滾下滴上行步動力器的踏板，又落到灰褐色的圓石路上。海克華斯小心穿過團團轉的成群某類印度人。他們的硬鞋在圓石子上很難行，他們下巴揚起，免得被又高又白的領子鋸掉頭。好幾小時前他們從印度斯坦——新舟山南方的小島——小小的高層聚居雜樓，他們投幣式住人鎖櫃裡起身。凌晨時分他們滑著自動滑輪鞋、騎著人力車過海進入上海，可能賄賂了一些警察，一路來到連接上海和新舟山的跨海堤道。機械面向系統股份有限公司知道他們的來臨，因為他們每天都來。公司本來可以在接近跨海堤道的地方，甚至在上海市，設立雇工辦公室。但公司喜歡找工作的人大老遠到主園區填寫申請。走這一趟的麻煩，會阻止意願不強的人前來，而且這群永遠存在的人——像八哥鳥飢腸轆轆看著野餐——提醒所有運氣好有工作的人，還有別人等著取代他們。

「設計工作」在很多方面出乎原建築師們的構想而很像大學校園。如果校園是爬滿青藤的巨大哥德式建築形成的綠色四方陣，那麼這是個校園。不過，如果校園也是某類工廠，廠裡大多數的人成行成列坐在大而沈悶的房間，整天做同樣的事，那麼「設計工作」也因此是個園區。

海克華斯繞道經過莫可院。像大部份的「設計工作」，莫可院是非常大的歌德式建築。拱形的天花板上裝飾以油彩在灰泥上繪出的硬體壁畫。由於整棟建築，除了壁畫之外，都是從「供給」一路生長出來，所以更容易的作法是在屋頂天花板內建聲光流晶，播放可以時常更換的軟體壁畫。但是新維多利亞人幾乎從來不用聲光流晶。硬體藝術要求藝術家的完全投入，作品只能一氣呵成，如果搞砸了，你就得一輩子接受後果。

壁畫的主畫面是一群神經機械控制的小胖天使，每一個肩負著一個球形原子，聚集在進行中的主要工程，那是好幾百個原子組成的對稱放射式結構，可能有意看起來像軸承或馬達。籠罩在一切之上，是一個非常巨大的白袍工程師，比例顯然不對，他的頭上繫著一個單眼奈米現象鏡。其實沒人用這種單目鏡，因為得不到深度感，不過在壁畫上感覺很好，因為你可以看到工程師另一隻眼睛，鋼鐵藍，瞳孔放大，像阿雷西波的鋼鐵眼睛掃瞄無垠（註：Arecibo 位於波多黎哥的阿雷西波市附近山谷的天文台，其無線電波望遠鏡是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單碟片望遠鏡）。工程師一隻手撫弄上了蠟的鬍子。另隻手伸入奈米操控器，透過發亮的視覺錯覺技法的輝煌濫用，清楚看出那群背負原子的小天使都是跟著他的調子起舞，像小河仙女之於工程師的海神。

壁畫四角佔據著各式各樣充數的圖像：左上角是費曼（Richard Feynman），卓克斯勒（Kim Eric Drexler）和莫可（Ralph Merkle），以及陳、辛克和芬柯——麥可羅休憩在一個神聖的巴克球上（buckyball 一九八五年在鑽石和石墨之外，發現的第三種純碳分子。其球形結構有如建築家巴克敏斯特·富勒所設計的測地線圓屋頂，因此以巴克之名命之。其中C₆₀結晶形狀類似足球），有的在讀書，有的指向進行中的工程，姿態彷彿是在給予建設性的批評。右上角是維多利亞女王二世，即使她坐的鑽石王位十分華俗，

她還是看起來頗崇高。作品下方邊緣擠了一堆小人物，多半是兒童，以及偶而出現備受折磨的媽媽，他們以時間順序排列。最左邊是過往世代的靈魂，出現時間太早沒來得及享受奈米科技的好處，（不是很明顯的表示，但多少殘忍地暗示）他們的死因已經過時，例如癌症、壞血病、鍋爐爆炸、列車出軌、開車槍殺事件、大屠殺、閃電奇襲、礦坑坍塌、種族屠殺、核熔燬、帶剪刀奔跑、吞通樂、用煤餅升火暖冷房子，還有被公牛戳死。不可思議地，他們沒有不高興；他們都在觀看工程師和他的小天使工作隊的活動，從中央流出的光照亮他們讓人想撫摸的振奮臉龐，在原子落下指定位能阱（potential well）結合的能量，會把他們一一解放（這是凡事看字面意義的工程師海克華斯假定的。）

中間的兒童背對海克華斯，僅看得到他們抬頭往上看朝光舉起手臂的輪廓。最右下的小孩們平衡起左下角的天使；這些是還沒出生的兒童靈魂，尚未獲益於工程師的傑作，不過他們的確看起來渴望越快出世越好。他們的背後是波浪起伏的發亮簾幕，很像曙光，但其實是坐在王位上維多利亞二世流動裙子的延伸。

「對不起，卡登先生，」海克華斯說，儘量壓低聲音。他曾在這裡工作過幾年，因此明白這裡的禮儀。一百個設計者坐在院裡，整齊排列成行。頭上都包著現象鏡。知道海克華斯在院內的只有監督工程師杜瑞克，他的副手朱、狄貴多和貝葉利，以及在周邊各自崗位挺立的倒水男孩和信差。驚嚇到工程師是很糟糕的行為，所以你接近他們時聲響要大，然後輕聲說話。

「早安，海克華斯先生，」卡登回答。

「早安，狄米垂斯，慢慢來。」

「請等我一下，先生。」

卡登是左撇子，他的左手在一個黑手套裡。微小到看不見的嚴密結構、馬達、位置感應器和觸覺刺激器形成的網路交織在手套中。感應器會紀錄他的手的位置、每個指節是怎麼彎曲的等等。其他的裝置是讓他感覺好像在觸摸真的物體。

手套的動作限制在大約半徑一個腕尺的半球範圍；只要他的手肘放在或靠近舒服的人造橡膠靠墊上，他的手是自由的。手套連在極微小的金屬線網上，來自工作站到處都有的纖維製造機。纖維製造機的作用像有馬達的卷軸，把鬆弛的部份拉緊，有時候模擬外在力量把手套左右拉扯。其實它們不是馬達而是小金屬線工廠，需要線時能生產出來，當鬆落的線必須拉緊，或線要被拉扯時，再把線吸進去然後消化。為了安全，每條線被直徑幾公釐的手風琴袖鬆鬆包起，以免訪客把手伸進看不見的線而削掉手指。

卡登在操控幾十萬個原子組成的精緻結構。海克華斯看到是因為每一個工作站有聲光流晶，提供使用者所看到的二度空間的影像。這樣監督者在通道走上走下，一眼就能掌握每個員工在做什麼。

對海克華斯而言，這些人使用的結構體積大到令人痛苦，雖然他自己也用了幾年。莫可院的人都在做大眾消費市場的產品，大體上這類東西不是很難做。他們和處理工作重覆層面的大軟體程序有共生的工作關係。這是設計產品的捷徑，針對變幻無常，易受影響的消費者市場十分必要。但這麼設計出的系統，最後都變得巨大無比。一個自動的設計系統，總是多丟進一些原子讓東西運作起來。

在這院裡的每一個工程師，設計著那些奈米科技烤麵包機和吹風機，都希望有海克華斯在「預約定製」的工作，在那裡整體的優雅和諧是標準也是目標，沒有一粒原子被浪費，每一個次系統都是為手上的工作特別設計。這種工作需要直覺和創造力，而這兩項特質在莫克院既不洋溢也不受鼓勵。不

過，有時候在打高爾夫、唱卡拉OK、品雪茄時，杜瑞克或其他主管會提及某個年輕人好像很有希望。

由於海克華斯目前的【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計劃，經費來自亞歷山大·忠植·芬柯——麥可羅大公，所以錢完全不是問題。大公不會容忍任何偷懶取巧，因此每個物件都是「預約定製」能做到的最先進，每個原子都是有用意。

即使如此，為啟蒙瓊林所創造的電源供應並沒什麼特別有趣的。依舊是電池，與玩具到飛船用的電池同類。因此海克華斯把這部份工作分出給卡登做，就是想看看他是否有潛力。

卡登戴了手套的手振動中進行探測，像黏在黑蛛網上的蒼蠅。從連接在他工作站的聲光流晶螢幕，海克華斯看到卡登抓著一個中型（以莫可院的標準）次組合，想必是屬於一個較大的奈米系統。

這類現象鏡所用的標準色彩配置，綠的是碳原子，黃色是硫，紅色是氧，藍色是氫。卡登的組合隔了一段距離看，基本呈現土耳其玉的顏色，因為多半是碳和氫，而且海克華斯的視點很遠，所以成千的各別原子全都混到一起。這是長而直的桿子高高低低組成的矩陣，每根桿子以正確的角度搭在彼此之上。海克華斯認出這是推桿邏輯系統（rod logic）——機械計算機。

卡登想把它和某個更大的部份卡到一起。從這一點海克華斯推測自動組合過程（卡登應該最先試的）不是很順利，所以現在卡登想用手把這部份定位。這個作法修不好出錯的部份，但從那些金屬線傳到他手上的遠距感官刺激反饋，可以讓他洞察到哪些桿子和哪些孔排在一起，還有哪些沒有。這是對工作直覺式的作法，是皇家奈米科技學院教授憤怒禁止的方法，卻是海克華斯聰明又調皮的同事愛採用的。

「好了，」卡登終於說，「我知道問題在哪了。」他的手放鬆。聲光流晶上，次組合組以自己的

動力從主體飄移走，然後慢下來，停止，開始被微弱的凡得瓦爾力（van der Waals force）所吸引往回落向主體。卡登的右手放在一個小和弦板（chordboard）上；他拍了下凝住模擬鍵，然後，海克華斯滿意地注意到，他在鍵盤上摸索了一會兒，打入一些記錄。此時他從手套中取出左手，拉下綁在頭上的裝備，裝備的帶子和墊子在他絨髮上留下清楚的印記。

「這是那種智慧化妝術嗎？」海克華斯問，朝螢幕點點頭。

「是再下一步，」卡登說。「遙控。」

「怎麼控制？通聲道？」海克華斯說，指的是「通用聲音辨識介面」。

「是的，先生，是智慧化妝的一個專業化變種，」卡登說。然後壓低了聲音，「據說他們針對皮膚電流反應，脈動，呼吸等等，考慮在化妝品裡面加入奈米感受體（nanoreceptor），這樣可以反應出化妝者的心情。不用我說，這個外表妝飾問題暗藏一道下層逆流會將他們拉到深而澎湃的哲學水域……」

「什麼？化妝品哲學？」

「想想看，海克華斯先生——化妝品的功用是要反應人的心情——或者精確地不做反應呢？」

「我已經在這水中沒頂了，」海克華斯承認。

「你會想知道『倫西波』的電源供應，」卡登說，用繪本啟蒙瓊林的代號稱之。卡登不知道「倫西波」是什麼，僅知道它需要相對上壽命更長的電源供應。

「是的。」

「你要求的修正已經完成。我進行了你指定的測試，再加上我想到的一些試驗——全部都記錄在

此。」卡登抓起他桌子抽屜上沈重的黃銅一類把手，微停不到一秒等建入的指紋辨視邏輯進行辨認。抽屜自行解鎖，卡登拉開露出裡邊各式各樣永恆的辦公室抽屜雜物，其中包括幾張紙，空白的，印了東西的，寫了潦草幾行字的，還有一張白紙，上方僅有卡登以製圖員工整字體大寫出的「倫西波」。卡登把這個拿出，對它說，「狄米垂斯·詹姆士·卡登，將所有特權移交給海克華斯先生。」

「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收到，」海克華斯說，從卡登拿過紙頁。「謝謝你，卡登先生。」
「不客氣，先生。」

「封面頁，」海克華斯對紙頁說，然後它出現圖案和文字，圖案動了起來——一個機械面向系統的示意圖不斷循環。

「希望我的問題不會太魯莽，」卡登說，「你就要組合倫西波了嗎？」

「非常可能就是今天，」海克華斯說。

「如果有任何小故障，請隨時告訴我，」卡登禮貌性說一聲。

「謝謝你，狄米垂斯，」海克華斯說。「折起來，」他對紙張說，然後紙張自行整齊三折。海克華斯把它放進外套裡邊的前胸口袋，走出了莫可院。

奈兒和哈維家境的細節；哈維帶回一件不可思議的東西。

每當奈兒的衣服變得太小，哈維就把舊衣服丟進消除斗，然後叫M.C.再做件新的。有時候，如

果龍舌蘭要帶奈兒去別的地方和其他母女見面，她使用M.C.幫奈兒做件特別的衣服，上面有蕾絲和蝴蝶結，這樣其他媽媽會覺得奈兒多麼特殊，龍舌蘭是多麼愛她。小孩們坐在聲光流晶前看被動劇演出，媽媽們坐在附近聊天，偶而也看看聲光流晶。奈兒聽著她們說話，尤其當龍舌蘭說話時，不過她不是真的聽懂所有的字。

因為龍舌蘭老愛反覆講，所以奈兒知道龍舌蘭懷她時，用了一種叫做「自由機器」的玩意——一個住在妳子宮的「蠕蟲」，能逮住卵子然後吃掉它。維多利亞人不相信這一套，不過你可以從中國人和印度斯坦人那兒買到，當然，那些人是毫無顧忌的。妳永遠無法知道它們是否早被耗盡沒了用，這就是龍舌蘭懷上奈兒的原因。有一個女人說妳可買一種進到裡面把胚胎吃掉的特別「自由機器」。奈兒不知道胚胎是什麼，不過所有女人顯然都很清楚，而且覺得這種事只有中國人和印度斯坦人才想得出來。龍舌蘭說那種「自由機器」她很清楚，是怕它會很噁心所以才沒用。

有時候龍舌蘭從上班的地方帶回來幾塊真的布，她說那些有錢的維多利亞人反正不在乎。她從不讓奈兒玩，所以奈兒不知道真的布和從M.C.出來的有什麼不同。

哈維有一次找到一塊碎布。他們住的租界有自己的海灘，哈維和他的朋友喜歡一早到那兒探勘，看看有沒有東西從上海漂來，或者被維佬從新亞特蘭堤斯飛地自家廁所沖下來。他們真的在找的東西是有伸縮性、滑手的「奈米棒」碎片。有時候奈米棒是保險套的形狀，有時是用來包裹東西防蠕蟲破壞的較大塊狀。總之，這些零碎奈米棒收集起來，可以賣給知道怎麼清理乾淨的人，然後一片片連結成一體，用來做成保護衣或其他形狀。

哈維不吭一聲把布塞進鞋子，一拐一拐走回家，沒跟任何人說。那天晚上奈兒躺在紅床墊上，被

淺夢裡的怪光所擾，最後終於醒來，看到屋子裡有個藍色怪獸：原來是哈維蒙在毯子下用光筒在做什麼。她非常慢慢地爬出來，小心不驚擾到恐龍，鴨寶，彼得和紫紫，然後把頭塞進毯子下，發現哈維咬著光筒，用一對牙籤在弄什麼。

「哈維，」她說，「你在弄蠅晶嗎？」

「沒，笨蛋。」哈維聲音極輕，牙咬著小小扣子狀的光筒，含糊說話。「蠅晶小多了。看吧，妳自己看！」

她往前再爬近一些，被好奇心也被溫暖和安全感所吸引，然後看到一片柔軟斑駁咖啡色的東西，一邊有幾公分寬，邊緣毛毛的，放在哈維疊坐的腳踝上。

「那是什麼？」

「神奇的東西。看著，」哈維說。他用牙籤拉扯，把什麼挑鬆了。

「它有線掉出來！」奈兒說。

「噓！」哈維用拇指指甲緊壓住線頭開始拉。看起來很短，但越拉越長，而且布料的毛邊振動得太快看不清，最後織線完全鬆脫。他舉起線檢視，然後讓它飄下一堆一樣的織線上。

「它有多少？」奈兒問。

「奈兒，」哈維說，轉過臉對著她，這會兒光照在她的臉上，他的聲音從光亮中出現有如聖靈降臨，「妳搞錯了。不是說這東西有線在它裡面——它就是線。線上上下下交在一起。如果妳把所有的線拉掉，什麼都沒了。」

「是蠅晶做出來的嗎？」奈兒又問。

「這東西做出來的方式，那麼數位，每根線從別的線上面下面走過，還有這些從別的上面走過又穿過下面，」哈維停頓一會，這玩意非人類的勇猛，全然混雜的參考架構已超過他頭腦的負載。「非得是蠟晶不可，奈兒，沒別的能做到這樣。」

亞特蘭堤斯／上海的安全保護措施。

亞特蘭堤斯／上海佔據新舟山最崇高的百分之九十陸地面積——大約海拔一英哩高的內陸高原，那兒空氣比較清涼乾淨。美麗的鑄鐵圍牆標示出部份界線，但真正的邊界防衛者是「狗群網格」——一窩蜂的半自主「氣流飛體」。

「氣流飛體」指的是任何懸在空中的玩意。在這個時代這是很簡單的把戲了。奈米科技材料日益堅固。電腦小到無比。電源供應更加有力。要做到不比空氣輕幾乎反而還難。真正簡單的東西譬如包裝材料之類——基本上，廢棄物的組成物——彷彿無重量地到處飄浮；飛機駕駛在海拔十公里處飛翔時，已經習慣看到丟棄的空購物袋忽然衝過他們的擋風玻璃（然後被他們的引擎吸進去）。如果從低地球軌道往上看，大氣層的上層如今看起來像飄著頭皮屑。「協定」堅持所有東西一定要做得比所需還要重，這樣東西才會下落，能被紫外線剝蝕。但有些人違反協定要求。

既然做出飄浮在空氣中的東西很容易，那麼再加個空氣渦輪也不會太過分。那只不過是個小螺旋槳或者一連串的螺旋槳，架設在氣流飛體身上做出的管狀孔裡，把空氣從一端吸引進來，再從另一端

逼出去以製造推進力。一個建有好幾個推進器的元件，每個推進器對著不同的軸心會使元件保持在一定位置，或者真的在空間中航行。

每一個狗群網格裡的氣流飛體是一個符合空氣動力的鏡面淚珠，最寬處僅容得下一個乒乓球。這些珠體被程式設定以六角點陣懸在空間，最接近地面的離地約十公分（擋得了狗卻擋不了貓，所以稱為「狗群」），越高則越分開。依這方式在新亞特蘭提斯飛地的神聖領空，描繪出一個半球狀的圓頂。當風颳起，珠體全都像風信標在風中旋轉，推擠之中網格也一時變形；但全體最後都會像逆流而上的小鯉魚，推進著空氣渦輪努力歸位。渦輪發出薄弱的嘶嘶聲，像刀片切著空氣，如果乘上聽力範圍內的珠體數目，會產生不太愉快的環境氛圍。

珠體跟風搏鬥夠久電池也會消耗。這時它會游到鄰居那兒插進去。兩個像蜻蜓在半空中交合，弱的從強者得到能量。這個系統裡還有叫做護土蜂的大號氣流飛體，它們在網格裡飛來飛去隨機選擇珠體，然後丟下大量的能量，再由這些珠體把能量分給它們的鄰居。如果一顆珠體覺得自己機械出了問題，它發出訊息，然後一個全新的珠體從維多利亞之泉下的「皇家安全」裝置飛出解除它的職務，讓它可飛回家被分解掉。

無數的八歲男孩發現，你爬不上狗群網格因為珠體沒有足夠的推進力支撐你的體重；你的腳會把第一個珠體踩進地面。珠體會盡力掙脫，可是如果它陷進泥裡，或推進器壞掉，另一個珠體就得出來取代它。同樣道理，你可以把任何珠體從它的位置摘下帶走。海克華斯少年時幹過這事，他發現珠體離原來位置越遠越燙，同時一直用省略的軍事用語禮貌提醒，最好放掉它，要不然就會遭受略做警示的後果。不過現在你可以隨興偷個一兩個，新的就會過來取代；當珠體一想通它們不在網格裡，便自

行破壞即刻變成紀念品。

友善的作法並不代表損害網絡的行為被忽視或者認可。任何時間你都可以推開幾個珠體穿過網絡——除非「皇家安全」告訴珠體電擊你或把你炸成肉塊。如果是這樣，他們在執行之前會禮貌警告你。氣流飛體即使在比較被動的狀態仍然在聽在看，因此任何穿過狗群網絡的人與物都立刻成為媒體明星，在「皇家聯合軍隊指揮中心」擁有上百穿制服的影迷。

除非是微形的。現今微形入侵者更形威脅。先舉個例子，「紅之死」，又名「七分鐘特餐」，是一個極小的空氣動力膠囊，在撞擊下爆開放出近千個血球大小物體，俗稱血模子，然後進入受害者的血液。通常一個人身體裡所有血液每七分鐘循環一次，所以在這七分鐘間隔裡血模子會亂數分佈在受害者的器官和四肢。

血模子形狀像阿斯匹靈藥片，除了上下部份加了圓頂以抵擋環境壓力；因為血模子裡是真空的，一如大多數奈米科技元件。裡邊有兩個離心分離機，在相同的軸心上反方向轉動，避免這單位像陀螺儀般動作。這個裝置可用不同方式觸發，最原始的是簡單的七分鐘炸彈。

爆炸解除連結兩個離心分離機的結合，因此上千個「彈道分子」突然朝外飛出。封殼很容易瓦解，每個「彈道分子」踢出一道衝擊波，一開始不可思議沒造成什麼毀損，追蹤窄的線性干擾，偶而把骨頭打掉一塊。不過很快地它們速度降到接近光速，這時衝擊波層層疊上衝擊波造成音爆。然後所有的傷害一起發生。全看離心分離機初始的速度，全面傷害會發生在與爆炸點不同的距離內；幾乎所有在音爆範圍之內都沒事，但所有接近的都變成漿；這就是血模子名稱的由來。受害者發出大大一聲鞭響，一些殘片從他或她的肌膚迸出，在空中音障之外落下。吃驚的目擊者轉身剛好見到受害者混

身發出亮粉紅。血紅的月牙形突然在全身出現；這些標示出爆炸表面的幾何交點，對鑑識派是一大恩賜，他們對照可放在口袋使用方便的參考卡片，從血印認出是哪一種血模子幹的。受害者此刻不過是沒分別的漏血大肉袋，當然，無一倖存。

這類發明引起人們擔心甲級國族可能偷偷摸摸將幾百萬致命元件送入乙級國族的人民體內，提供科技上最甜美可能的新手段，成就自古以來要把整個社會立刻變成肉泥的陳腔濫夢。這類的侵襲真的發生過幾次，也舉行過幾次集體蓋棺葬禮，但數目不算多。這類元件很難控制。如果某人吃喝下一個元件，它會進入他們的身體，但也可能進入食物鏈中，最後再生循環進入你喜歡的人的體內。但最大問題來自宿主的免疫系統，它會導致身體組織異常忙亂而提醒目標受害者。

身體上有用的也能應用到別處，因此各國族現在都有自己的免疫系統。在奈米的等級，堅不可摧的防禦盾牌概念失效；現在須要去侵入「分子間連續碰撞的平均自由路徑」(mean free path)。一個防禦周密的飛地，四周被空中緩衝區圍繞，緩衝區裡充滿「免疫分子」——微小的氣流飛體被設計去尋找並毀滅入侵者。在亞特蘭堤斯／上海，這緩衝區從不淺於二十公里。最裡邊的一圈是狗群網格內外兩側的綠色地帶；外圈叫做「租界」。

租界總是霧濛濛的，因為所有在空中的「免疫分子」都是會使水蒸汽凝結的核心。如果你小心凝視霧，集中目力在你鼻子前方幾吋的一點，你會看到它像好多微形搜尋光閃動著，因為「免疫分子」用雷射光達(LIDAR)掃過空間。雷射光達就像雷達只是它用較小的波長，人類眼睛剛好看得見。這閃動的小光證明微形無畏艦在霧中毫不留情地獵殺彼此，就像潛水艇和驅逐艦在北大西洋的黑水裡互相捕殺。

奈兒注意到奇怪的事；哈維說明一切。

一天早晨奈兒望出窗外，看到世界變成鉛筆蕊的顏色。車子、人力車、四足動物，甚至動力滑輪行人，在行過時都留下激烈的漩渦。

哈維整夜在外，回到家時奈兒看到他嚇得尖叫，因為他變成碳色的鬼魂，臉上有兩個恐怖的瘤。他撕下一個過濾面具，露出下面灰粉紅色的皮膚。他對她露出白牙，然後開始咳嗽。他咳得很有方法，從最深的肺部變出混結的痰塊，然後吐到馬桶裡。他不時停下來呼吸，喉嚨發出微弱的哨音。

哈維沒解釋他怎麼了，只是搞著自己的東西。他旋鬆面罩上鼓鼓的東西，從中拿出黑色玩意丟到地上，黑東西濺出小小的黑塵暴。他用幾個他從奈米棒包裝弄下的白色東西取代丟棄的黑物。不過等到他做好，白東西上已佈滿他的黑指印，螺旋紋、斗紋看得一清二楚。他拿起奈米棒包裝對著光看了一會。

「早期協定標準，」他啞聲說，把包裝扔向垃圾筒。

他接著把面罩貼上奈兒的臉，整理帶子環住她的頭，拉緊。她的長髮夾在扣環上扯痛了，但她的抗議被面罩消音。現在呼吸要費些力。吸氣時面罩壓著她的臉，呼氣時發出咻咻聲。

「戴著，」哈維說。「這會幫妳擋掉調色劑。」

「什麼是調色劑？」她咕嚕說。字沒穿出面罩，但哈維從她的眼睛猜到她的話。

「蠕晶，」他說，「總之他們在『跳蚤圈』是這麼說的。」他從面罩上撿起一個黑色的東西，用指尖將它彈出。它冒出一股灰燼般的雲，像一滴墨水滴入杯中，然後在空中不升不降保持懸浮。光

在中間閃動像仙塵。「看吧，到處是蠕晶，一直都是。它們用閃光跟彼此說話，」哈維解釋。「它們在空氣中，在食物和水裡，到處到在。這些蠕晶應該遵守規則，這些規則叫做協定。很久很久以前本來有協定說它們應該對你的肺有益；如果吸進身體，它們應該分解成無害的碎片。」哈維在這裡暫停，戲劇性地召喚出又一口烏黑的濃痰，奈兒猜測裡邊一定游著安全蠕晶的屑屑。「但是有人有時候破壞規定，不遵守協定。而且我猜如果空氣中有那麼多的蠕晶，都在你肺裡面分解，百萬個——數目上百萬的話，安全的也變得不安全了。不過總之，『跳蚤圈』的人說，有時候蠕晶跟蠕晶會開戰。像說有人或許在上海做出不合協定的蠕晶，用他的物質組合爐做出一大堆，過水送到新亞特蘭堤斯飛地去探查維佬，或者甚至傷害他們。然後有些維佬——他們的『協定執行組織』傢伙——又做出蠕晶去找到那個蠕晶，把它殺掉，這樣它們就打起來了。今天發生的就是這種事，奈兒。蠕晶跟別的蠕晶大戰。這種灰塵——我們叫它調色劑——其實是所有那些蠕晶的屍體。」

「它們什麼時候打完？」奈兒問，但哈維又進入一陣狂咳聽不見她。

最後哈維站起來，綁了一條白色的奈米棒在臉上。在他嘴上的那一點立刻變成灰色。他從他的蠕晶槍退出用過的槍匣，放入新的。蠕晶槍的形狀像槍，但它吸入空氣而非射出東西。你加裝形狀像鼓的匣，裡邊充滿像手風琴打摺的紙。當你啟動它，透過紙吸氣時——但願也吸入蠕晶——它發出小小的呼呼聲。蠕晶會卡在裡邊。「得走了，」他說，試扣了扳機幾次。「誰知道會找到什麼。」然後他走到出口，一路留下黑色調色劑足印，渦形打漩的氣流在他身後將調色劑一擦而淨，好像他未曾從那走過。

海克華斯組合【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所使用科技的細節。

「預約定製」是山上的一幢維多利亞建築，有一條街那麼長；到處是側廳、角樓、中庭、微風習習的走廊。海克華斯尚未資深到給予角樓或陽台的地位，不過他的窗子望出去有梔子花和黃楊木的花園景觀。坐在辦公桌前，他看不到花園卻聞得到，尤其是風從海上吹來時。

「倫西波」以一疊紙的模樣摺在他的桌上，大多數簽了他的全名，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他打開卡登的文件。小小的工業時代卡通動畫還在跑動。卡登蠻自得其樂的。沒人因為選擇加強的照相寫實主義而被開除，不過海克華斯個人的簽名卻像是直接取材自十九世紀專利申請書：白底黑字，近乎精微的交叉影線暗示出深淺灰階，邊緣有點不平滑的老派印刷字體。顧客為之瘋狂——他們總是把這圖樣在他們客廳的聲光流晶上放大。卡登領會到這細節。他用相同風格做出他的圖樣，因此他奈米電池就像愛德溫時期無畏艦的齒輪傳動系統（gear train）在頁面上軋軋進行。

海克華斯將卡登的文件放在「倫西波」的最上，然後把整疊紙在桌上摺了幾次，基於某種迷信一定要讓文件看起來很整齊。他拿到他辦公室窗前的角落，那兒有件腳伏最近推來的新傢俱，齊腰高的黃銅腳輪櫻桃木櫃，上面一個拋光黃銅機械裝置——文件自動閱讀機，送紙盤可隨時裝卸。後面有個小門露出一個「供給埠」，一公分大小，一般家庭電器用的那種，在重工業應用上卻異常無力，尤其考慮到這個櫃子裡裝著世界上力量最強大的電腦——五CC的「預約定製」推桿邏輯。它用到十萬瓦的電力，透過「供給」的超導體部份輸入。這電力必須被消散，要不然電腦會燒成灰，連帶葬送房子的大部份。除掉能量比較是工程學而非推桿邏輯的事。最新的「供給」協定有個內建的解決方法：一

個可以從「供給」取出冰的設計，一次一微形塊，然後送出溫水。

海克華斯把文件疊放進上面的輸入盤，告訴機器組合「倫西波」。閱讀機短暫抓住每一頁的邊緣讀取內容時，機器發出嗡嗡洗紙牌聲。一根有彈性的「供給線」從牆壁出來進入櫃子後方，隨著電腦吸入極大量的超音速冰然後噴回溫水，像達到高潮般一會兒痙攣一會兒僵直。一張新紙在櫃子輸出盤出現。

文件的頂端寫著，「倫西波一點零版本——組合細節詳述。」

文件上唯一的另一樣物件是最後的完成品圖樣，以海克華斯招牌的仿雕板風格畫出，看起來就像一本書。

走下「預約定製」中央最大的中庭螺旋梯，海克華斯思索著他即將要犯的罪。現在要回頭完全太晚了。幾個月前他居然沒記住在什麼場合就無意識做下決定，讓他焦躁不安。

雖然「預約定製」是設計公司而非製造公司，它還是有自己的物質組合爐，包括幾個蠻大的，大約一百立方公尺。海克華斯保留了小一點十分之一立方公尺的桌上型款式。用這些組合爐必須做記錄，因此他先報出自己的身份和計劃名稱。然後機器接受了文件的邊緣。海克華斯告訴物質組合爐即刻開始，接著透過純鑽石的透明牆，看進裡邊分子秩序完美的環境。

宇宙是無秩序的混沌，唯一有趣的是有組織的反常現象。海克華斯有一次帶家人到公園水池划船，黃色船漿的末端旋轉出緊湊的漩渦，然後薇恩娜，她在澡盆和無數飲料潑灑的實驗中教會自己流體物理，要求解釋為什麼水中有洞洞。瑄德琳抓住薇恩娜連身裙的腰帶，女孩探身出船舷上緣，用手去感覺那些漩渦希望能了解。其餘不過是一池無特殊動靜的水，一點都沒趣。

我們忽視外太空的黑暗，卻會留意星星，尤其當它們羅列成星座。「像空氣一樣普通」意指沒有意義的東西，但海克華斯知道當薇恩娜晚上睡在自己的小床，在月光下發出銀光，她吸進的每一口氣被她的身體用來製造皮膚、頭髮和骨頭。空氣變成薇恩娜，而且值得——不，要求——被愛。使物質秩序化是生命唯一竭力去做的事，不管是洪荒海洋裡一團混亂的自我複製分子，或者將雜草變成衣服。英國蒸汽動力工廠，或者薇恩娜躺在床上將空氣變成薇恩娜。

一頁紙約有十萬個毫微米那麼厚；在這個跨距裡可以放入三分之一個百萬原子。智慧紙是由夾在兩面聲光流晶之間極微型計算機的網路所構成。聲光流晶是能從一處到另一處改變顏色的東西；兩面聲光流晶佔去智慧紙三分之二的厚度，留下中間間距足夠容下十萬個原子厚的結構。

在這個狀態，光和空氣很容易侵入，因此所有的機器都在空泡裡——反光鋁膜包覆的真空巴克結構，這樣才不會一曝曬在陽光下就引起全面內爆。這些巴克球的內部，結構有點像分子秩序完美的環境。讓紙變得有智慧的推桿邏輯就在這裡。每一個球型電腦，靠著一組組靈活的推桿，跑過被抽空的柔韌巴克管，和東南西北四方的鄰居連結，如此一來整體紙張變成由十億個分離處理器組成的平行計算機。各別處理器沒有特別聰明或快速，而且很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因此典型的狀況下只有小部份在工作。不過即使有這些限制，智慧紙還是一個功能強大的圖形電腦。

即便如此，海克華斯思索，卻完全不及「倫西波」。「倫西波」的紙頁厚些，計算機械更密集，每張大頁折四次變成十六頁裝訂單元，總共三十二個裝訂單元用書脊合成一冊，這書脊除了防止書散開外，還是巨大的交換系統和資料庫。

雖然將它設計得很強健，但還是得從分子秩序完美的子宮生出來，一個純鑽石真空室，內有一座

初始物質組合爐。鑽石被塗了某種物質，只能讓可見光譜中力量最差的紅光通過；標準工程慣例要避免惰性紅光子都破壞得了的脆弱分子結合。因此你能從窗子看到自己作品雛型的生長——很不錯的最後安全防線。如果你的編碼錯誤百出，設計越變越大，有粉碎鑽石室牆壁的危險時，你總是可以關掉「供給線」，用這類可笑的低科技權宜之計直接停止組合爐。

海克華斯並不擔心這些，不過他還是在觀看成長的初始階段，因為總是十分有趣。一開始是空室，在微弱的紅光中發亮的鑽石半球體。在地板塊的中央，看到一個八公分「供給」的裸露剖面，中央一個真空管被眾多小一點的線路所圍繞，每一根線路都是一細細微的運送帶，運來奈米機械的基石——單一原子，或數個原子連成的便利模組。

物質組合爐是在「供給」終端的機器，在程式的指示下，從運送帶一次摘取一分子，然後把它們組合成更複雜的結構。

海克華斯是寫這程式的人。「倫西波」是他寫的程式。這程式是由數個次程式組成，每個次程式分開在不同的紙上，在幾分鐘前，海克華斯辦公室功能極其強大的電腦才把它們組合成一個完成的程式，用物質組合爐可以理解的語言寫出。

一股透明薄霧在「供給」終端凝聚，像過熟草莓上的黴。薄霧越來越濃，出現形狀，有些部份高出其他部份。它離開「供給」線路在地板上分散開，直到填滿自己的足跡：半徑十二公分的四分之一個圓形。海克華斯一直看到他確定是書的上緣從那裡邊生出才離開。

在這個實驗室一角立著一台複製機的進化版。這機器可以接受任何紀錄下來的資料，然後變形成別的東西。它甚至能銷毀資料，並且證實資料確實被銷毀，這對「預約定製」猜疑心有點過強的環境

很有用。海克華斯把內有組合「倫西波」編碼的文件交給複製機去銷毀。有憑有證。

製作完成，海克華斯釋放真空，掀起紅色的鑽石圓頂。完成的書站在將它擠壓出的系統之上，系統一接觸到空氣立刻變成一堆垃圾。海克華斯右手拿起書，擠壓器拿在左手，然後把擠壓器丟進垃圾筒。

他把書鎖進辦公桌抽屜，拿起他的大禮帽、手套和手杖，踩進他的行步動力器，朝跨海堤道走去。目的地，上海。

奈兒和哈維一般生活狀況；租界；龍舌蘭。

如果你走下海灘，就會看到對岸的中國。那邊的城市，有摩天樓的叫浦東，之後是上海。哈維有時和朋友去那裡。他說上海比你能想像的還要大，又舊又髒，到處是奇怪的人和景象。

他們住在L. T.，據哈維說，這是租界（Leased Territories）用字母拼出來的縮寫。奈兒已給知道租界的音象圖示。哈維也教了她「魅力」的圖示，這是他們所住地區的名稱。圖示是一個公主用小棒子朝一些灰房子灑下金色點點，這些房子在金點碰到時變得黃澄澄。奈兒以為那些點點是蠟晶，但哈維堅持蠟晶小到看不見，還說那小棒子是魔杖，點點是仙塵。總之，哈維逼她記住這個音象圖示，這樣如果她哪天迷路，她可以自己找路回家。

「不過妳打電話找我還是比較好，」哈維說，「我會過來找妳。」

「為什麼？」

「因為外邊有壞人，妳不可以自己一個人在L. T. 走動，絕對不可以。」

「什麼壞人？」

哈維看起來很困擾，胸口大力起伏吐出好幾聲嘆氣，焦躁不安。「妳知道我前幾天在裡邊的互動情境？就是有海盜，把小孩綁起來要逼他們走上跳板？」

「記得呀。」

「L. T. 也有海盜。」

「在哪裡？」

「不必找了。妳看不到他們的。他們不像海盜戴著大帽子拿著劍。他們外表就像普通人。但他們內心就是海盜，他們喜歡抓小孩然後綁起來。」

「然後要他們走跳板？」

「差不多。」

「快叫警察！」

「我不覺得警察會幫什麼。可能會吧。」

警察是中國人，他們從上海經跨海堤道過來。奈兒近距離看過他們一次，那次他們到家裡逮捕媽媽的男朋友洛克。洛克不在，家裡只有奈兒和哈維。哈維讓他們進門，請他們坐在客廳，還幫他們倒茶。哈維跟他們說了幾句上海話，他們笑了起來，撫亂他的頭髮。他叫奈兒待在臥室不要出來，可是奈兒還是跑出來偷看。有三個警察，兩個穿制服，一個穿西裝，他們坐著吸煙，隨便看看聲光流晶。

等洛克回來後，他們跟他吵了起來，把他帶出去，一路叫嚷。之後，洛克再沒回來過，龍舌蘭開始和馬克約會。

馬克和洛克不同，他有工作。他在新亞特蘭堤斯飛地幫維佬家清洗窗子。傍晚時他又累又髒回到家，然後在他們的洗澡間洗很久的澡。有時候他要奈兒跟他一起進洗澡間，幫他擦背，因為他不太能觸及背中心的一點。有時他看看奈兒的頭髮，告訴她該洗澡了，然後她脫掉衣服爬進淋浴間跟他一起，他會幫她洗身。

有一天她問哈維馬克有沒有幫他淋浴。哈維很生氣，問了她很多問題。後來，哈維跟龍舌蘭說，但龍舌蘭跟他吵了起來，讓他帶著半張又紅又腫的臉回房間去。然後龍舌蘭和馬克講。他們在客廳大吵，鬧轟轟的聲音透過牆傳來，哈維和奈兒在哈維的小床上相擁一起。

那晚哈維和奈兒都假裝睡覺了，但奈兒聽到哈維起來偷偷溜出家門。她那晚沒再看到他。早上馬克起床去上工，龍舌蘭在臉上塗抹了很濃的妝後也去上班。

整天就奈兒一人在家，不知道馬克晚上會不會要她洗澡。從哈維的反應，她知道洗澡的事是壞事，在某方面讓她好過些，因為解釋了為什麼心裡覺得這事不對勁。她不知道要怎麼制止馬克今晚逼她洗澡。她告訴恐龍、鴨寶、彼得和紫紫她的心事。

這四個小動物是去年大屠殺唯一倖存下來的。犯行者是媽媽其中一個男朋友麥克，他在盛怒中把奈兒房中所有的填塞動物和娃娃，塞進消除艙門。

數小時後哈維打開它，發現所有的玩具都消失了除了這四個。他解釋說消除斗只能處理原來從M.C. 來的東西，任何「手工」做的東西（很難解釋的概念）會被拒絕。恐龍、鴨寶、彼得和紫紫是以前

「手工」做出的破舊玩意。

奈兒跟它們講她的故事，恐龍很勇敢，說她應該對抗馬克。鴨寶有些主意，但都很可笑，因為它只是個小小小孩。彼得覺得她應該逃跑。紫紫認為她該用魔法在馬克身上灑下仙塵；有些仙塵會像（哈維說的）維佬用來防壞人的蟻晶。

廚房裡有昨晚龍舌蘭帶回來的食物，包括內建小小聲光流晶的筷子，你用它吃東西時，有音象圖示在上面跑來跑去。奈兒知道裡頭一定有蟻晶製造音象圖示，因此她拿了一根筷子做她的魔法棒。

她還有一個銀色塑膠氣球，是哈維從M.C.裡做給她的。所有空氣都漏光了。她想這可做個好盾牌，就像有一次她在哈維的互動情境裡所見到一個武士手臂上的一樣。她坐在房間角落她的床墊上，恐龍和紫紫在前方，鴨寶和彼得在身後，緊握著她的魔法棒和盾牌，等待著。

但馬克那天沒回來。龍舌蘭回到家，奇怪馬克去哪了，但好像也不是很在乎他在不在。夜裡很晚的時候，哈維終於回來了，奈兒上床後，他藏了什麼在他床墊下。第二天奈兒拿出來看，是一對很重要的棍子，每根有一呎長，中間有條短鍊連接，整個東西被紅紅褐褐的物質玷污而變得黏黏生鏽。

奈兒再看到哈維時，他告訴她馬克再也不會回來了，還有馬克就是他曾警告過她的海盜。如果有任何人再對她做這類的事，她應該逃走，大聲尖叫，立刻告訴哈維和他的朋友。奈兒十分驚訝，在這一刻之前，她完全不知道這些海盜居然這麼陰險。

海克華斯走過跨海堤道至上海；沈思。

連結新舟山和浦東經濟區的跨海堤道是亞特蘭堤斯／上海存在的唯一原因，因為跨海堤道其實是兩端被山一般巨大的止推軸承所節制的超級「供給」。從質量和金錢流量的角度看，新舟山的實體地域，一個在大洋中呼吸的智慧珊瑚礁肺，不過是中國消費經濟的源頭，唯一功能是噴湧出百萬噸的奈米物質進入中國不斷分枝的「供給」網路，每月接觸百萬新農民。

跨海堤道大部份的段落恰好在高潮位之上，不過中間的幾公里卻拱起讓船隻通過。沒有人真的要船了，但有些頑強的水手和創意旅遊經營者依舊駛著舢舨往返長江口，在大「供給」的懸鏈堤拱之下，這些船看起來非常珍貴；為信奉「國家地理雜誌」世界觀的人，亂調彈出古遇今的和絃。海克華斯來到堤拱的高點時，他在左右舷處看得到類似的跨海堤道，將上海的外圍和其他人工島連到一起。「日本奈米」看起來很富士山，在水平面有一圈辦公大樓，之上是房子，越高的越好，然後一環高爾夫球場，最高的三分之一整個保留做花園、竹林和其他微觀管理的自然類型。朝另一方向看到一點「印度斯坦」。島的大地構造與「蒙古時期」的關係不大，比較受蘇聯影響，沒努力把它的工業中心藏在碎形人工技巧下。它蹲踞在新舟山外十公里處，破壞了不少昂貴的風景，常被下流的南亞佬笑話所消遣。海克華斯從未加入說這些笑話，因為他比一般人消息靈通得多，他知道印度斯坦人在競逐中國上，大有機會把維多利亞人和日本人踩到腳底。他們一樣聰明，人數更多，而且他們了解所謂的農民心態。

從拱頂的高處，海克華斯目光越過浦東外圍的平坦地帶，穿進都會的高樓區。他再度強烈感覺到老城市的鈍拙感，多少世紀來為了解決「讓東西動來動去」而犧牲了多少面積。高速路、橋樑、鐵路，還有隨之而來吐冒濃煙的閃亮廠房、電線、管線，碼頭設備從舢舨小船到搬運工、貨物網到貨櫃船和飛機場。海克華斯喜歡舊金山，也不會無動於它的魅力，但亞特蘭堤斯／上海給他一種感覺，就是世界上的歷史舊城除了做主題樂園外氣數已絕。從岩床上一個個原子造起來的新城市才是未來，它們的「供給」線就像微血管之於皮膚般一體成形。上海的老城區，要不沒「供給」，不用竹竿撐起雜亂「供給」線路從頭上經過，感覺上可怖地遲滯，像是鴉片鬼蹲在繁忙的鬧區大街上，齒縫中吐出縷縷甜甜的煙，凝視進入某個古老夢境，而所有來去匆匆的行人早把那夢棄置腦中塵封地帶了。海克華斯正朝這麼一個街區前行，他盡可能地快走。

如果你直接從一個「供給」非法複製，遲早會被發現；因為所有的物質組合爐會將消息回傳給「泉源」。你需要與所有「供給」網路不相連的一己私人「泉源」，這是很難做的東西。但一個動機強烈的仿製者，付出點智巧和耐心便可組裝出一個「泉源」，足以提供十至一百「道爾頓」(dalton，原子質量單位)範圍各種簡單的最小組成單元。在上海就有很多這類人，而且有人就比他人更足智多謀而且有耐心。

海克華斯在X博士的商行裡。

解剖刀的刀鋒恰好一個原子寬；它分開海克華斯手掌的表皮層像機翼滑過煙霧。海克華斯撕下一片釘子頭大小的皮膚，獻給X博士。X博士用牙箸一下子將它夾住，在精緻景泰藍碗裡的化學乾燥粉中沾裹一番，然後仔細放在一小片純鑽石上。

X博士的真名是一連串唏唏噓噓、無實質的金屬喻喻、非塵世的類日耳曼語母音，和吞了一半的R音，西方人永遠發不出來。可能是基於政治原因，他不願像很多亞洲人挑個假洋名；他建議洋人，帶著點可憐他們的意思，稱他X博士就行了——X正是他名字拼音的第一個字母。

X博士把鑽石片放進一個不鏽鋼圓筒中。筒的一端有鐵弗龍襯墊的輪緣，打出螺絲釘洞眼。X博士把筒子交給其中一個助手，他雙手像捧著絲枕上的金蛋，將筒子拿至佔了兩張桌面的巨型不鏽鋼管線網路，然後和其上另一個輪緣對接上。助手的助手分配到把所有亮晶晶的螺絲釘放進洞眼的工作，再用扭力板手將釘子旋下。然後助手輕輕拂下開關，舊式的真空泵在重擊聲中復活，有一兩分鐘聲音大到連對話都聽不見。海克華斯趁這個時候四下看看X博士的實驗室，試著鑑定每件物品是屬於哪個世紀，甚至是哪個朝代。高架上一排瓦罐，裡邊的東西看起來像浮沈尿中的雞鴨內臟。海克華斯假定是某個絕種物種的膽囊，價值毫無疑問在時時刻刻增加，比任何共同基金都厲害。一個鎖起來的櫥櫃，一台原始麥金塔電腦桌上出版系統，因年代久遠而發綠，證明擁有者以前曾嚐試進入不受官方鼓勵的行為範疇。一扇切入牆面的窗，泄露出一個不比墳墓大的通風井，之下長著一棵骨節多眼的楓樹。除了樹之外，房間裡塞滿不可勝數的多量、小小的、咖啡色、發皺的，看起來有機的物件，海克

華斯已經眼花撩亂無法辨識了。書法條幅到處懸掛，可能是詩的片段。海克華斯努力學過不少中國字，認識他們基本知識系統，不過大體上，他希望他「超越的經驗」(transcendence)能在眼前可以注意到的地方——譬如，在一面漂亮的彩色玻璃窗上——而不是像金線織入錦緞般交織入人生。

房中每一個人可以從聲音聽出，機械泵已完成它的分程傳遞接力賽。機器自身油的蒸汽壓力已達到。助手關上閥門將它和其他系統隔絕，然後轉換到寂靜無聲的奈米泵。它們是渦輪機，就像噴射機引擎那種，不過非常小而數量奇多。海克華斯懷疑地看著X博士的真空管線系統，看到他們也有個清道夫裝置，一個兒童腦袋大小的圓柱體，裡邊鏟到荒謬的表面塗有一層奈米元件，擅於抓住迷途的分子。在奈米泵和清道夫之間，真空快速降至你或許期待會在銀河系和仙女座星系間的景象。這時X博士從椅子上抖擻起身，在房中拖著步子走來走去，設法增強違法雜湊科技的力量。

整個裝備來自不同的科技時代，而且從不同的來源走私進入「中國之外圍國」，但有一致的貢獻目標：它利用X光衍射、電子顯微鏡法、直接奈米尺度探測，來測量這微小的世界，並且將所有資料綜合成單一立體觀。

如果海克華斯在辦公室做這事，他早就完成了；但X博士的系統類似波蘭式民主，需要全體參與者的完全同意，而且每一次只徵詢一個次系統的意見。X博士和他的助手會聚在任何一個被判定最不對勁的次系統前，用混雜上海話、國語和技術英文的語言彼此對吼一陣。進行的療法包括但不限於：關掉機器再啟動；將機器抬高幾英吋然後丟下；把房間裡和其他房間不重要的設備關掉；打開蓋子，搖一搖電路板；用不導電筷子取出小型污染物，比如小蟲子和蟲繭；扭扭接線；燒香；把紙疊起塞到桌腳下；飲口茶悶悶不樂；召喚看不見的力量；用漂亮的書法寫條子派跑腿到別的房間、建築物、或

鄰區，然後等他們帶回裝在塵埃滿佈泛黃硬紙盒中的零件；在軟體方面也運用一套類似的多樣化作法來尋找故障加以修理。多半的演出看來真是那麼回事，其餘不過是做給海克華斯看，想必是為了重新協調價錢打下基礎。

終於，一個助手慎重其事在一條黑漆矮桌上展開一張一公尺寬的聲光流晶紙，上面大家看到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從手上劃下的部份。他們在找以奈米科技標準來看體積很大的某樣東西，因此放大倍數不是很高——即使如此，海克華斯的皮膚表面看起來還是像堆著揉爛報紙的桌面。如果X博士跟海克華斯一樣暈眩想吐，他可是一點都沒流露。他彷彿端坐著，兩手交疊在他刺繡絲袍的大腿上，不過海克華斯微微往前傾身，看到他時長發黃的指甲懸在一個舊的任天堂控制板的黑色瑞士十字之上。手指一動，聲光流晶上的影像跟著放大。某個平滑、非生物的東西在他們視野上方出現：某種搖控操縱器。在X博士的指示下，操縱器開始在乾化的皮膚堆裡篩選。

他們當然找到很多蟎，自然的和人工的都有。天然的蟎看起來像小螃蟹，安靜寄居在其他生物身體的外層已經百萬年。人工的全都是在過去幾十年內發展出來。它們多半有球形或橢圓外殼再加上不同的附件。外殼是空泡，一點點分子秩序完美的環境寵愛著蟎晶機械面向的內臟。外殼的類鑽石結構有一層薄薄的鋁保護防光害，因此蟎晶看來像微型太空船——只不過空氣在外而真空在內。

外殼上附著各種小裝置：操縱器、感應器、移動系統和天線。天線和昆蟲身上的完全不一樣——它們通常是平平的一塊，上面密佈像剪得很短的絨毛——相位陣列系統掃視空氣中可見光線。幾乎所有的蟎晶都清楚標示出製造商的名字和品號；這是「協定」的規定。少部份沒有標示。這些是違法的，由像X博士這號人物發明；或由藐視「協定」的犯罪國族；或者來自多數人認定由大財團經營的

隱密實驗室。

在海克華斯皮膚上搜尋的半小時內，漫遊在一側邊長可能才一公釐的範圍，他們觀察到幾十隻人工蠕蟲，數目在今日不算是奇怪。它們幾乎全都爆裂了。蠕蟲壽命很短，因為他們那麼小卻很複雜，沒有空間留給多餘的系統。只要一觸碰到宇宙射線就完了。它們也沒有空間儲存能量，所以很多是因為能量在一陣子耗盡後而亡。製造商因此大量生產來彌補這個狀況。

幾乎所有的蠕蟲在某方面都和維多利亞免疫系統有關，而相關的蠕蟲之中，大多又是免疫分子，它們的任務是在新舟山骯髒的濱海區遊走，用雷射光達找出任何可能違反「協定」的蠕蟲。一旦找到，它們緊抓住入侵者不放致之死地。維多利亞系統活用達爾文技術創造出適應獵物的殺手，作法優雅又有效，不過卻創造出人類根本想不出的怪異殺手，就像如果由人類來設計世界，絕對不會想到做出無毛鼯形鼠。X博士多花了點時間放進一個尤其可怕的殺手，它正把一隻沒廠牌的蠕蟲鎖在它的死亡之攫中。這不是說海克華斯的肌膚被入侵了，而是死亡的蠕蟲變成某處桌上的灰塵，當他接觸時，被壓進他的皮膚。

海克華斯為了說明目前在找的蠕蟲品種，他隨身帶了一個狗尾草，那是從公園散步回家後在薇恩娜頭髮撿出的。他給X博士看，他立刻理解，然後終於找到了。它完全和所有蠕蟲長得不同，因為，狗尾草的唯一工作是沾上它最初碰到的任何東西。它是數小時之前在「預約定製」的物質組合爐裡產生的，依照海克華斯的指示，物質組合爐放了幾百萬隻同類在繪本啟蒙瓊林的外表上。在他第一次拿起書時，很多隻已嵌進他的皮膚。

在辦公室的書上還是有很多，但海克華斯已經預先設想好了。他現在把話挑明，避免X博士和他

的手下想入非非。「狗尾草有內在計時器，」他說，「在組合後十二小時內將自我瓦解。我們還有六個小時可析取資料。當然，一切都是加密的。」

X博士笑了，一天以來第一次。

X博士狼藉的名聲是他成為這項工作不二人選的主因。他是逆向工程師。他就像某個瘋狂的維多利亞時代鱗翅類學者搜集他的人工蠟晶，然後一原子一原子拆解，看看它們到底是怎麼回事。如果他發現某些聰明的創新，就趕快貯存到他的資料庫。由於多半這類創新都是天擇的結果，所以X博士通常是第一個知道這些新東西的人類。

海克華斯是個鍛造者，X博士是打磨者。二者的分別就跟數位電腦一樣老。鍛造者創造出一個新科技，僅探索了新科技潛在的輪廓，就打造起下一個計劃。打磨者不太受人尊敬，因為他們好像在科技上遲滯不前，玩弄早已過時的系統，壓乾榨盡所有價值，不過卻能操縱它們做出鍛造者永遠想像不到的事。

X博士從他異常巨大的器械庫中，選出一對可拆卸機器手臂。有些是翻版自新亞特蘭提斯、日本或印度斯坦的設計，海克華斯覺得很眼熟。不過其餘是奇怪的自然派設計，彷彿是從新亞特蘭提斯的免疫分子扯下來的進化出的結構，而不是設計出的。博士用兩支這樣的臂抓住狗尾草。狗尾草是個鋁包覆的百萬倍巴克球，被帶刺的四射尖刺包住，有些尖刺裝飾以烤肉串的表皮殘片。

在海克華斯的指示下，博士轉動狗尾草直到找到一小片沒有尖刺的地帶出現。是一個圓形凹陷，上有一般形式的洞眼和凸點，嵌入球形表面，有如太空船側邊的對接埠。接頭裝置的圓周邊上刻著製

造者的拉丁文標記：約翰·海克華斯所製。

X博士不需要更多解釋。那是個標準插座。他可能有半打機器臂專門設計來跟它接合。他選出一個，挪動尖端到定位，然後用上海話下指令。

接著他從頭上取下工作索具，看著助手倒給他又一杯熱茶。「多久？」他問。

「大約一個TB位元，」海克華斯說。這是體積容量單位，而不是時間，但他知道X博士是那類會想出道理來的人。

巴克球裡有一個機械面向磁帶驅動系統，八卷磁帶平行裝配，各有自己的讀／寫機器。磁帶本身是高分子聚合物鍊結，帶有不同的側邊組織，分別代表邏輯性的一和零。這是標準配備，所以X博士已經知道當它被告知要傾倒出時，它將每秒吐出大約十億個位元。海克華斯剛才告訴他所有磁帶上的總資料量有百萬的平方位元，所以他們要等一千秒。X博士利用時間在助手的協助下離開房間，去處理他的企業中某些並行項目，該事業的非正式名稱叫做「跳蚤圈」。

海克華斯離開X博士的實驗室；更深的沈思；來自芬柯——麥可羅的一首詩；
遭遇流氓。

X博士的助手推開門，無禮地點了點頭。海克華斯將大禮帽甩上戴好，步出跳蚤圈，撲面而來的中國味道刺得他猛眨眼：煙熏有如百萬壺武夷山正山小種紅茶渣，混合豬油的甜美大地味，摻上拔毛

雞地獄般的濃臭和熟熱大蒜。他用手杖尖點著石子地憑感覺前進，等待眼睛適應。他現在財富減少了幾千通幣。相當大的投資，但卻是一個父親能做的最好投資。

X博士的區域是明朝上海的心臟地帶，外敷灰泥的磚造小屋，瓦頂，常見灰泥圍牆。晾衣服的鐵棍從二樓窗子伸出，窄街看起來像建築物在彼此鬥劍。這個街區距離古城牆根很近，當初為了把貪婪的日本浪人擋在外面，拆除後改成環形道路。

這裡是「中國之外圍國」的一部份，洋鬼子只要有中國人陪同就可以進入。在這之後，越深入老區，應該是「中國」本體——「天朝」的殘留，或者人們愛稱的C. K. (Celestial Kingdom)——那裡禁止外國人進入。

助手將海克華斯一路領到邊界，過界後他踏入「中國海岸共合國」，完全不同的國家，幾乎包括整個上海，外加一些其他地區。似乎在強調這差異，西服打扮的年輕男子在街角晃蕩，聽著噪響音樂，對女人叫囂，大多忘了他們孝親的責任。

他原本可以搭一輛自動三輪車，這是除腳踏車和滑板外唯一夠窄可在老街上通行的交通工具。不過你永遠不知道上海計程車上有哪類監聽設備。一名新亞特蘭堤斯紳士深夜從跳蚤園離開，只會挑起憲警單位的想像力；他們如此有效阻嚇了犯罪，現在他們等不及想多樣化他們的業務。聖人、先知、理論物理學家只能揣測，上海警察廳行動的驚人廣度和實際執法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係，如果真有任何關係的話。

雖然可悲，不過海克華斯在嚐試法租界錯綜分叉的後街時，還是很感謝。幾個人影偷偷摸摸經過幾條街外的十字路口，聲光流晶的血色光一閃掠過他們奈米棒補綴出的裝備，那種只有街頭犯罪者才

需要配戴的。海克華斯找出理由自我安慰，他們一定是來自租界某區的幫派，剛從跨海堤道過來。他們不至於那麼衝動去攻擊街上一個紳士，至少不會在上海。海克華斯還是繞過那個十字路口。一輩子沒做過非法的事，忽然間他驚訝明白，心狠手辣的警察對像他自己這種比較有想像力的罪犯，是很重要的資源。

那天下午海克華斯無數次被愧疚襲心，他也無數次想出現理由擊退那感覺：他所做的到底有多糟糕？他又沒有出賣芬柯，麥可羅大公出資要「預約定製」發展的任何新科技。他也沒有直接獲利。他僅是想為他的後代保留一個較好的位置，這是所有父親的責任。

老上海離黃浦江很近，過去士大夫曾坐在他們的園林亭閣欣賞江景。幾分鐘後，海克華斯已經過橋到了浦東，在明亮的摩天大樓峽谷中操縱前行，朝東邊幾哩的海岸前去。

海克華斯因為他所發明的聲光流晶筷，從普通層級直接彈射到「預約定製」的精英階級。那時他在舊金山工作。他的公司為了贏過日本人，絞盡腦汁要做出帶點中國風的產品。當時日本人已經想直接從「供給」產生及格的米飯（五種不同口味，還不只呢！），越過整個種地／苦力低等競爭，使二十億農民斗笠高掛，真正能有好好的休閒時間——用不著多想也知道日本人早為他們該如何打發做好了建議。總部的一些天才，憂心日本在奈米科技米製造上難以踰越的領先，決定一躍而過對手的唯一辦法是大量生產整套晚餐，從餛飩一路到數位互動幸運餅乾。海克華斯分配到看似微不足道的工作，寫出讓物質組合爐擠出筷子的程式。

在這個時代，寫程序用塑膠來做筷子簡直笨得簡單——高分子聚合物和奈米科技像牙膏和管子般天經地義。海克華斯學生時代已經吃過夠多的中國菜，塑膠筷卻永遠用不順手，在魯莽的「鬼佬」手

中，塑膠筷變得滑而詭譎。竹筷好用得多——只要你有點想像力，程序也不是很難寫。他一旦概念上突破了，很快又想出在那鬼東西上賣廣告的點子，因為筷子柄和中國直行書寫是完美的結合。不久之後他把成果呈現給他的上司：非比尋常好用的類竹筷，柄上五彩的廣告訊息像時代廣場上的新聞頭條永遠即時跑個不停。因此，海克華斯被一踢上樓進了「預約定製」同時渡過太平洋到了亞特蘭堤斯／上海。

現在他看到那筷子無所不在。對股權貴族，那個點子值幾十億的利益；對海克華斯而言，僅是又一周的薪水。階級差異就在這裡。

和世界大多數人比起來，他沒過得那麼糟，但這還是讓他憤怒。他要薇恩娜得到更多。他要薇恩娜長大後有自己的股權；不是投資在一般股票的幾分錢，而是在大公司裡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唯一的途徑就是創立自己的公司並且成功經營。海克華斯常有這念頭卻從未實行。他不確定為什麼不去做；他有一大堆好點子。然後他留意到在「預約定製」到處是有好主意卻永遠沒去創立自己公司的人。他曾見過幾個高等貴族，也和芬柯——麥可羅大公花了不少時間研發「倫西波」，發現他們也不見得比他聰明。分別在於個性，不是本身的聰明才智。

要海克華斯改變個性已經來不及了，但薇恩娜還不遲。

在芬柯——麥可羅跟他提起「倫西波」這個構想前，海克華斯已經花了很多時間思考這個問題，多半是在薇恩娜跨坐他的肩上游公園的時候。他知道他女兒一定覺得他很遙遠，雖然他是那麼愛她——不過只是因為當他跟她在一起，他沒法停止為她的未來著想。他要如何灌輸她貴族的心態——敢於賭命冒險的勇氣，去創立公司，甚至在第一次嚐試失敗後還能繼續創設下去？他讀過數個著名貴族的自

傳，發現他們幾乎沒有共通的線索。

就在他要放棄，把一切歸功於亂數機遇時，芬柯——麥可羅大公邀請他到他的俱樂部，無來由地，開始談起完全一樣的問題。

芬柯——麥可羅無法阻止孫女伊莉莎白的父母送她去上他完全不以為然的學校；他無權干涉。做祖父的只能大方送禮。為何不送她一個禮物可以彌補那些學校缺乏的成分呢？

聽起來很有創意，海克華斯那時說，被芬柯——麥可羅突如其來的頑皮嚇了一跳。不過，那成分是什麼呢？

我不是完全知道，芬柯——麥可羅說，但做一個起點，我希望你回家思考一下「顛覆」這個詞的意義。

或許因為自己玩弄這些想法已經太久，海克華斯很快就想通了。這念頭的種子在他腦中萌芽了幾個月卻沒開出花來，理由和海克華斯各種點子都沒發展成公司的原因是一樣的。在某處他缺乏一個成分，如今他懂了，那項要素就是顛覆的個性。亞歷山大·忠植·芬柯——麥可羅大公，維多利亞當權者的化身，很具顛覆性。他不快樂因為他的孩子沒有顛覆性，想到伊莉莎白要在她父母庸俗的傳統下帶大就感覺恐怖。因此現在他要嚐試顛覆自己的親生孫女兒。

幾天後，海克華斯錶鍊上的金筆響了。海克華斯拿出一張白紙，喚出他的信。頁面上出現以下的內容。

烏鴉

小學童講給弟弟妹妹聽的耶誕節故事

山繆·泰勒·柯立芝作（二七九八）

在一棵老橡樹下

有一大群豬

牠們嘎咋嘎咋呼嚕呼嚕吃著橡實；
因為橡實熟了，掉得又多又快。

後來大風颳起，牠們快步走開；

留下一顆橡實，多一個你都找不到。

接著飛來烏鴉，不喜歡這種蠢事；

有人說，他屬於憂傷巫婆的！

比最黑的黑玉還要黑，

在雨中低飛，羽毛不溼。

他拾起橡實直接埋在

深又大的河邊

烏鴉後來去哪了？

他高飛低翔，

翻山嶺越溪谷，黑烏鴉一路飛。

好多秋天，好多春天

他漫遊的翅膀跟著他旅行；

好多夏天，好多冬天——

他的冒險故事我連一半都說不完。

最後他回來了，跟著一個她

橡實已經長成一棵高橡樹。

他們為自己在最高的樹枝上築起巢，

有了小烏鴉，非常快樂滿足。

可是很快來了穿皮衣的伐木人，

他的眉毛像雨簷懸在眼睛之上。

他手裡有把斧頭，一句話不說，

卻哼哼不停！而且堅定的道道砍擊，

最後他砍下可憐烏鴉親自種下的橡樹。

他的小烏鴉都摔死了；因為他們還不會飛，

他們的母親也心碎而亡。

伐木人沒有把樹的枝幹分離；

他們將樹順河流而下。

他們將它鋸成木板，樹皮剝下，

然後用這棵樹和其他的東西他們造了一艘好船。

那艘船，出航了；但從陸地上看到

沒有船可承受的風暴大作。

它的船底撞上岩石，海浪快速湧入；
烏鴉不停盤旋，在勁風中呱呱大叫。

他聽到瀕死靈魂的最後尖叫——

看！看！瘋狂的海水淹沒了中桅！

衷心高興是烏鴉，他疾飛離開，

遇見死神駕雲回家，

他一謝再謝感謝這場款待：

他們奪走他的一切，復仇的滋味無比甜美！

海克華斯先生：

我希望上面的詩能闡明我在上週二略微觸及的構想，同時有助於你諺語學的研究。

柯立芝寫這首詩是反動於當時兒童文學說教式的口吻，和現在「最好的」學校餵食給我們兒童的很類似。你可以看到他兒童詩的觀念很虛無主義，令人耳目一新。或許這類題材能諄諄誘出渴求的特質。

我期待能更深入談談這個主題。

芬柯——麥可羅

這僅是起頭，發展了整整兩年，在今日終於到達頂峰。再過一個月就是聖誕節了。四歲的伊莉莎白·芬柯——麥可羅將從她祖父得到【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

薇恩娜·海克華斯也將得到一本繪本啟蒙瓊林，這正是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所犯下的罪：他寫了一個程式讓物質組合爐在伊莉莎白書的外邊放了狗尾草。他付錢給X博士從其中一個狗尾草上擷取TB量的資料。那資料其實正是一份產生【少齡淑女繪本啟蒙瓊林】的物質組合爐程式的加密拷貝，他付錢使用X博士的物質組合爐，爐子連接上X博士擁有的私人「泉源」，和任何「供給」都沒連結。他製造出了第二本、不為人知的啟蒙瓊林拷貝。

狗尾草已經自我毀滅，他的罪行沒留下任何證據。X博士可能在他的電腦裡有一份拷貝，不過檔案是加密的，X博士知道像海克華斯這種人傾向用的加密系統，除非有神助是不可能破解的，所以博士夠聰明就會直接消除檔案，放出儲存空間。

不久後道路變寬了，輪胎暗暗壓過馬路的聲音，溶入浦東緩傾海岸傳來的拍浪聲。海灣對岸新亞特蘭堤斯飛地的白光，在租界區雜色的馬賽克之上升起。看起來好遠，因此一時衝動，海克華斯跟一個老頭租了輛人力車；老頭在跨海堤道的止推軸承的背風處有個小鋪。他騎上跨海堤道，臉上手上的溼涼空氣使他精神一振，決定踩一會兒踏板。當他到達拱形部份，他讓人力車內部電池帶他上斜坡。在最高點他關掉電池，一路滑下另一側享受速度感。

他的大禮帽飛掉了。那是頂好帽，有圈智慧鑲邊應該讓這類意外成為不再有的事；不過身為工程師，海克華斯從未把製造商的保證看得很認真。海克華斯速度太快沒法安全迴轉，所以他拉住剎車。

等他終於調轉過來，他看不到他的帽子，倒是看到另一個騎車的人朝他而來。一個年輕人，包覆

著全套光滑的奈米棒配備，頭上俐落裝飾著海克華斯的大禮帽。

海克華斯準備忽視這輕蔑舉動；或許這是男孩子唯一能把帽子安全帶下坡的方法，因為兩手得放在把手上才謹慎。

但是男孩沒要刹車的跡象，在他朝海克華斯加速前進時，他根本坐立起來，鬆開車把，雙手抓住帽沿。海克華斯以為男孩經過時要把帽子丟給他，不料他竟然往下一拉帽子，傲慢露齒冷笑然後閃電而去。

「嘿！給我停住！你拿了我帽子！」海克華斯大叫，但男孩沒停。海克華斯跨著他的腳踏車站著，不可置信地看著那個男孩逐漸消逝遠方。然後他打開腳踏車的動力協助，開始去追那個人。

他本能衝動是去叫警察。不過因為他們在跨海堤道上，那又意味著上海警察。不管怎樣，他們的回應不可能快到逮住這男孩，他早就朝跨海堤道的另一頭去了，從那兒他可轉進任何一個租界區。

海克華斯幾乎抓住他。即使沒有動力協助，他也能追上。海克華斯每日在俱樂部裡鍛鍊，而那男孩有著下等人典型的胖胖麵糊樣。可是男孩子領先了不少距離。等他們到了第一個下交流道進入租界區時，海克華斯離他不過十或二十公尺遠而已，剛好縮短到他無法抗拒跟著男孩騎下交流道。上頭的標誌寫著：「魅力」。

他們二人在下交流道時都增加了速度，男孩又一次伸手抓住帽沿。這次腳踏車的前輪拐錯方向。男孩從座位上飛了出去。車子飛掠一段距離，乒乒乓乓撞上什麼。男孩彈了一次，滾了一段，在幾公尺外打住。那帽子，帽頂半塌，順著帽沿滾動，翻倒過來左右搖晃後止。海克華斯緊急刹車，衝過男孩一段距離。跟剛才一樣，他花了不情願的過長時間才調轉過方向。

那時他才第一次知道男孩不是單獨一人，而是幫派的一份子，可能就是他在上海看到的同一幫。他們跟他上了跨海堤道，利用他飛掉的帽子，把他誘到租界裡。其餘的幫派，四五個騎著腳踏車的男孩，從交流道快速朝他接近。在霧中所有租界區聲光流晶大型看板照出的光裡，他們雙截棍的銘金屬鍊閃閃發亮。

夢蘭達；她如何成為互動情境演員；她的早期事業。

從五歲起，夢蘭達就立志要做互動情境演員。她十二、三歲時，媽媽帶她離開父親和父親的錢，她開始做雜事女僕，切洋蔥、打亮人們的鍍銀托盤、蛋糕雕花鋸齒梳、切魚刀、葡萄剪等。等到她的妝髮技巧讓她看起來像十八歲，她立刻找了薪水好一點的家庭教師工作，一做五年。以她的長相，她可能找得到侍女或廳房女僕的工作，然後成為「上層僕役」，但她寧可做家庭教師。不管她父母在她成長時對她做了什麼壞事，他們至少讓她上了好學校，她因此學會讀希臘文，變化拉丁文動詞型態，說數種羅曼語系語文，素描，繪畫，做點函數微積分，還有彈鋼琴。做家庭教師可以全派上用途。除此之外，她覺得即使乖張的小孩也比成人好。

當父母們拖著精疲力竭的身子回到家，與小孩共渡一些高品質親子時間時，夢蘭達趕快回到她地下室的角色，進入她能找到最便宜最爛的互動情境。她才不會犯那種錯誤把所有的錢花在置身高級精緻的互動情境。她要做賺錢的，而不是付錢的；而且練習互動演出，趕盡殺絕類與現場莎士比亞沒什麼差別。

她一存到足夠的通幣，就立刻進行夢想已久的摩登改造院之行。步入時她下巴像快速帆船破浪的船身，傲揚在黑色高領上，看起來非常互動演員，然後要求全套的「裘蒂」。那可引起等候室裡不少人側目。從那一刻起，全程都是「非常好，女士，」「請儘量讓自己舒適，」還有「想喝點茶嗎，女士？」自從她和母親離開家後，這是第一次有人請她喝茶，而不是命令她去泡茶；她心知肚明這也是未來幾年裡的最後一次，就算是她運氣好也一樣。

錐刺機在她身上工作了十六小時；他們在她手臂注射安定鎮靜劑點滴免得她呻吟。今日大多數的錐刺過程像在進行輕鬆對話。「確定要做頭顱？」「對，我確定。」「百分之百？」「百分之百。」「好吧——」然後嘩一下，頭顱開腔，血和淋巴液齊下，一股壓力在表皮層爆裂幾乎把你從椅子上打下來。不過真皮矩陣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而裘蒂更是其中最高級，比很多色情片明星標榜的低解析網格要多上百萬倍的「寄生體」，光一張臉上就有近上萬個。最噁心的是在機器深入她的喉嚨，從聲帶到口腔植入一長串奈米麥克風。那個部份她閉起了眼睛。

她很高興她在聖誕節前一天做了手術，因為手術後她沒力氣管小孩。她的臉像他們說的腫了起來，尤其在寄生體最密集的嘴唇和眼睛。他們給了她乳霜和藥，她用上了。那天過後，她上樓幫孩子們做早餐，女主人先沒注意然後驚訝發現她的變化，卻沒說一個字，可能以為她在聖誕派對上被喝醉的男友打了幾個耳光。這不可能是夢蘭達的行事風格，不過對新亞特蘭堤斯婦女來說，卻是安心的假設。

等她的臉完全回復到錐刺改造院之前的模樣，她把所有的東西收進掛毯包，上了地鐵進城而去。

劇院區有好的一頭和壞的一頭。好的一頭完全保留幾個世紀以來的風貌和經營。壞的一頭是幾棟淪落去做名聲不好勾當的舊辦公摩天大樓，進行垂直而非橫向的開發。這類建築外觀上很不令人愉

快，然而從互動情境公司的角度，卻十分理想。大樓的設計被改成支援大量的人員在半私人小隔間組成的巨大矩陣中並肩工作。

「讓我們瞧瞧妳的網絡，甜心，」一個自稱佛瑞德（「不是我真名」）·愛皮得迷失先生，把雪茄從嘴上拿下，全身上下很有系統地久久觀照過夢蘭達後說。

「我的矩陣才不是什麼『甜心』，」她說。「甜心」™，「英雄」™是分別提供給百萬男女的相同網絡。擁有者根本不想做互動演員，只是希望在互動情境裡的模樣好看一點。有些人笨到聽信宣傳，以為這類網絡是他們摘星的入門階；很多這類女孩可能最後只有跟佛瑞德·愛皮得迷失說說話而已。

「哇，我現在可好奇死了，」他說，故意扭曲身體使夢蘭達不以為然地蹶起嘴。「把妳放到舞台上，看看妳有什麼。」

他旗下互動演員在做苦工的小隔間僅是頭部舞台。不過他還有幾個身體舞台，可能是為了競標全面互動三級情境。他指著其中一個叫她進去。她走入，呼一聲關上門，轉身面對整面牆的聲音光流晶，第一次親眼看到她的新裘蒂。

佛瑞德·愛皮得迷失將舞台調到「星辰模式」。夢蘭達看著黑牆灑上兩三萬顆獨立刺目的白光。它們整體形成三度空間的夢蘭達星譜，隨著她移動而動。每個光點標出在那十六小時裡由錐刺機刺入她皮膚的每一個寄生體。沒顯示出的是把一切綁到一起形成網路的纖維——一個覆蓋在神經、淋巴、血管系統而且與其交織的新身體系統。

「見鬼的！這裡他媽的來了個赫本還是什麼！」佛瑞德·愛皮得迷失驚呼，在舞台外第二個監視螢幕上看著她。

「這是裘裘裘蒂，」她說，說得結結巴巴，因為星界動了起來，跟隨她下巴和嘴唇位移的路線。外邊，佛瑞德·愛皮得迷失操作編輯控制，放大她的臉部，上面像銀河核心般密集。比較之下，她的手臂和腿有如飄渺的星雲，而她頭的後面幾乎什麼都看不見，大概只有總數一百多個寄生體在她頭皮上，像測地學圓頂上的頂點。眼睛是空的洞，除了（她想像）當她閉上眼睛。為了測試一下，她對聲光流晶眨眨眼。眼皮上的寄生體密到像高爾夫球果嶺上的草葉。除了眼皮垂下遮住眼睛，這些寄生體都會折疊到一起。佛瑞德·愛皮得迷失留意到她的動作，朝眨眼的眼睛猛烈集中放大，害得她差一點摔到地上。她聽到他得意咯咯大笑。「蜜糖，妳遲早會習慣的。」他說。「穩住，讓我看妳嘴唇上的寄生體。」

他鏡頭搖向她的唇，隨著她蹶嘴抿唇，一會兒轉這一會兒轉那。她很欣慰他們在做嘴唇時用藥物把她麻昏了；那兒有上千個奈米寄生體。

「看來我們來了個藝術家，」佛瑞德·愛皮得迷失說。「讓妳演演看我們最具挑戰性的角色。」

忽然一個金髮碧眼女郎站在聲光流晶裡，完美模仿夢蘭達的姿態，她有一頭大蓬髮，穿一件中間一個大F字母的白色運動衫，還有短到不像樣的裙子。她帶著一些五彩繽紛蓬蓬鬆鬆的東西。夢蘭認出她，聲光流晶老被動劇中上個世紀的美國少女。「這是精靈，對妳我可能有點過時，但吃電視奶水的人很喜歡她，」佛瑞德·愛皮得迷失說。「當然妳的矩陣做這個太大材小用，不過，嘿，我們就是要提供顧客他們所要的——要讓下標的不斷在動，妳知道。」

夢蘭達沒在聽；生平第一次，她在看著另一個人完全照著她的動作在動，因為舞台將夢蘭達的矩陣映貼到這想像的身體上。夢蘭達抿抿嘴像是剛畫上口紅，精靈照樣做。她眨眼，精靈也眨眼。她碰

碰鼻，精靈一臉滿是粉撲絨球。

「我們來過一幕，」佛瑞德·愛皮得迷失說。

精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有姓名、號碼、日期以及其他資料的電子表格。夢蘭達還沒看清楚，他就一閃拿開。試演用不著合約。

她接著又看到精靈，這次從兩個鏡頭角度。聲光流晶分割成幾個視窗。一個鏡頭是精靈的臉，還是依著夢蘭達臉的表情。另一個是雙人鏡頭，看到精靈和一個年紀較大的男人，站在到處是機器的房間。一個視窗顯現老男人的特寫，精靈角色落實後，老頭由佛瑞德·愛皮得迷失飾演。老頭說，「好了，記住我們平常在頭部舞台演這個，所以妳不用控制精靈的手臂和腿，只管她的臉——」

「我要怎麼走動？」夢蘭達問。精靈的嘴唇跟著她的動，聲光流晶傳來精靈的聲音，又尖又喘。舞台被程序設定，將她喉嚨奈米麥克風收到的信號分到不同聲音外殼包裝。

「妳不動。電腦決定妳什麼時候往哪走。我們醜陋的小秘密：這不是真正那個互動情境，這只不過是一棵劇情樹——對我們顧客已經夠好，因為樹上所有的樹葉——樹枝的末端，妳懂吧——完全一樣的，也就是付錢的人要的——妳聽懂了嗎？反正，妳會知道的，」螢幕上的老頭說，從精靈的臉上讀到夢蘭達的困惑。在夢蘭達臉上是防衛性的存疑，換到精靈臉上變成腦袋空空的天真。

「看提示！跟著他媽的提示！這裡不是即興工作坊！」老頭大吼。

夢蘭達查看其他視窗。一個她估計是房間的地圖，顯示她和老頭的位置，偶而有明滅箭頭指著動作的方向。另一個是提詞機，有一句閃著紅光等著她。

「噢，哈囉，韋力先生！」她說，「我知道學校下課了，你整天教討厭男生做車間勞作一定累透

了，不過我想能不能請你幫我一個大忙。」

「沒問題，說吧，什麼都可以，」佛瑞德·愛皮得迷失透過韋力先生的臉和聲音說話，甚至沒假裝在做表情。

「嗯，就是說我有個小電器，對我很重要的，可是好像壞掉了。我在想不知道你會不會修這個——」夢蘭達說。聲光流晶上精靈說了相同的話。不過精靈的手在動，她拿起一個東西舉到臉旁。長長亮亮的白色塑膠物件，一個震動器。

「呃，」韋力先生回答，「科學證明所有電子設備都依據相同的原則，所以理論上我應該能幫助妳。不過我得對妳坦白，我從沒見過像那樣的電器。可不可以告訴我那是什麼玩意做什麼用的？」

「我會非常樂意——」夢蘭達說，不過此時螢幕顯示凍結，佛瑞德·愛皮得迷失在門後大吼切斷她的話。「夠了，」他說，「我只是要確定妳識字。」

他打開舞台門說，「妳被雇用了。二三八隔間。我抽百分之八十。宿舍在樓上，自己選床位，弄乾淨。妳住不起任何其他地方。」

哈維帶給奈兒一個禮物；她實驗啟蒙瓊林。

哈維進家門，全身重量放在一腳上走路。當光線從某個角度打亮他臉上的污漬，奈兒看到混著泥土和死蟻晶調色劑的道道血痕。他呼吸很急，拼命嚥口水，好像想要嘔吐。但他不是雙手空空。他的手臂在肚子上緊緊交錯。夾克裡夾帶著什麼。

「我脫身了，奈兒，」他說，看到妹妹的表情，知道她太害怕不敢先開口。「沒弄到什麼，但還是有一些。幫跳蚤圈弄些東西。」

奈兒不確定跳蚤圈是什麼，但她學到拿東西到那裡去很好，還有哈維常從跳蚤圈帶回來新的互動情境的讀取碼。

哈維用肩推開電燈開關，先在房間中間跪下再鬆開他的手臂，免得什麼小東西掉出來滾到角落失蹤。奈兒在他對面坐下看著。

他拿出在一件在金鍊下沈重搖晃的珠寶。一邊是圓而平滑的金面，另一面是白的。白的一面被扁平的玻璃圓罩保護。邊緣寫著數目，幾根像匕首的細細金屬，一支比另支長些，劍柄部份在中央結合一起。它發出半夜老鼠在牆裡一路嚙咬的聲音。

她還沒來得及問，哈維又拿出其他東西。他的蠕蟲捕器用了好幾個卡匣。明天哈維會帶卡匣去跳蚤圈，看看有沒有抓到什麼值錢的。

還有一些像扣子的玩意。不過最大的一件東西哈維保留到最後才慎重其事取出。

「奈兒，這是我打架打來的，」他說。「我死勁拼，因為我怕別人會把它弄破要它的零件。現在我把它送給你。」

它看起來像有裝飾的扁平盒子。奈兒一眼看出這東西很精緻。她沒見過很多好東西，但好東西有自己的樣子，顏色深厚像巧克力，閃閃發金光。

「兩隻手，」哈維告誡她，「這很重。」

奈兒伸出雙手接過。哈維沒錯，這東西比看起來重。她得把它放在腿上，要不然會拿不住。它根

本不是一個盒子。它是個很結實的東西。最上面印著金字。左側邊緣很圓滑，感覺上用什麼溫暖、柔軟卻很堅固的東西做出。另一側微微內縮，乳白顏色。

哈維再也等不及了。「打開呀，」他說。

「怎麼打開呀？」

哈維傾身，手指夾住右上角然後掀開它。整個蓋子順著左邊鉸鍊朝上彎過去，牽動好幾頁乳白紙張跟著翻轉。

封皮下的紙上有一張圖和更多的字母。

在書的首頁圖中一個小女孩坐在長凳上。長凳之上有個像梯子的東西，不過它是橫的，兩端被柱子撐住。厚厚的藤蔓順著柱子宛延而上，纏住梯子，綻放出大朵大朵的花。女孩背對奈兒；她的視線滑下點點小花的綠草坡地，投向藍色的池塘。在池塘的另一邊高山聳立，像他們新舟山中央的大山，最有錢的維佬他們的避暑夏居都在那裡。女孩膝上攤開了一本書。

面上書頁的左上角有張小圖，裡邊更多的藤蔓和花纏繞著一個巨大的蛋形字母。其餘的頁面除了小小的黑色字母外，沒有別的裝飾。奈兒把這一頁翻過去，發現又有兩頁的字母，不過其中有幾個比較大，而且四周畫有圖畫。她又翻了一頁，找到另一幅圖。圖裡小女孩放下書，在和一隻大黑鳥講話，大鳥的足顯然被頭上的藤蔓纏住了。她又翻了一頁。

她已經翻過去的頁面在她左大拇指下。書頁在努力掙脫，好像是活的。她得越來越用力才壓得住。最後它們在中間鼓了起來，從她拇指下滑了出來，啪啪啪，翻回到故事起頭。

「很久以前，」一個女人的聲音說，「有一個小女孩叫伊莉莎白，她很喜歡坐在祖父花園裡的涼

亭下讀故事書。」聲音輕輕柔柔，只為了說給她一人聽，而且帶著貴重的維多利亞腔。

奈兒砰地闔上書，推開它。書滑過地板，在沙發邊止住。

第二天，媽媽的男朋友泰德心情惡劣回到家。他在廚房桌上重重放下半打啤酒，拉出一瓶，走向客廳。奈兒正努力讓開。她拿起恐龍、鴨寶、彼得兔和紫紫，她的魔棒，一個紙袋子其實是她小孩可以開得到處跑的車，還有一片用來殺海盜的厚紙板劍。她接著跑向她和哈維睡覺的房間，但泰德已經拿著啤酒進來，另隻手開始在沙發上的東西裡搜尋聲光流晶的控制墊。他把一大堆哈維和奈兒的玩具丟到地上，然後赤腳踩上那本書。

「痛死了！幹！」泰德大叫。他低頭難以置信地瞪著書。「什麼他媽的？！」他作勢要踢它，但想起自己沒穿鞋最好不要。他拿起書掂掂重量，直視奈兒，衡量她的距離和方位。「小笨屁，我要說多少次才知道把妳他媽的垃圾清乾淨？！」他略側身，手臂環到身體前方，然後像擲飛盤一樣把書朝她頭丟出去。

她直直站著看著書朝她而來，沒想到躲開，可是在最後一刻封皮忽然飛開，書頁分開，當它們擊上她的臉時，全都像羽毛般彎曲，她一點都不覺得痛。

書掉落在她腳邊，翻開在一插圖頁上。

圖畫裡一個又大又黑的男人和一個小女孩在一間擁擠的房間，男的生氣地朝小女孩的頭擲過一本書。

「很久以前，有個小女孩叫做笨屁，」書說了起來。

「我的名字是奈兒，」奈兒說。

在面上那一頁的字母矩陣裡一陣小混亂蔓延開來。

「妳的名字叫泥巴如果不把垃圾清乾淨，」泰德說。「等一下再做，現在我要他媽的清靜靜。」

奈兒雙手滿滿，她只好用腳一路把書推過走廊進入孩子房。她把所有的東西扔到她的床墊上，然後跑回去關上門。她把魔棒和劍放在附近，怕萬一需要，接著將恐龍、鴨寶、彼得和紫紫整齊一線排在床上，毯子拉上蓋到它們下巴。「現在你睡覺，你睡覺，你也睡覺，你也睡覺，別出聲，因為你們都太淘氣惹到泰德，我們早上再見。」

「奈兒照顧她的小孩上床，決定給他們讀些故事，」書的聲音說。

奈兒看著書，書又把自己翻開，這次插圖畫出一個長得很像奈兒的女孩，只不過這個女孩穿著漂亮的花衣裙，頭髮上繫了絲帶。她坐在迷你小床邊，四個小孩在花被子下安頓得好好，一個是恐龍，一個是鴨子，一隻小兔和一頭紫髮的小娃娃。像奈兒的女孩膝上有本書。「奈兒照顧他們入睡卻從來沒過讀故事給他們聽，」書繼續說，「可是孩子們漸漸大了，奈兒決定為了把他們好好帶大，他們一定要聽床邊故事。」

奈兒拿起書，放在膝上。

奈兒第一次經驗啟蒙瓊林。

書以優美的女低音訴說，帶著最高貴的維多利亞口音。聲音像真人，不過不像任何奈兒遇見過的人。聲調像溫暖沙灘上緩緩起伏的海浪，當奈兒閉上眼睛，聲音將她捲入充滿感情的海洋。

從前有個小公主名叫奈兒，她被關在大海中央的小島上，一座又高又暗的城堡裡。同伴有個小男孩叫哈維，他是她的朋友也是保護者。她還有四個名叫恐龍，鴨寶，彼得兔和紫色的特別朋友。

奈兒和哈維沒辦法離開黑堡，不過有隻烏鴉時常來找他們……

「什麼是烏鴉？」奈兒說。

插圖是一幅從空中鳥瞰小島的彩色畫。小島朝下旋轉從圖畫中消失，變成海平面的景觀。在中間有個小黑點。圖畫朝黑點集中放大，原來是一隻鳥。大字母在下面出現。「R·A·V·E·N，」書說。「烏鴉。好，跟著我唸。」

「烏鴉。」

「好極了！奈兒，妳真聰明，妳對字很有才華。妳會拼出烏鴉嗎？」

奈兒有點遲疑。剛才的稱讚讓她還在臉紅。幾秒後，第一個字母開始閃動。奈兒戳了它一下。

字母一直長，直到把其他字母和圖案推出書頁。上面的圈圈縮小變成個頭，下邊伸出的線條發展成腿，開始交錯。「R是跑的R。」書說。圖案不斷變，最後變成奈兒。接著她的腳下面出現絨絨紅紅的。「奈兒在紅地毯 (red rug) 上跑，」書說，同時新字出現。

「她為什麼跑？」

「因為一個生氣的鱷魚出現了，」書說，鏡頭後拉一段距離露出一隻鱷魚，可笑地搖搖擺擺走著，對逃跑的奈兒沒有威脅。鱷魚覺得受挫，把自己捲了起來，變成一個小字母。「A是鱷魚的A。非常大的鱷魚束手無策看著奈兒神勇的速度。」

故事繼續發展，加入了興奮的小精靈，他吵鬧地啃食核果。然後烏鴉的圖片又回來了，字母在旁邊。「烏鴉。妳能拼出烏鴉嗎？奈兒？」頁面上出現一隻手指著第一個字母。

「R。」奈兒說。

「好極了！奈兒，妳真是個聰明的女孩，很會學字母，」書說。「這個字母是什麼？」它指著第二個。這個奈兒已忘了。但書跟她講起一個猿猴（ape）的新故事，猿猴的名字叫艾伯特（Albert）。

年輕滋事份子在方法官庭上；地方官與顧問開會；正義伸張。

「旋轉的雙截棍鍊在雷達上有獨特的信號調——讓人想起直昇機的螺旋葉片，不過更吵，」包女士說，從她現象鏡半面鏡片之上望向方法官。她的眼睛一時失焦，她眨眨眼；她剛全神貫注在強化的三度空間影像裡，要適應鈍鈍的現實使她有點恍惚。「2351小時又十秒，一枚上海警局的空中眼辨認出一叢這類模式。」

包女士進行報告之同時，展開在方法官刺繡桌布上的大張聲光流晶紙出現影像，玉雕鎮紙將聲光流晶壓住。此刻顯像租界「魅力區」的地圖，特別標示出離跨海堤道很近的一處。角落另一個視窗裡有個反制犯罪空中眼的標準照片，方法官總覺得看起來像被怪癖者重新設計過的美式足球，黑色光面上滿佈釘綴。

包女士繼續，「空中眼派出一隊八個備有攝影機的小型氣流飛體。」

性感的足球被淚珠狀的飛機照片取代，杏仁大小，拖著一鞭天線，鼻頭處有個洞孔，由一個美到很不協調的鳶尾花保護。方法官沒真的在看；到他這裡的案件，至少四分之三的起頭描述都這麼回事。必須佩服包女士的嚴肅和勤奮，把每個案子像全新事件般報告。要方法官以相同的高昂精神聽取每一案件，等於是挑戰他的專業性。

「聚集到現場，」包女士說，「它們錄到了滋事活動。」

方法官卷軸上的大地圖被影像傳訊取代。人影很遠，是一群相對比較深的像素在粗灰背景前寸前進，像冬季大風前的白頭翁群。隨著氣流飛體越接近事件，他們變得越大也越清晰。

一個人蜷縮在街上手臂護著頭。此刻雙截棍已收起，只看到手忙碌翻搜紳士服才有的無數口袋。這時影像進入慢動作。一隻懷錶亮出催眠般在金鍊之下晃動。銀色的鋼筆像上升火箭般發亮，然後消失入某人防蟻晶衣服的褶子裡。又出現什麼，較難顯像清楚：大些，多為深色，邊緣白白的。一本書，可能。

「這段影像傳訊經過電腦探索法分析，建議暴力犯罪非常可能正在進行，」包女士說。方法官基於很多原因倚重包女士的貢獻，不過她冷面報告的方式是他覺得尤其珍貴的。

「因此空中眼派出另一隊擅長標記的氣流飛體。」

標記飛體影像出現：比攝影飛體更小更窄，讓人想起拔掉翅膀的大黃蜂。引擎機艙裡提供這類裝置空中推進力的小空氣渦輪十分突出，是為速度著想所設計。

「嫌疑犯所採取的反制手段，」包女士繼續冷面陳述。影片傳訊中，罪犯開始撤出。攝影飛體在他們後面拍下很不錯的追蹤鏡頭。方法官看過上千小時壞人逃離犯罪現場，明察秋毫的雙眼正進行分

析。嫩一點的混混只會驚惶逃脫，但這群人很有一套，二人一組騎自行車，一個人控制車頭踏板，另一個負責反制手段。其中兩個從他們腳踏車的裝備架上，拿出罐子朝空中像滅火器般释放出噴泉般的物質，噴口對著四面八方揮動。「是目前執法單位已經很熟悉的模式，」包女士說，「他們噴出沾黏泡沫堵塞飛體空氣渦輪的吸入部份，導致它們無法行動。」

大聲光流晶跟著閃出驚人強光，害得法官閉上眼睛，捏壓鼻樑。閃了幾次後，影片傳訊全面死寂。「另一個嫌犯用頻閃照明器偵測出攝影飛體的位置，再用雷射光脈衝進行破壞——顯然是專門為此目的設計的新發明，最近在租界的犯罪圈中特別普遍。」

大聲光流晶以新的攝影機角度切回原始犯罪現場。卷軸下邊橫著一個柱狀圖表，繪出自事件開始已過的時間。經驗老到的法官注意到時間往後跳了四分之一分鐘左右；敘述分叉了，我們現在看著另條支線的發展。這段影片拍到一名落單的幫派份子，在他的同夥都拖著黏黏泡沫尾跡離開後，還在努力騎上自行車。可是自行車不知怎麼撞壞不能再騎。少年棄車徒步逃逸。

畫面上角，標記飛體的小圖被高倍放大，顯示出機器複雜的內部，它看起來不再像黃蜂卻像切開的太空船。架在鼻上有個元件可以從內部彈匣拉出小飛鏢再吐出。起初這些幾乎小到看不見，但隨著影像繼續放大，標示飛體的的外殼現在大到類似星球地平線的和緩弧線，飛鏢也清楚可見。它們六角形剖面像鉛筆頭。當它們從標示飛體的鼻子射出時，它們在鼻尖冒出殘酷的倒鉤，尾部出現一個簡單的尾翼。

「嫌犯當晚稍早經驗了一段彈射，」包女士說，「可惜沒有攝影下來，然後靠著燒蝕技巧從過度的速度中脫身。」

包女士至此完全太超過。方法官朝她一揚眉，按下暫停鈕。張警官，方法官另一個助手，將他巨大近乎圓形的頭轉向被告。站在法庭上，被告看起來非常小。張警官以他特有的姿勢，舉起用手掌撫摸頭頂上的髮根，好像簡直不敢相信頭髮被剪得那麼醜。他打開幾分惺忪如縫的眼睛，對被告說，「她是說你翻車擦傷。」

被告，一個蒼白看來有氣喘的男孩，對一切似乎敬多於畏。現在他的嘴角微微抽動。方法官注意到了，他很滿意男孩控制了笑的衝動。

「因此，」包女士陳述，「他的奈米棒覆蓋物出現破裂。數目不明的標記蠕蟲穿過這些開口，嵌入他的衣物和肌膚。他丟棄了所有衣服，在公共浴室用力擦洗自己，之後才回到他的居所。不過三百五十個標記蠕蟲留在他的肌膚裡，後來在我們檢驗時取出。標記蠕蟲通常都裝有慣性導航系統，記錄下嫌犯所有接下來的動線。」

大影像傳訊換上租界區的地圖，嫌犯移動路線由紅線標出。這男孩到處遊蕩，有時甚至進入上海，但他總是回到相同的公寓。

「等行為模式建立後，標記蠕蟲自動長出孢子。」包女士敘述。

倒鉤的影像自行變化，中間部份——含有鉤子移動的錄影記錄——掙扎脫離，加速進入空無。

「幾個孢子找路回到一個空中眼，在那兒下載了它們的內容，序號也經警察記錄查證。經判定嫌犯在特定公寓待上不少時間。該公寓被監控。其中一個住民清楚與影像傳訊上的嫌犯吻合。嫌犯被逮捕，更多的標記蠕蟲在他身體上找到，傾向支持我們的懷疑。」

「唔，」張警官不經意咕噥一聲，好像剛想起什麼重要的。

「我們對受害者有什麼了解？」方法官說。

「攝影飛體只能跟他到新亞特蘭堤斯的大門，」包女士說。「他的臉上都是血同時腫起來，很難辨認。他自然也被標記，標記飛體不會分辨受害者或滋事者，但沒有孢子回來；我們假定他身上所有的標記蠕晶都被亞特蘭堤斯／上海的免疫系統偵查到並加以破壞。」

此時包女士停止報告，眼珠子轉向張警官，張警官卻靜靜站著，雙手放在身後，瞪著地板，彷彿粗脖子終於承受不了頭的重量。包女士一清、二清、三清她的喉嚨，忽然間張警官回神。「對不起，庭上，」他說，對方法官一鞠躬。他從一個大塑膠袋裡東摸西摸拿出一頂打壞的紳士大禮帽。「這是在現場找到的。」他說，最後改用他的母語上海話。

方法官眼睛落到桌上，然後抬起來看著張警官。張警官往前走，將帽子小心放在桌上，輕輕推推，好像帽子的位置還不夠完美。方法官瞧著帽子一會兒，然後從大袖子抽出雙手，拿起帽子翻過來。「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幾個金字寫在帽帶上。

方法官意味深長看了眼包女士，她搖搖頭。他們還沒聯絡上受害者。受害者也沒跟他們接觸，這點很有意思；約翰·波西弗·海克華斯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新維多利亞人很聰明；可是為什麼他們有不少人在妓院混了一夜後，結果在租界區被搶？

「你找回來偷走的東西？」方法官問。

張警官再度走向前，將一個男用懷錶呈堂。他又退回去，雙手緊握背後，又彎起頸子盯著腳，控制不住地微微前後拖曳。包女士狠狠瞪著他。

「還有另個物件？或許是一本書？」方法官說。

張警官緊張地清清喉嚨，壓抑住咳嗽吐痰的衝動——方法官在他的法庭上禁止這種行為。他側身，往後退一步，讓方法官看到一個旁觀者：一個小女孩，可能四歲左右，腳縮在椅上坐著，臉被雙膝遮起。方法官聽到翻書的聲音，發現那個女孩正在讀一本立在她大腿上的書。她的頭直挺挺地看那看那，細細聲跟書說著話。

「我向大人惶恐告罪，」張警官用上海話說。「我在這裡請求辭職。」

方法官面色凝重看待這事。「為什麼？」

「這個小孩緊緊抓住證據不放，我無法奪下，」張警官說。

「我看過你徒手殺死成年人，」方法官提醒他。他是講廣東話長大，不過可以用笨拙的國語和張警官溝通。

「時不我予，」張警官說。他才三十六。

「午時已過，」方法官說。「我們去吃肯德基炸雞吧。」

「遵命，方法官。」張警官說。

「遵命，方法官。」包女士說。

方法官又改口說英語。「你的案子很嚴重，」他對男孩說。「我們要去請教古老的權威。你在這等著等我們回來。」

「是的，長官。」被告說，被嚇得頗淒慘。這可不是第一次犯行者抽象的恐懼；他混身顫抖冷汗直冒。他領教過杖刑。

「令人尊敬又莫測的上校之家」他們說中文時如此稱這家店。尊敬是因為他的山羊鬚，白得像山

茱萸花，在儒家子弟眼裡是無懈可擊的信任證章。莫測高深是因為他到死都沒透露「十一種香草和香料的秘方」。幾十年前，它是登陸外灘第一個快餐連鎖事業。方法官在角落算是有張專屬的私人桌子。他有次跟張警官形容布魯克林有條街，炸雞店櫛比鱗次數哩之長，全都是盜用肯德基炸雞名聲。張警官聽得驚到全身僵硬動彈不得。包女士，在德州奧斯汀長大，沒那麼輕易被這些傳說唬弄。

他們來臨的消息先一步到達；他們的桶餐已經放在桌上。盛裝醬汁、冷菜、洋芋等的小塑膠杯已經仔細羅列好。與平常一樣，桶子放在張警官座位的正前方，因為他要負責吃掉大部份。他們安靜地吃了幾分鐘，用眼神和其他微妙細節溝通，然後花了幾分鐘交換禮貌性正式談話。

「有什麼觸動了我的記憶，」方法官說，在適合談公事的時候說。「龍舌蘭這個名字——被告和那個小女孩的媽媽。」

「這個名字在我們法庭上出現過兩次，」包女士說，提醒法官前兩次案件：第一件，大約五年前，那個女人的愛人被處死；第二件，發生在幾個月前一件類似今天的案件。

「啊，對了，」方法官說，「第二件我想起來了。這個男孩和他的朋友們把一個男的打得半死。不過什麼都沒倫。他不肯為他的行為提出申辯理由。我判他杖刑三下，然後放了他。」

「有理由懷疑這個案子的被害者性侵害了那個男孩的妹妹，」張警官提出，「因為他以前有這類行為的記錄。」

方法官在桶子裡找出一根雞腿，在餐巾上放好，交起他的手，嘆了口氣。「這男孩都沒有其他的長輩？」

「一個都沒有。」

「有人願意給我建議嗎？」法官常問這個問題；教育下屬，他視為一己的責任。

包女士開口，審慎的態度恰恰好。「孔夫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在這例子上，妳要如何運用孔老夫子的智慧？」

「這男孩沒有父親，他唯一可能的孝弟關係是與國家。而您，法官，是他唯一可能遇見的國家代表。您的責任是堅定地施以懲罰，譬如，杖刑六下。這可以幫助他建立孝親的觀念。」

「不過，孔聖人也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所以這個案子您預備從寬量刑？」包女士不以為然地說。

張警官附和道，「『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聖人可沒提到什麼杖刑。」

包女士又說，「孔夫子也說過，『朽木不可雕也。』還有『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因此我們面對的問題是：這男孩是否是塊朽木？他的父親絕對是。但這個男孩我還不确定。」

「懇請您注意一下那個女孩，」張警官說，「她才應該是我們討論的真正主角。男孩可能無藥可救，但那女孩還有機會。」

「誰會救她？」包女士說。「我們有處罰人的權力，卻沒有教養孩子的權力。」

「這正是我的位子所面臨最本質的困境，」法官說。「毛王朝缺乏真正的司法系統。當海岸共合國興起，司法制度是根據『中央之國』唯一熟悉的模式，也就是儒家制度。但在一個不奉行儒家教訓的大社會，這制度很難發生功用。大學有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然而我

要如何培養野蠻之人，偏偏我又被給予管束的責任？」

張警官已經在等待這麼個話引子，迅速把握開口發言。「聖人在他的大學裡說得很清楚，知識是所有美德之本。」

「我沒辦法把這男孩送到學校去，張。」

「請改為那個女孩著想，」張說，「那個女孩還有她的書。」

方法官思索了一會兒，雖然他看得出包女士急切地想發言。

「『君子貞而不諒。』」方法官說。「既然被害人並沒有和警方接觸要尋回他的財產，我會讓女孩保有她的書，作為自我教誨之用。聖人有言，『有教無類。』我會處罰男孩杖刑六下，但暫緩其中一杖，因為他把書給了妹妹，顯示他已有兄長的責任感。我這是『貞』的處理態度。」

「我完成了現象鏡對這本書的調查報告，」包女士說。「它不是一本尋常的書。」

「我早想到這書是某種互動類，」方法官說。

「它遠比互動類所暗示的性能要複雜得多。我相信它包含炙手可熱的 I. P.。」包女士說。

「妳認為這本書包含了偷來的科技？」

「被害人任職於『機械面向系統』的『預約定製部』。他是個『文物藝作』。」

「很有意思。」方法官說。

「值得繼續調查嗎？」

方法官想了一會兒，用一張乾淨的餐巾小心擦拭指尖。

「值得。」他說。

海克華斯將啟蒙瓊林獻給芬柯——麥可羅大公。

「裝幀等等都合您的意嗎？」海克華斯問。

「哦，是的，」芬柯——麥可羅大公回答。「如果這本書佈滿塵埃被我在古董書店找到，我完全不會懷疑。」

「如果您不滿意任何細節部份，」海克華斯說，「我可以重新組合它。」他過來時急切期望芬柯——麥可羅會對某處有異議；這樣他可能有機會為薇恩娜竊取一本。不過目前為止，股權大公不同於常地滿意。

他不停翻著書，等待什麼發生。

「現在這本書不太會做什麼有趣的，」海克華斯說。「它要結合後才會真正啟動自己。」

「結合？」

「我們曾討論過，書會聽到看到在它附近的任何事，」海克華斯解釋，「此刻它在尋找一個年紀小的女性。只要一個小女孩第一次拿起書打開封面，它會將小孩的臉和聲音映入它的記憶——」

「和她結合。嗯，原來如此。」

「從那一刻起，它會看到所有和這女孩相關的人與事，用她做為基準畫出一個心理地形結構圖，可以這麼說吧。維持那個心理地形是這本書主要的運算程序。每當這個小孩用這本書時，書會從資料庫中進行動態製圖，將資料映貼上她特有的地形。」

「你是說民間故事的資料庫。」

海克華斯有些遲疑。「對不起，不完全是如此，先生。民間故事由某些普遍存在的觀念所組成，再映貼上地方文化。譬如很多文化都有好作怪的動物精靈，因此可視為普遍的元素；但它以不同的外貌出現，每一種配合特定文化環境。美國西南部印地安人的叫銀狼，在太平洋岸的叫烏鴉。歐洲人稱之為狐狸瑞納德。美國非洲裔的叫兔子波耳。二十世紀文學裡，先以兔子暴牙出現，繼之以駭克。」

芬柯——麥可羅笑了出來。「我還是年輕人的時候，那個名詞有兩層意義。一方面是個常闖進事情裡愛惡作劇的人——不過也指技巧特別高超的編碼手。」

「在後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意義上的模糊不清很常見，」海克華斯說。「在科技變得越來越重要之後，動物精靈在個性上也出現變化，成為工藝之神——或換種說法，科技之神——同時還保有根本的惡作劇特質。我們因此有蘇美的焉奇，希臘的普羅米修斯，赫密斯，或北歐神話中的洛奇等等。」

「總之，」海克華斯繼續，「作怪精靈／科技份子僅是普遍元素中的一種，資料庫裡俯拾即是，像是集體潛意識的目錄。以前童書作家得將這些普遍元素映貼到他們讀者熟悉的實際象徵上——像碧翠絲·派特將作怪精靈映貼上彼得兔。這是相當有效的作法，尤其在同質性強，沒什麼波動的社會，所有的兒童因此都有類似經驗。」

「我和我的團隊在這裡所做的是將那個過程抽象化，同時發展出可以將普遍元素映貼上某一個小孩特有心理地形的系統——即使地形隨時間而變化，也依然可行。因此，很重要的一點，在伊莉莎白有機會打開書之前，千萬別讓書落到其他小女孩的手中。」

「明白了，」亞歷山大·忠植·芬柯——麥可羅大公說。「我現在親手將它包起來。今天早上組合了一些很好的包裝紙。」他打開書桌抽屜，拿出一卷厚而亮的聲光流晶紙，上面有聖誕節景象：聖誕

老公公溜下煙囪，彈射出的馴鹿，三哲人在馬廐前從他們單峰駱駝上下來。海克華斯和芬柯——麥可羅看著這一幕幕小影像，靜默無語；活在到處是聲光流晶世界的一個害處是談話常被打斷，因此亞特蘭堤斯人努力把聲光流晶產品減到最低。去一個下等人家裡，什麼物件都有動畫，每個人目瞪口呆坐著，眼睛從聲光流晶廁紙上放蕩淫穢的人物跳到浴室鏡子上大眼精靈在玩追逐遊戲再到……

「哦，對了，」芬柯——麥可羅說，「可以在上面寫字嗎？我想寫幾話給伊莉莎白。」

「紙是可輸出也可輸入的第二級紙，所以具備所有你可以在上面書寫的那種紙功能。這些功能多半都不會用上——當然，除了在筆尖畫過的地方留下標記。」

「你可以在上面寫，」芬柯——麥可羅將這話有些刻薄地轉譯，「但它不會去思考你所寫的。」

「嗯，我的答案不得不模稜兩可，」海克華斯說。「啟蒙瓊林是一個極為概略性而且強大的系統，比大部份系統更能做出更多更深入的自我重新設定。還記得它基本工作的有一部份是回應它的環境。如果擁有者拿起筆在空白頁上寫字，所輸入的就會跟一切丟到所謂的種子籃裡。」

「我到底可不可以給伊莉莎白題字？」芬柯——麥可羅要求一個答案。

「當然，先生。」

芬柯——麥可羅從書桌一個筆座拿下一支沉甸甸的金色鋼筆，在書面寫了一陣。

「這個部份完成了，先生，剩下的只有請你授權互動演員的長期訂購單。」

「哦，對了。謝謝提醒，」芬柯——麥可羅回答，不是很誠意。「我還是會想，在這個計劃上投了那麼多錢——」

「我們應該可以解決啟動時聲音產生的問題，是的，先生，」海克華斯說。「你也知道，我們做

了一些嚐試，但沒有一個結果符合您要求的標準。我們所有的科技，偽智程序語言，巨大的例外矩陣(exception matrix)，有效有力的監控器，還有其他種種，這些所能做出的人類聲音，還是無法接近一個活生生真實的互動演員可以提供給我們的那麼好。」

「其實，我也不是很驚訝，」芬柯——麥可羅說。「我只是希望它是完全自成一格的系統。」

「即使這樣也還不錯。先生。在任何時間，全世界各個時區都有上千萬職業互動演員在他們的舞台上，準備好在臨時通知下接受這類工作。我們預備授權較高的酬勞，這樣會引進最好的才華。你不會對成果失望的。」

奈兒第二次經驗啟蒙瓊林；奈兒公主本事。

從前有個小公主名叫奈兒，她被關在大海中央的小島上，一座又高又暗的城堡裡。同伴有個小男孩叫哈維，他是她的朋友也是保護者。她還有四個名叫恐龍，鴨寶，彼得兔和紫紫的特別朋友。

奈兒和哈維沒辦法離開黑堡，不過有隻烏鴉時常來找他們，告訴他們在海那邊「境外之域」裡各種美妙的事情。有一天烏鴉幫助奈兒公主逃走，可是，唉，可憐的哈維太大了，只得繼續被關在城堡落了十二道大鎖的鐵門之後。

奈兒公主與哈維情同手足，拒絕拋棄他，因此她和她的朋友，恐龍，鴨寶，彼得和紫紫，乘一艘小紅船跨越大洋，經歷了很多奇遇，最後他們來到了境外之域。這兒被分成十二個國家，每一地由一

個仙境王或者仙境后所統治。每個王與后都有一座美麗的城堡，裡邊有一個藏著黃金和珠寶的寶庫，每個寶庫各有一把鑲有珠寶的鑰匙，可以打開黑堡鐵門十二道鎖中的一個。

奈兒公主和她的朋友們在造訪十二個王國收集鑰匙的過程中，歷盡險阻奇遇。有時候他們靠信念過關，有時靠機智，有時他們必須做戰。到了追尋終於結束的時候，奈兒的四個朋友，有的死了，有的走上別的路。但奈兒不是孤單一人，因為她在歷險中變成了一個偉大的女英雄。

奈兒在很多士兵、僕從和長老們的陪同下，乘著一艘大船，渡洋回到黑堡的小島。當她接近鐵門，哈維從塔頂看到她，厲聲叫她走開，因為奈兒公主在她的追尋中改變太多，哈維認不出她了。「我是來解救你，讓你得到自由。」奈兒公主說。哈維再度叫她走開，說他在黑堡四壁裡有他要的自由。

奈兒公主將十二把鑰匙插入十二道鎖中，開始一個個打開。當城堡生鏽的大門終於啞啞打開，她看到哈維持弓站著，箭在弦上，對準她的心。他放箭，射中她的胸，要不是她戴著多年前離開城堡前哈維給她的小鎖盒墜子，她一定死了。箭射上鎖盒，墜子破成碎片。同時，哈維被奈兒公主一名士兵一箭射倒。奈兒衝向倒地的哥哥去安慰他，在他冰冷的身邊哭了三天三夜。最後她擦乾眼淚，發現黑堡變得光輝無比；因為從她眼中流出的淚河灌溉了土地，一夜之間美麗的花園和森林躍了出來，黑堡不再幽暗，成了光明的燈塔充滿令人愉快的東西。奈兒公主從此住在城堡中治理小島，每天早晨她會到哈維倒下的花園散步。她經驗更多的奇遇，成了偉大的女皇，不久之後她碰到一個王子，兩人結婚，生了很多小孩，從此過著快樂的生活。

「什麼是奇遇？」奈兒說。

字在書頁上寫出。然後顯赫事件的動畫在對頁一起出現：女孩們穿著盔甲揮劍斬龍，女孩們騎著白色獨角獸穿過森林，女孩們在藤蔓上盪過去，在藍色大海中游泳，駕駛火箭船跨過太空。奈兒盯著圖片久久，一會兒之後，所有的女孩看起來都像長大的自己。

方法官巡視轄境；包女士安排示範；竊書案出現意外曲折。

方法官騎著他的雪佛靈，在助手張警官和包女士陪同下，走上跨海堤道，他看到租界籠罩在惡臭的霧中。污濁貧困之上，飄浮著亞特蘭堤斯／上海翡翠色的高地。一群鏡面氣流飛體圍繞起那塊高高在上的區域，抵抗更大更明顯的入侵者；從幾英哩之外，當然看不到單個飛體，但它們在空中總體呈現微妙的一閃光，像一個巨大的氣泡，完全透明，包覆著英裔美人極神聖的領地，在變動的風中一會兒朝這一會兒朝那延伸，但絕對不會撕破。

當他們接近租界進入永恆的霧中，剛才的美景破滅了。幾次騎過租界的街道，方法官做出特別的舉動：他彎起右手指成筒狀，像是抓著根隱形竹棍。另一隻手拱起放在底部，形成一個封起黑洞，然後單眼往裡窺視。當他注視如此形成的一口袋空氣，他看到黑暗中充滿一閃一閃的光——像是螢火蟲到處飛的洞穴，只不過這些光點五顏六色，而且都像珠寶又清又純。

住在租界常常做這動作的人，能感覺到微形世界在發生什麼。他們可察覺出有狀況出現。如果在

調色劑大戰期間把手這麼圈起來看，效果會很精采。

今天狀況激烈卻完全不到調色劑大戰的程度。方法官懷疑和這次出巡的目的有關，但包女士不肯解釋。

他們最後去了家餐廳。雖然天氣看起來要下雨，包女士堅持坐在陽台上的桌子。他們的位子可以眺望三層下的街道。即使在那距離，還是很難辨認出霧中的面目。

包女士從袋中拿出一個奈米棒包裝的方形包裹。她打開拿出兩個大小形狀類似的東西：一本書和一塊木頭。她把兩物件並列桌上，置之不管，注意力轉向菜單。接下來的數分鐘，她和張以及方法官啜茶，禮貌交談，吃飯，她依舊忽視這兩樣東西。

「大人方便的時候，」包女士說，「我希望您仔細看看我放在桌上的兩樣東西。」方法官驚訝發現木塊的外表沒有改變，但書上滿滿厚厚一層灰色塵埃，好像長了幾十年的黴。

「唔，」張咕噥一聲，吸進一大團長麵條到胃裡，眼睛鼓鼓看著這特殊的展示。

方法官站起身，走過桌子，彎下腰湊近細看。灰色塵埃不是平均分佈，朝書的封面邊緣越聚越厚。他打開書，驚奇發現灰塵深入書頁之間。

「這塵埃很有生命目標，」方法官觀察道。

包女士意義深長地看了眼木塊，方法官拿起來每個面都檢查，完全乾淨。

「這玩意還有辨識能力！」方法官說。

「這可是孔夫子調色劑，」張說，終於吞下麵條。「對書充滿熱情。」

法官容忍地笑了笑，看著包女士等她解釋。「我想妳已經檢查過新種蟻晶了？」

「比那還更有趣，」包女士說。「上星期，在租界不只一種而是兩種新品種蟬晶出現——兩者都被程序化去尋找任何看起來像書的東西。」她又伸到袋子裡，拿出一幅捲起來的聲光流晶紙遞給她上司。

一個女侍趕緊上前，幫忙移開茶杯和碟菜。方法官展開紙頁，用各種小陶器壓住。紙分成兩個視窗，各有一幅放大的微形設計。方法官看得出兩者都是要在空中航行，但除此之外，它們南轅北轍完全不一樣。一個看起來是大自然的產物；它有幾個奇怪而精細的手臂，炫耀著四個奇大而且瘋狂複雜像勺子般的設計，每九十度一個。

「蝙蝠的耳朵！」張叫了出來，用根筷子尖追溯不可思議複雜的螺旋渦。方法官沒說什麼，不過提醒自己這類反應快的洞察力正是張的長處。

「它看起來是運用回音定位，就像蝙蝠，」包女士承認。「另一個，看得出是極端不同的設計。」

另一個蟬晶看起來像儒樂·凡爾納想像出的太空船。它的外表是流線型淚珠狀，一對機械臂俐落地收疊在機身側，鼻子處深深的管狀洞口，方法官以為是它的眼睛。「這個可以看到紫外線範圍的光，」包女士說。「儘管不同，兩個的功能一致：去找書。當它找到一本書，它落到封面上，爬到邊緣，然後潛進書頁中，檢查紙張的內部結構。」

「它在找什麼？」

「說不上來，沒做到拆開它內部的電腦系統，分解它的程式——這一步很難，」包女士典型地輕描淡寫。「當它發現它檢查的是一本用傳統紙做出的書時，它停止活動，變成灰塵。」

「這麼說來，租界現在有很多髒書囉，」張說。

「從來就沒什麼書，」方法官說。包女士和張咯咯笑起来，但法官沒露出他在開玩笑的跡象；這話純屬觀察。

「包女士，妳得出什麼結論？」法官問。

「兩派人馬在租界搜尋同一本書，」包女士答。

她不用說大家也猜得出搜尋的目標可能是從名叫海克華斯的紳士偷來的書。

「妳猜測出這兩組人的身份嗎？」

包女士說，「兩個新發明上當然沒有製造者的標記。蝙蝠耳的那個從頭到尾是X博士的痕跡；它多半的特徵是演化來而非工程設計出的。博士的跳蚤圈本來也只是在收集具備有用特徵的新演化蠕蟲。另一個新發明，第一眼看上去，可以出自任何主要國族的工程作品——日本，新亞特蘭提斯，印度斯坦和第一分眾共和國是主要嫌疑者。但在深入檢查後，我發現一層優雅——」

「優雅？」

「對不起，大人，這個觀念不容易解釋——某些科技有種不可言喻的特質，創造者會形容它具有整體和諧性，科技上很甜美或駭侵得漂亮——從一些跡象看出作者不單是基於某種動機，更是受到靈感啟發而仔細去做一個物件。這是工程師和駭客的不同。」

「或者工程師和『文物藝作』的不同？」方法官說。

包女士臉上閃過一絲微笑。

「我擔心我害那個小女孩陷入我沒想到的更深糾結中，」方法官說。他捲起紙交還給包女士。張

把法官的茶杯放回面前，斟上茶。方法官不假思索合攏拇指和指尖在桌面輕叩了幾聲。

這是中國行之久遠的手勢。據說很久以前一個皇帝喜歡微服出巡，行走天下看看農民日子過得如何。他和他的手下坐在館子裡，他常常為他們倒茶，他們如果當場磕頭謝主隆恩會洩漏身份，因此用手代表叩首。現在中國人在餐桌上用這手勢表達謝意。時不時，方法官發現自己做出這手勢，禁不住想著做一個沒皇帝在上的中國人是多麼奇特的事。

他雙手交在袖子裡坐著，想了幾分鐘這事還有別的，看著茶冉冉上升的蒸氣，在微形氣流飛體身上凝結成霧。

「很快我們就要去打擾海克華斯先生和X博士，觀察他們的反應學到更多。我會考慮做這事的正確方法。同時，讓我們替這小女孩好好想想。張，到她的公寓樓去看看，有沒有發生什麼麻煩——可疑的人物出沒等等。」

「大人，從各方面看，所有住在那女孩樓裡的人都是可疑人物。」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法官有點嚴厲地說。「那棟樓應該有過濾空氣中奈米寄生體的系統。如果這系統運作正常，女孩不把書帶出樓，那麼她應該不會被這些注意到。」法官在書的封面灰塵上劃出一道，然後將調色劑在指尖抹擦。「跟她公寓的房東談談，通知他空氣濾淨系統該接受檢查了，而且這次是真的，不是跟他要紅包。」

「遵命，大人，」張說。他椅子往後一推，起身，鞠躬，走出餐館，僅在出口牙籤盒裡取出一根牙籤時暫停。他要吃完中飯也是允許的，但張警官在之前表現出對女孩福祉的關切，顯然不願浪費半點時間。

「包女士，在女孩公寓裡放置紀錄監控裝置。一開始我們每天過目還有更換帶子。如果書一時沒被發覺，我們再每周更換帶子。」

「遵命，大人，」包女士說。她滑上現象鏡。隨著她進入某種介面之中，五彩光在她眼前反射。方法官再斟滿他的茶，捧在手裡，到陽台邊散個步。除了那個女孩和她的書，他還有很多重要的事需要思考；但他懷疑從現在起他很難去想別的事了。

老上海景象；諸神戲院的情況；夢蘭達的職業。

在歐洲人染指之前，上海不過是位於長江口以南數哩，黃浦江邊一個城牆圍繞的村子。多半的建築是精緻的明代物，有錢人家的私人花園，東一條西一條的商店街隱藏起內部的破敗，一座搖晃不穩的茶館在池塘中央小島升起。不久前城牆被拆除，遺址上建起環路。舊法租界包覆在北，十九世紀末期建成的諸神戲院座落在那一區的一個角落，從那兒越過環路可以看進老城。夢蘭達在諸神戲院工作了五年，不過經驗是那麼強烈，感覺上才過了五天。

歐洲人對身為歐洲人還很認真而且毫無歉意之時，建造了諸神戲院。外觀門面十分古典：街角是一個四分之三圓形的門廊，古希臘柱子撐起，全部是白石灰石材料打造。石柱門廊在一九九〇年起圍了圈白色的戲院招牌看板，粉紅和紫色的霓虹燈管鉤勒出輪廓。雖然可以輕易把看板拆掉換成什麼聲光流晶做的，但他們喜歡從佈景工作間抬出竹梯，把黑色塑膠字母啪地排好，宣傳當晚的節目。有時

他們落下聲光流晶螢幕放電影，西方人穿著正式燕尾服和晚禮服從大上海各處前來，坐在黑暗中欣賞「北非諜影」和「與狼共舞」。諸神劇團每個月至少兩次還真的登台演出，做一晚上真正演員而非互動演員，外加燈光、油彩和戲服。困難的部份是管束觀眾；除非是劇場迷，觀眾總是想跳到台上和演員互動而破壞一切。現場劇場演出是古老而且特殊的品味，姑且可與聆聽葛雷果聖歌比擬，而且入不敷出。他們得靠互動情境維持營運。

為了儘量利用寸土寸金的上海地產，這棟樓造得又高又窄，舞台前方因此幾乎是正方的長寬比，好比舊電視機。舞台之上是某個被遺忘的法國女演員半身像，鍍金的翅膀支撐，揮舞喇叭和月桂冠的天使們護翼左右。屋頂的圓形壁畫描給出繆思神穿著薄衫玩耍。中央掛了盞水晶吊燈；白熾的電燈泡被永燒不壞的新東西取代，現在光線平均照在一排排吱吱作響緊緊擠在一起的主樓層小小座位上。還有三處樓座和三層私人包廂，每層左右各兩個。包廂和樓座的正面都畫上古典神話的經典場景，主要顏色是高貴的法國羅賓蛋天藍。戲院裡擠滿各種灰泥做出的東西，因此小天使的臉，雕飾過度的羅馬神，熱情的特洛伊人，總是從柱子、樓板底面，或壁帶處忽然探了出來嚇你一跳。不少這類物件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情緒高昂的紅衛兵開槍打碎。除了彈孔之外，諸神戲院外觀還算不錯，不過二十世紀某時期大黑鐵管在包廂旁直立架起，橫過樓座，好接架聚光燈。如今聚光燈變成硬幣大小的碟片——相位陣列裝置附帶自己的電池——可以黏在任何地方，用無線電控制。不過鐵管還在，每次都得向前來參觀的觀光客大費唇舌解釋。

十二個包廂都有專屬的門，前方有弧形的簾子軌道，這樣包廂的使用者在每一幕之間可有些隱私。他們把簾子加了樟腦丸收起來，換成可移除的隔音簾，拆掉座位，存放到地下室。現在每個包廂

是私人的蛋形房間，剛好做全身舞台的大小。這十二個舞台創造諸神戲院百分之七十五的現金流。

夢蘭達總是提早半小時登記進入她的舞台，測試她的錐刺矩陣。這些寄生體不會維持一輩子——靜電或宇宙線會把它們擊破，如果你因為懶惰任你的工具垮掉，你不配做互動演員。

夢蘭達用心目中的模範，多半是二十世紀被動戲劇女演員，她們的海報和照片裝飾自己舞台的不動死牆。角落有張椅子用來演需要坐下來角色。一個小茶几，放著她三倍濃的牛奶咖啡，兩公升的礦泉水瓶，和一盒喉糖。她一件件脫去衣服只剩她的緊身連身衣，上街穿的衣服掛在門邊衣帽架上。別的互動演員可能裸體，穿著通常服，或試著穿配合角色的戲服——如果她很幸運能在之前就知要演什麼。不過一直到此時，夢蘭達從來不知道。她長期開價出標串演「馴悍記」裡的凱特（那戲有如屠夫式的大雜燴，但很受某一類的男性使用者歡迎）；互動版亂世佳人中的郝思嘉；雙面間諜伊莎，這齣諜報懸疑故事場景在一列通過納粹德國的火車上；瑞雅，「絲路」裡遭遇危難的新維多利亞閨秀，故事屬於喜劇冒險浪漫愛情類，場景在現今上海情況糟的那一邊。她創造了那個角色。當佳評湧入（「新演員夢蘭達·紅佩斯了不起的瑞雅真實詮釋」），她一連演了幾個月。瑞雅，幾乎什麼別的都沒演，哪怕因為她的價碼太高，很多使用者改選替角瓜代，或以十分之一的價錢被動觀賞滿足一番。不過發行商把戲推到上海以外的市場時，公關目標物搞砸了，因此現在「絲路」無人問津，不少人被開除。

她最多大概能同時放四個主角在腦子裡演。提詞機使人能演任何從未見過的角色，如果你不介意讓自己出醜的話。然而夢蘭達已經建立起名聲，拙劣的演出會損及她的地位。工作少的時候，她用另個名字長期開價出標較簡單的工作來填補空檔：主要是朗讀，還有任何跟兒童媒體有關的。她自己沒

孩子，不過她還跟家教時期照顧過的小孩們通信。她愛跟小孩互動演出，除此之外，要把那些可笑的小韻文說得剛剛好，對聲音也是很好的訓練。

「練習馴悍記裡的凱特，」她說，夢蘭達形狀的星團變成深色頭髮的女人，綠眼睛像貓一樣，穿著戲服設計師觀念中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富家女可能穿的衣服。夢蘭達有著大大的兔子眼，而凱特是貓眼，貓眼的用法和兔眼不同，尤其在說苛薄俏皮話時。卡爾·好萊塢，劇團創辦人兼劇作家，曾經在她演馴悍記時被動參加過，建議她在那方面加強。沒很多付費者欣賞莎士比亞，或者知道他是誰，但那些知道的在收入等級上往往非常高，很值得迎合。通常這類理論對夢蘭達不起什麼作用，但她發現有些這類（有錢、性別歧視、傲慢、混蛋）紳士是非常好的互動演者。不管是哪一行，能跟知道自己已在幹什麼的付費者互動，都是很難得的樂趣。

「大班」是指倫敦、美國東西岸的黃金時段。始於格林威治時間晚上九點，那時倫敦人剛吃完晚餐在找娛樂，一路到早上七點，加州人上床睡覺時。不管互動演員所在的時區，所有人都努力在這些小時中工作。在上海的時區，大班從早上五點到下午，如果某個荷包滿滿的加州人想要把互動情境拖到深夜，夢蘭達也不介意加班。她團裡有些互動演員要晚一點才進來，但夢蘭達還夢想住在倫敦，吸引那個城裡最老練的付費者的注意。所以她總是早來上工。

等她暖身完畢繼續時，她發現已經有人出價找她。選角經紀人，其實是半自動軟體，已經組成一隊九人付費者，足以互動扮演「到日內瓦的頭等列車」上所有乘客的角色。這戲演的是納粹佔領下的法國，一列火車上有錢人之間的愛恨情仇；在互動情境劇的意義，就好比「捕鼠器」之於被動劇場。

這是一齣整體戲：九個乘客角色由付費者擔綱，三個份量比較重、較搶眼的主要角色由收費者如夢蘭達飾演。其中一個人物是盟軍的間諜，其他人完全蒙在鼓裡。另一個是納粹的SS上校，有一個人隱藏自己的猶太血統，還有一個是俄國契卡秘密警察。有時候會出現德國人想叛逃到盟軍陣營。不過互動情境開始時，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是什麼，電腦把所有的角色亂數變來變去。

由於付費者比收費者多出數倍，這齣戲可賺不少。夢蘭達暫時接下這個工作，因為還有另一個主要角色尚未找到人。在她等待的時間，她標到了一個填補空檔的工作。電腦把她的面容變成一個甜美的年輕女孩，臉蛋和髮型正是倫敦目前典型的流行；她穿著英國航空公司售票員的制服。「晚上好，歐蘭先生，」她滔滔不絕，讀著提詞機。電腦把她的聲音改得更雀躍一點，也調校了她的口音。

「晚上好，呃，瑪格麗特，」下顎寬厚的英國人從她聲光流晶一個視窗中瞪視。他戴著半框的眼鏡，要眯著眼才看得清她的名牌。他的領帶鬆鬆落在前胸，毛茸茸的拳頭裡拿著一杯琴湯尼，他很中意這個瑪格麗特的模樣。這幾乎是保證的，因為瑪格麗特是經由倫敦市場行銷電腦改動，這電腦了解這位先生對女孩肌膚的品味，遠比他以為的要多得多。

「六個月都沒放假！多無聊呀，」夢蘭達／瑪格麗特說。「你一定在忙什麼特別重要的事，」她繼續，幽默卻不苛薄，是兩人之間的小笑話。

「對呀，我想賺錢賺太多過一陣子也會變得無趣，」男的回話，以相同的口氣。

夢蘭達溜了一眼「到日內瓦的頭等列車」的徵角單。如果歐蘭先生過份話多，使她錯過那個大角色，她真會氣死。不過他似乎是蠻聰明的那種人。「你知道，現在是去亞特蘭堤斯／西非的好時間，飛船黃金海岸號預定兩個星期後出發。要我幫您訂個艙房嗎？或許有人同行？」

歐蘭先生有些不確定。「叫我老古板好了，」他說，「妳一說非洲，我就想到愛滋病和寄生蟲。」

「噢，西非沒有，先生，這些新殖民地可沒有。你想要很快預覽一遍嗎？」

歐蘭先生長長、透徹、慾望地凝視夢蘭達／瑪格麗特一眼，看了一下錶，似乎想起來她是個想像中的人物。「還是謝謝妳。」他說，然後切斷她。

也剛剛好。「日內瓦」的演出單正好額滿。夢蘭達只有幾分鐘變換時空背景，同時讓自己進入伊莎這個角色，瞬間她發現自己在二十世紀中期火車的頭等車廂，凝視鏡子裡金髮碧眼高顴骨的冰山美人。在她化妝台上一封用猶太意第緒文寫的信展開面前。

看來今晚她是那無人知道底細的猶太人。她將信撕成碎片丟到窗外，又在珠寶盒中找出幾個大衛之星，也扔出車外。這玩意是完全互動，無法防範其他人物闖入她的臥鋪翻箱倒櫃。接著她化好妝，選好衣服，到餐車晚餐。幾乎所有其他人物都在那兒了。九個業餘者照例僵硬又裝腔作勢，另外兩個職業演員在他們之間遊轉，想幫他們放輕鬆，突破他們的自覺讓他們進入角色之中。

「日內瓦」最後硬是拖了整整三小時。其中一個付費者差點把戲搞砸，他加入的唯一原因顯然是要把伊莎弄上床。原來他就是那個SS軍官；不過他一心只想上伊莎，因此整晚都沒在做角色該做的事。最後夢蘭達引誘他到餐車後的廚房，在他的胸膛插進一柄一尺長的屠刀，然後將他留在冰箱裡。她這個角色演過好幾百遍，知道車上每一件有潛力做致命武器的位置。

演完互動劇後，禮貌上要到虛擬酒吧「綠室」去和其他互動演出者以非角色身份聊聊。但她知道那個變態會在那等她，所以她略過沒去。

接下來近一小時的暫停。倫敦的巔峰時間已過，紐約客還在吃晚餐。夢蘭達去上洗手間，吃點點心，再挑了幾個兒童活兒。

西海岸的兒童正放學回家，立刻跳進他們父母為他們安排好的昂貴教育性互動情境。這類節目創造數目過剩、極短卻又極好玩的角色；夢蘭達的臉一個接一個很快從鴨子變成兔子、說話的樹、永恆難捉摸的卡門·聖地牙哥，還有令人厭惡倒人胃口的恐龍多吉。每個頂多幾句詞：

「對！氣就是氣球的氣！我喜歡玩氣球，你不喜歡嗎？馬修？」

「發出那個聲音，維多利亞！妳做得到！」

「兵蟻比工蟻有更大更有力的下顎，擔任防衛蟻穴抵抗掠奪者侵犯的主要角色。」

「拜託不要把我丟進薔薇叢裡，狐狸波耳！」

「哈囉，蘿貝塔！我一整天都沒見到妳。你們去狄斯奈樂園的遠足好玩嗎？」

「二十世紀的飛船裝滿易燃的氫氣，昂貴的氫氣，或效率很差的熱氣，但我們現代的版本，裝的可真是什麼都沒有。高耐力奈米結構使船可以從殼層唧出所有空氣，以真空取代。你坐過飛船嗎？湯瑪士？」

